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一)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道光二年閏三月十六日奉

上諭禮部議覆御史馬步蟾奏請以劉宗周從祀

文廟一摺明臣劉宗周植品莅官致命
遂志實爲明季完人其講學論心著
書立說粹然一出於正洵能倡明正
學扶持名教劉宗周著從祀

文廟西廡列於明臣蔡清之次以崇儒
術而闡幽光欽此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愈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申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

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
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
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
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
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
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
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
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
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
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

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
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
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
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
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
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
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
葉潤山彭期生王立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臯比
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不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
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
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卽如周王會赤
奕陰羽葉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

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燬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顥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顥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姚江門人黃宗義拜書

蕺山劉先生遺書自康熙乙丑丙寅間太倉王公揆始刊於山陰時蕺山高弟梨洲黃子尚在與姜董二子卽伯繩原本校而行之凡四十卷而乾隆壬申歲翠庭雷公督學吾浙卽先生家求遺書重梓祇存二十四卷已而開

四庫全書館國子助教張養年以雷梓本進復刪人譜學言諸書之專行者存奏疏以下入別集類爲十七卷蓋王顓庵始刊之全書傳布未廣而翠庭本乃獨行也傑曩得南雷文定讀其序劉子之文而慕之欲訪之者有年矣歲庚寅家大人自湘楚旋里得見无休董氏重訂本分語類文編經術三門視梨洲所校尤加詳慎亟與里人好學者授之剞劂氏刻旣竣大人命傑爲之序先生以理學大儒成仁致命卓然爲一代完人從祀文廟兩廡天下無愚

智賢不肖皆知慕先生願得其書而讀之則先生之書何藉後人之序以傳況董氏著有全書鈔述全體大用咳貫靡遺如傑固陋又何能有所發明哉雖然傑嘗讀梨洲序學案矣謂學者皆以高劉二先生竝稱不知忠憲雜於禪大醇小疵惟先生醇乎醇者也又曰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所以推宥夫師之道者若此而楊園張子嘗與沈子相書論古易鈔義爲先生少作自言無足觀者又伯繩輯先生書時亦有貽書請刪削語錄者是親炙弟子不免互相牴牾也又若此竊謂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雖源出姚江亦嘗與石梁同作證人之會而踐履篤實不佞辭辨爲明季儒者之冠後之人不務綜其生平之言行觀之而徒沾沾

於門戶同異間也亦惑已且夫聖賢之道立身事君辨義利慎出處進退不失宜死生不易志能是者謂之完人先生有神熹兩朝官行人官禮曹數月輒告歸思陵嘗一起府尹再起冬官三起都憲居官皆不滿數月福王監國留南都一月計生平立朝前後財四三年爾而奏疏九十八上若除詔獄除新饑皆繫乎祈天永命之大者而當宁以爲迂濶難用嘗入文華殿論人才之難先生曰天下未嘗乏才止因求治太急進退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嗚呼思陵而誠以用才爲亟若先生者非當時之完人哉乃徒於旣去之後嘆其清執敢言朝臣莫及也果何爲耶然而先生之道一阨於魏瑞再阨於宜興三阨於烏程而其志不稍屈卒之首陽一餓叢山之名遂與文山疊山比烈焉

嗚呼是則先生之所由無媿其學者夫
道光十五年夏五月會稽後學吳傑謹序

徵刻啟

劉子全書四十卷明山陰劉忠介公手著高第弟子董无休所編次凡語類十三卷文編十四卷經術十一卷附以行狀年譜各一卷閑道之功憂世之志修己及人致君濟衆之業備於斯矣公清德高節致命成仁

昭代褒闡

錫予專諭從祀兩廡聞風興起者咸思由文章以考見其道德乾隆中郡人所刻遺集刪殺簡畧無以發示精蘊幸董氏定本手藁具存擬重加校紬繕寫付梓惟卷褻較多需費千金以上用是啓告

志學君子分任集成尅期蒞事俾廣其傳以垂不朽

先賢靈爽實式憑之道光二年十月後學王宗炎啓

校刻姓氏

蕭山王宗炎晚聞

山陰李宏信柯溪

蕭山陸成本畫村

蕭山湯金釗敦甫

山陰李 澗鐵橋

上虞徐迪惠鹿苑

會稽吳 傑梅梁

上虞王望霖石友

山陰沈運照蘭石

山陰孫 欽雨川

山陰杜 煦尺莊

諸暨周 桌改亭

山陰杜 春生禾子

山陰何 士祁竹薈

山陰方 煦少梅

會稽宗 績辰笛樓

會稽劉 涓穉泉

上虞王 燕藻五橋

上虞錢 協和劍生

山陰劉 驥楠墅

山陰周 厚龍樵

山陰孫 慶積莽

會稽張濂廉泉

山陰沈元柱山

山陰杜寶澗晴佳

覆校姓氏

蕭山吳鍾愔樸菴

蕭山王曼壽恭甫

會稽陳祖望冀子

會稽沈傳薪小齋

山陰沈復粲霞西

山陰范廷鏞東來刻字

鼓山弟子籍

葉廷秀

潤山

劉理順

港六

成

德

懷柔

金

鉉

順天

祁彪佳

世培

章正宸

羽侯

孟兆祥

交河

熊汝霖

餘姚

孫嘉績

碩膚

孫嘉績

除姚

吳鍾巒

武進

吳執御

台州

陳子龍

松江

彭期生

觀民

陳龍正

嘉善

徐復儀

漢官

王毓著

會稽

潘集

子功

傅日炯

中黃

周

鑣

仲馭

祝

淵

開美

張璋

武進

何弘仁

仲淵

史孝咸

餘姚

史孝復

餘姚

王朝式

余如

傅衡

平公

王

壺

予安

沈

綵

會稽

王紹美

子璵

王紹蘭

子樹

張

嶧

平子

謝

穀

式臣

陶履卓

岸生

趙甸

禹功

陳誠忭

天若

陳堯年

敬伯

來蕃

成天

王兆修

爾吉

王毓芝

紫眉

沈兆錦

有開

沈兆錦

山陰

沈夢錦

予夏

趙廣生

公簡

祁熊佳

文載

王業洵

士美

餘姚

餘姚

秦弘祐履思山陰劉世純君一山陰陳洪綬章侯諸暨張梯木弟山陰

黃宗羲太冲餘姚董瑒原名瑞生姜希轍二漢餘姚吳調元君雙嵒縣

周璿敬可山陰張應鰲莫夫山陰惲日初仲升武進魏學濂嘉善子一

許元溥孟宏蘇州鄧履中左之江西葉敦良靜遠衢州徐耀韞生泰州

董標公望陝西路邁廣心武進王開寧州曹宗璠汝珍金壇

韓位參夫棄城陳確乾初海寧吳繁昌仲木海鹽陳之問令升海寧

王嗣爽右仲鄞縣馮惇儼公杭州江浩道周張岐然秀初錢塘

錢棻仲芳嘉善周茂蘭子佩長洲黃宗炎晦木餘姚劉應期瑞當慈谿

張履祥考夫桐鄉黃宗會澤望餘姚陸曾壘章之會稽沈中柱石臣平湖

學人

萬斯選公擇陳赤衷葵獻蔣弘憲萬為董允珩在中

董允璘吳仲高斗權辰四李鄴嗣杲堂張汝翼且復

范光陽

國愛

萬斯大

充宗

陳自舜

同亮

陳紫芝

非園

陳錫嘏

介眉

王之坪

文三

倪雲蛟

石濤

鄭

梁

西樹

仇兆鰲

滄柱

萬斯同

季野

高

言

貞一

毛

勅孝章

李開

錫袞

董道權

翼子

陳汝箴

以上寧波

董夏楨

克干

周襄緒

還梅

王穀振

麟仲

王穀章

鄂叔

毛奇齡

大可

魯德升

敬侯

董良櫛

克封

黃正誼

方

姜

垚

汝臯

黃百家

主一

姜兆熊

芑貽

王遐祚

維泗

劉路昌

載臣

張煥

用名

董良樾

克灌

徐夔

侶陶

姜之珩

左捷

姜公銓

山攷

邵廷采

允師

施敬

勝吉

陶復

克幾

王學文

書倉

施教

以上惠吉

朱邇邁

紹典

祝翼模

豹臣

陳易

潮生

陳翼

敬之

祝翼權

端臣

祝翼模

豹臣

張會祚

繩其

高湛遠

深伯

高朝纓

溶仲

鄭薦

春薦

唐嘉政

殿宣

唐嘉猷

聖廣

張

涵

天奏

金

張

介山

吳卜雄

震一

以上杭州

魏允枚

交讓

魏允札

州來

周靖

救寧

高東生

麓隱

願

諶

在瞻

丁世錫

長興

聖
忠
永
公
譚
像



聖人沈獲東敬慕

人各有死鴻毛泰山開先生風立懦廉頑有冠不南有

笏可擊蔽山一環首賜爭烈商邱後學宋攀拜贊

證人講學及見先生持身端肅而冷如水賜環一出客

魂是膺上嫌迂闊誠意正心弘光繼統時劫世英誅求

四鎮草莽孤臣僉王下石殺之無名首陽勁節惟公一

清嚴一介為操剛經百鍊而山陰後學張岱拜贊

湛與伯仲寔其理學濂洛關閩克與後先荷戈倡義千

秋正氣如生絕粒首陽萬古綱常不墜張安茂贊

維嶽降靈誕生哲彥曠世真儒躬行實踐為國難繼為

邦著崇師表人倫儀聖百代中堂綱月補衮萬言進禮

起義介然清靡劾奸糾璫身家勿恤直道事人寧止三

鼎與講東林巍魏正氣君子滿朝草兕畏忌志尹之志

志在覺民樂顏之樂樂以忘貧存誠生敬慎獨功嚴遜

善改過聖門真傳體用咸修知行兼舉謙洛於時闕闕

為倡守道之真信道成終往開來如綫斯續存首與

生吾死與死以身殉道之篤繼往開來如綫斯續存首與

正命全歸千古芬芳信國崖山仁全義至後先同揆皆

合符契文章疏草美玉精系忠肝義膽四海咸欽共紀

植祀身參天地拒邪放淫孟氏之繼朱門親炙壽月先

死後人景仰北斗岳宗允矣大賢易名忠正祖豆肅宮

有光前聖嗚呼吾祖身肩道統明儒集成遺像凜然壁

立千尋

孫男士林百拜謹贊

劉子全書目錄

卷之一

語類一

人譜

卷之二

語類二

讀易圖說

易衍

卷之三

語類三

孔孟合璧

論語大旨三十八章 孟子大旨十

八章

五子連珠

周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張子 朱

子

卷之四

語類四

聖學喫緊三關 人已關 敬肆關 迷悟關

卷之五

語類五

聖學宗要

卷之六

語類六

證學雜解 二十五則

卷之七

語類七

原旨 七首

原心

原性

原道上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卷之八

語類八

說二十四首

尋樂說

做人說

示見

二

三

讀書說

示見

中庸首章說

第一義說

以下十一首一時作

求放心說

靜坐說

應事說

處人說

向外馳求說

讀書說

讀書要義說

氣質說

習說

養氣說

苦次說

示見

治念說

良知說

三省說

立志說

長止說

生死說

卷之九

語類九

問答

卷之十

語類十

學言上

卷之十一

語類十一

學言中

卷之十二

語類十二

學言下

卷之十三

語類十三

證人會約

會講申言

會錄

卷之十四

文編一

奏疏

萬屛

泰昌

天啟

遵例陳情疏

終養

遵例再懇疏

請卹罪廢諸臣疏

闕

敬循使職疏

宗藩

修正學疏

東林

感激天恩疏

劾魏進忠客氏

亟申討罪疏

闕

正孔廟疏

啟聖公祀典

修舉中興疏 學政

奉差事竣疏 辭光祿尚寶

先臣忠清疏 請諡

天恩愈重疏 辭右通政

卷之十五

文編二 奏疏 崇禎

恭承新命疏 辭順天府尹

再辭疏 闕

預矢責難疏

京兆職掌疏

邊事萬無可虞疏

推廣德意疏

遵旨回奏疏

屯丁

再申人心國勢疏

救世第一要義疏

冒死陳言疏

劾滿桂等

奉職無狀疏

善後事宜疏

敝習與時艱交困疏

屬縣情形疏

闕

今日禍敗之局疏

劾張鳳翼等闕

議屬官去留疏

祈天永命疏

遵旨回奏疏

新例

縣帑告匱疏 大典苑平經制

畿輔凋殘疏

患病不能供職疏 請告

再懇天恩疏 請告

久病難痊疏 請告

奄豎毆辱縣官疏

卷之十六

文編三 奏疏 崇禎

力疾赴召疏 欽召假限

再被溫綸疏 請告

恭候陛見疏

乞恩認罪疏 見朝

遵旨回奏疏

聖恩洊及疏

辭工部左侍郎

感荷溫綸疏

再辭

痛切時艱疏

頂戴明綸疏

再申皇極之要疏

三申皇極之要疏

不敢懷利事君疏

仰佐錢法未議疏

危疾陡發疏

請告

臣病日久未痊疏

請告

兩奉恩綸疏

請告

恭申謝悃疏

遵旨回籍疏

身切時艱疏

善後實著疏

卷之十七

文編四

奏疏

崇禎

驚聞簡命疏

辭吏部左侍郎

再荷恩綸疏

再辭

不能以身報主疏

聖學三篇

再披愚悃疏

遵旨戒途疏

三辭

感事激衷疏

救救卜諸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卷之十八

文編五 奏疏

揭

恭承新諭疏

慟哭時艱疏

先帝大痛疏

君恩未報疏

力疾中途疏

明國是疏

報主無能疏

陰陽消長之幾疏

聞言引罪疏

義不受辱疏

糾逆案疏

再陳謝悃疏

第一義疏

請劉永澄諡揭

薦陶爽齡揭

卷之十九

文編六 書上 論學

與陸以建 與萬曆癸丑

二

三

與王弘臺 應乾丁巳

答李明初 崇禎辛未

答祁生文載

熊佳辛未十二月

答秦履思

弘祐辛未

二 辛未十一月

三 壬申

四 壬申

五 壬申

六 壬申

七 癸酉

八 癸酉

九 甲戌八月

十 甲戌八月

與錢仲芳

蔡丁丑四月

與錢生 丁丑四月

與錢御洽相公 士升丁丑四月

答趙君法 重慶丁丑四月十六日

答葉潤山民部 廷秀丁丑閏四月二十二日
附來書

答王右仲州刺 嗣爽丁丑五月

二 丁丑五月

答胡生鳴鑣 丁丑七月

二 丁丑七月二十九日

答王右仲三 丁丑八月

示金鮑二生 丁丑八月十七日

答陳生二 丁丑十二月

復魏子一 學濂丁丑十二月十五日

答秦履思十一 丁丑

十二 戊寅六月

十三 戊寅六月

十四 戊寅

答門人 戊寅九月

答王金如三 朝式戊寅十一月

答胡嵩高 嶽 朱緜之 昌祚 張奠夫 應鰲 諸生 戊寅十一月

答王生士美 業洵戊寅十二月

與管霞標 宗聖己卯六月

答葉澗山二 己卯八月

答李孝廉盛世 己卯十月

論羅近溪先生語錄二則示秦履思 己卯十一月

答韓參夫

位庚辰四月十六日

答文燈巖司理

德翼庚辰四月十九日

復曹遠思進士

廣庚辰九月

復沈石臣進士

中柱庚辰九月

復陳幾亭中翰

龍正庚辰九月

復沈石臣二

辛巳六月二十二日

答劉乾所學憲

麟長辛巳十一月

答某邑令

辛巳十二月

答嘉善令

辛巳十二月

答某

辛巳十二月

答葉澗山三

壬午

四

壬午六月朔日
附來書

答祝開美

淵癸未正月五日

復李二河編修

士淳癸未二月十二日

答吳生懋九

癸未三月八日

答史子虛

孝咸癸未除夕

答史子復

孝復癸未

答祝開美二

乙酉

三

乙酉

四

乙酉

五

乙酉
附來書

答史子復二

乙酉

卷之二十

文編七

書下

時事出處

啓
檄

與周生

萬曆甲寅

與丁長孺禮部

元萬甲寅

與王止敬分巡

時熙丙辰

與某

與朱平涵司成

國禎丁巳

與周綿貞

起元巳未

與張太符太守

魯唯己未

答方孩未巡關

震孺天啓辛酉

與丁長孺二

壬戌

復朱平涵相公二

癸亥五月

答王金如

崇禎庚午十二月

二庚午

與侯六真司農

恂丙子五月

上溫員嶠相公

體仁丙子七月

復錢御洽關學

丁丑正月

與錢牧齋少宗伯

謙益丁丑二月

答祁世培侍御

彪佳戊寅六月

與黃石齋少詹

道周戊寅十一月

答諸生

己卯正月

與浙撫熊

奮渭己卯正月

與范質公南大司馬

景文己卯四月五日

與周仲馭工曹

鑣己卯四月二十八日

示諸生訟帖

己卯五月朔日

與李懋明南大司馬

邦華己卯五月

二 己卯九月

與王雪肝太守 孫蘭庚辰十月

二 庚辰十月

三 庚辰十月

與族姪 明孝辛巳正月三日

與王雪肝四 辛巳正月

五 辛巳二月

與章格菴吏掌垣 正宸辛巳八月八日

答范質公二 辛巳

與王雪肝六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與祁世培二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與張自菴 鑑辛巳十一月二日

與黃石齋二

壬午二月

與于瀛長太守

穎壬午五月

答徐虞求司寇

石麟壬午十一月

與祁世培三

壬午二月

與祝開美二

癸未二月十四日

與祁世培四

癸未三月七日

復惲仲升

日初癸未三月二十一日

與祝開美三

癸未十一月

與黃跨千浙撫

鳴俊甲申

答祝開美四

甲申

答張生考甫

與祁世培五

與于瀛長二

答熊雨殷給練

答秦璿嗣瞻

迂崑崙叔父啓

復許平遠海道啓

多

復林自名巡道啓

銘鼎

辭岷邑諸友講學啓

復姚通所方伯啓

答宋海道啓

答鄭總督啓

答鄭道尊啓

鄉紳助餉啓

文學助餉啓

朱氏婚啓

秦氏婚啓

討賊檄

卷之二十一

文編八 序

引

題

緣起書

書後

跋記

馮少墟先生教言序

張慎甫易解序

錢緒山先生要語序

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

方遜志先生正學錄序

方遜志先生死事存疑

同心冊序

辛復元生生集序

宋儒五子合刻序

李懋明西臺疏草序

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

禮經考次序

族姪制義序

古學記序

古小學集記序

古小學通記序

張蓬玄玄壘序

測史剩語序

布衣周仲純懼言序

宜興堵氏家乘序

張含宇遺稿序

開心劄記序

明四先生語錄序

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

孝經啓蒙序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改稿

河漕綱目序

別祝開美序

劉氏家譜序

刻譜內

陳太母徐安人七十序

代孫鑑湖先生作

馬安人七十序

陳思石先生八十序

丁慎所元配吳夫人六十序

王母司馬太孺人六十序

少尹原鑑翁七十序

張自菴八十序

誥封淑人黃母姚太夫人五十序

大家世業引

嵯邑荒政引

紹興府荒政引

馬太夫人貞節冊題辭

題勤王紀畧

八則

題族叔祖澄源公祀典

題五倫志古篇

楊椒山先生佚稟題辭

題文中子

題王布衣誠子書

秦氏家範題辭

賑噉緣起

賑越緣起

書貞女張佳孺事

書鮑長孺社約

書胡嵩高知行譜

書鄭生休仲冊

書張奠夫塾約

書高景逸先生帖後

書蔡孝子跋

書徐節婦傳後

表貞錄跋

芳齋公三世家乘跋

明德淵源錄跋語

恩綸冊跋

兵部尚書吳公家廟記

劉氏義田小記

貞烈祠碑記

重修古小學記

附請立石呈

古小學記附錄

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鳳山改葬記

紀魏廓園諸君子被逮事

冠禮紀事

卷之二十二

文編九 墓誌銘 墓表 狀

太虛先生劉公墓誌銘

寧州知州竹渠章公墓誌銘

廣西北流縣知縣萃臺章公墓誌銘

福建右布政使馬湖來公墓誌銘

刑部郎中日乾趙公墓誌銘

有明劉子暨配誥封淑人孝莊章氏合墓預誌

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醒涵臧公墓誌銘

工科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誌銘

誥封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

李公墓誌銘

張浮峰先生墓誌銘

徵士印臺章公墓誌銘

少師兵部尚書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恆岳朱公

墓誌銘

丁長孺先生墓表

禮部尚書諡文介淇澳孫公墓表

江西右參政養冲姜公墓表

封侍御史磐石金公墓表

菱山祖墓類狀

顯考秦臺府君顯妣貞節章太淑人行畧

卷之二十三

文編十 傳 論 議 銘 箴 贊 祭文

南洲先生傳

女兄貞範夫婦小傳

死事都司范公傳

闕

章貞女傳

沈貞烈女傳

孝愍周氏傳

處士韓東樓傳

大司成芝臺陳公傳

徵君辛復元傳

文學沈本人傳

心論

古小學尹和靖先生從祀論

論釋氏

鄉兵議

座右銘四則

學戒四箴

自勗箴

獨箴

張守齋像贊

開

黃白安侍御像贊

王聚洲像贊

總憲陳中湛像贊

張秀峰像贊

關

祭年兄劉靜之文

祭長興令石雲岫文

祭周封君文

祭丁慎所先生文

祭鄒南臯先生文

遙祭魏廓園先生文

祭黃白安先生文

關

祭周海門先生文

祭孫淇澳先生文

祭章念穆舅

祭張慎甫

祭陶石梁先生文

祭王生金如文

公祭商毋劉太夫人

祭馮琢菴座師文

祭張二無副院文

祭金封翁

祭張自菴文

祭秦親妣

祭張九山給諫文

祭吳磊齋文 節畧

先室起攢告主文

先室起攢告文

先室改葬告墓文

改葬先考妣告文

改葬先考妣虞祭告文

卷之二十四

文編十一

紹興府鄉賢考次

縣學崇祀

府學特祀

保民訓要

天樂水利圖說

安昌社倉記

鄉書

卷之二十五

文編十二 雜著 附會墨

讀大學

亭山墓祭申辭

劉氏祠田公移

癸亥夏日二則

劉氏義田權輿說

居喪座警示秦壻嗣瞻

家塾規

小學約

義倉先聲

偶言二則

藏蘋果

過壞木橋

示子沟

書王素中扇頭

書張惠侯扇四則

遣世綬姪四則

示陳甥

示王生伯舍

章氏貞節呈

古小學約

慰鄭休仲并壽其母

官總憲自警

看語四條

張鳳翔

議屯

舊淮撫朱大典關撫葉廷桂

吳履中推陞京堂

行十三道御史公移

進學解贈朱縣之

西廳

卷之二十六

文編十三，賦

淮南賦 有序

弔六君子賦 有序

知命賦

逝哀賦

招魂

卷之二十七

文編十四 詩

苦次九首

皇祖之什九章

行人予告歸詠十一首

酬別長安友人

河干別諸父昆弟

過張灣

陽穀道中辭春六首

旅懷二首

居越詩三十一首

辭崑崙叔招飲和來韻三首

湖上贈別丁長孺

哭招兒

自嘲

山居卽事

自慰

答門人郭昇書

憶諸生

示諸生用前韻

寄懷姜養沖

和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吟示學者

有序

寄懷李懋明公祖兼呈王止敬公祖

寄壽座師孫鑑湖先生七十三首

題彭使君冊

題百福衣爲冲倩叔兒二首

哭亡女哀娥

慰陳增小集二首

吳興道中

道中和理之姪

和崑崙叔勸駕兼呈上壽

除夕懷崑崙叔

元夕同崑崙叔登叢山玩雪

採叢歌

送陶淑先入南都

陶鏡心將南偶占挽駕

奉差詩九首

大柳客店見高存之題壁慨然和之

恭謁孝陵有述

經梁武墓

謁方正學先生衣冠

贈別桂堂兄

丹陽道中

春日同鴈峰蟠木兩舅參拙表弟遊僧山

壽蟠木先生

北發和陶淑先贈別兼別諸友

同僕歸詠九首

和鄭子器

新嘉驛見澄溪先師題壁慨然和之

詠姬僕

歸興三首

除夕示敬伯

甲子元旦

官梅

居越詩十六首

送特倩叔備兵山海二首

初訪雲門

同洪溟上人天衢弟登秦望二首

聞鵬次天衢弟韻二首

別雲門

丁卯元旦

元旦呈周寧宇先生

和觀瀾叔

迎春

贈吳玄水舊寅

壽健甫兄七十

弔周蓼洲銓部

弔黃白安侍御

京兆詩二十九首

北上別友人

過漂母祠

白揚阻風

次洛馬湖王家莊中秋病雨

靜坐四首

王嬙故里二首

早發新城

別京師諸友

還山小詠四首

又放歌

長安二首

步前還山詠韻五首

無題

問病

拜仲子祠

白鷗

金山

居越詩三十二首

挽周寧宇先生二首

有序

雲山歌爲陶鏡心七十壽

贈曾謙之

胡璞完八十壽歌

送祁世培北上二首

雲門雜詠和陸放翁韻八首

再上雲門仍和前韻八首

畱別六如上人

有序

畱別洪溟

題闍然廣福山居

又得鳧字

和門人張奠夫兼示諸生

再和奠夫兼呈陶石梁

壽章鴈峰舅

寓樵風徑題和灌雲叔二首

司空詩十九首

應召北上寄和族人時聞文張二學士新命

應召北上別王金如并示小集諸契

東阿道中

靜坐述意

北郊陪祀和劉清之三首

拜疏辭朝

別劉清之兼訊同志

別郭黎眉孝廉用韻

示王壻紫眉

感懷用前韻

題范節母卷

和紫眉

送紫眉應試二首

行次德州聞解嚴

時艱行

望徐君墓

居越詩三十九首

入雲門

秦望

和周我萬

贈郢中王右仲刺史二首

壽管霞標六十

寄懷商諶軒瓊州

玄鶴歌壽徐檀燕年兄七十

壽丁毋吳夫人七十

壽秦履思尊人六十

避暑廣福菴二首

遊天衣寺

訪張自菴山居不遇

和韓參夫題解吟軒三首

寄懷樊密菴

和灌雲叔廣蘇

和灌雲叔應制

和灌雲叔懷古

壽族兄凝碧翁七十

答陶先生問心作

墓次讀堵牧遊褒史志痛五首

上鳳林宿東嶽禪林

訪張自菴天衣寺

謁鳳林

重憶牧遊

憶黃石齋

望鳳林

上雲門

志感

止廣福禪房遲自菴不至

過鳳林

辭鳳林

北憲詩六十三首

謝恩口占

贈別張二無副院兼呈金天樞

贈別金天樞僉院兼呈張二無

春日示王紫眉

卽事用韻

春後一日雪

和紫眉

憶江南

歸興

卽事

用韻呈二無并示惲氏二子

自嘲

聖壽口占

自呈

自求

自判

自勘

自鏡

自勗

自病

自慰

自說

自自

和陳章侯

別同志諸友

和沈方揚太常

除夕

癸未元旦

別祁世培侍御

人日

德仔怨四首

用韻答朱震壽翰楹

燈宵

翌日

翌日十五日用陳生韻示紫眉

用韻答劉湛陸翰撰三首

和李二河太史

用韻酬張二無先生

答章侯尺牘

和章侯惠冰酒用韻

和孟肖形太僕言別二首

春暮和紫眉通城感懷

通城卽事示開美紫眉及子洵

答路廣心父母志別

遺路廣心父母致誦其先公兩世鄉賢

和陳幾亭中翰三首

用韻寄懷馮躋仲兼呈留僊津撫

傷哉行

出通州用友人韻

和紫眉安山阻淺

舟次袁營口阻淺和紫眉

贈別祝開美兼示紫眉洵兒

安山道中聞二無訃二首

和二無易簣韻

居越詩二首

和劉清之垂絕韻

又和聽哭

南憲歸詠十七首

和張奠夫用濂溪先生任萍鄉詩韻見遺

感懷用前韻

過錫山同奠夫訪第二泉二首

出錫山讀鄒忠公碑文蓋高忠憲公筆也志感用

前韻

哭殉難十公用前韻

附哭二狀
元自哭

十二首

殉難詩三首

示秦壻嗣瞻

示洵兒

絕命辭

卷之二十八

經術一

論語學案一

卷之二十九

經術二

論語學案二

卷之三十

經術三

論語學案三

卷之三十一

經術四

論語學案四

卷之三十二

經術五

古易鈔義上

卷之三十三

經術六

古易鈔義中

卷之三十四

經術七

古易鈔義下

卷之三十五

經術八

曾子章句

卷之三十六

經術九

大學古文參疑

乙酉

卷之三十七

經術十

大學古記

卷之三十八

經術十一

荆子全集

目錄

三

大學古記約義

大學雜言

卷之三十九

附錄

子劉子行狀

門人黃宗羲著

卷之四十

附錄

年譜上下

錄遺附

男泂記

劉子討次羣書

尚書佚經

出大戴禮

夏小正

附月令

丹書

儀禮佚經

出大小戴記凡六篇

奔喪

投壺

公冠

明堂

諸侯費廟

諸侯

遷廟

儀禮佚傳

除檀弓禮運還家語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十三篇附鍾呂考一篇

冠義

附深衣

昏義

士相見義

補劉氏

飲義

射

義

燕義

饗義

郊特性錯簡

朝事

聘義附見

喪記

三篇

喪義

四篇

祭法

祭義

三篇

禮本

卽禮三本

禮器

禮坊

樂記

鍾呂考

家語正集

凡三十三篇傳一篇

內尚書逸經二篇毛詩逸

相魯 王言 大昏 問禮 五儀 三恕 好

生 觀周 賢君 辨政 六本 顏回 子路

初見 入官 困誓 五帝 執轡 本命 論

禮 觀射 郊問 五刑 刑政 禮運 冠頌

廟制 辨樂 問玉 正論 子夏問本冠名

子貢問冠名 公西赤問冠名 曾子問曲禮

家語補集 凡二篇

表記 雜記雜取說苑孔叢子等書

家語外集 卽大戴記餘凡七篇

千乘 四代 虞德 誥志 少辯 用兵 少

閒

家語附集 凡十二篇

始誅 儒行 致思 辨物 / 楚聘 經解 五

帝德 屈節 本始記 七十二弟子 弟子行

明堂位

古學記

小學

曲禮第一少儀第二內則第三玉藻第四王制第五

大學

戴記古本分七章

學記上

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傳祭義

學記下

原學記篇序十三經首

四書

論語

曾子

十篇節取大戴為章句見前

子思子

中

孟子

十三子

董子

文中子

周子

程子

程叔子

張子

朱子

陸子

曹子

薛子

吳子

胡子

王子

貞纂

明道統錄 七卷

方遜志先生正學文輯

王陽明先生傳信錄 三卷

古小學集記 九卷

學的 躬行 禮學 樂學 射學 御學 書

學 數學 聖統

古小學通記

政本 編一 問官 編二 入官 編三 王道 編四

金鑑錄

祖鑑 卷一 近鑑 卷二 遠鑑 卷三 王鑑 卷六 帝鑑

七卷

廣鄉書

鄉約小相編

人譜類記

水澄劉氏家譜 已刻

公移 義田權輿說 孝義傳芳 附義役記事

明德淵源錄 世澤編 大家紀 家禮 續

置祠田始末 芳齋公三世家乘跋 世德錄

表貞錄 司馬公祀典 菱山葬記 京兆公實

錄

青白粉 區淵公贊曰 泰山有玉 爲非金
區兩山出未 多勢二三分其具 且其色
與粉相類 故稱玉 才以玉 玉粉
乃是一物 且其質 殊與金異 區淵公贊
云 玉粉乃粉者 玉非
玉也 玉
玉粉小玉也
玉粉

劉子全書抄述

門人董

瑒

初名瑞生撰

一劉子全書彙初止一本多用故紙背寫成冊昔溫公日記八九紙草彙閒用故牘又十數行別書牘背往往剪開黏綴橫浦筆用禿紙用故紙全書稿頗似之中閒多子親彙有改抹重複字幾不可認此底本也後有兩本一卽底本子之孫子本名茂林授瑞生緝錄者一爲錄

本名文錄

傳屬子嗣君伯繩氏洵編訂孫子志名士林

藏之

又文抄九卷卽從錄本摘出者。按年譜丙寅以前稿寄友人不歸丁卯至乙亥復爲人竊去丙子

始留心抄錄十年內存十七八豈尚有散彙未入邪。

按底本錄本互有闕佚錄本有小異底本者底本亦有

聞入錄本者。朱子門人黃氏餘稱朱子曰先生王子

門人徐氏愛稱王子曰陽明先生鄒氏守益王氏叢日

陽明先生曰先生錢氏德洪與王氏曰夫子錢氏又日

劉子全書

卷首抄述

一

一曰語類朱子論學有語類一編劉子五子連珠註有語類字亦主論學李勿齋東明日語錄非先儒之意且其字義半用佛經皆門人之誤也故以語類稱首人譜如王子全書首傳習錄劉子於乙酉五月改訂後六月戊寅示伯繩氏曰做人之方盡於是譜也蓋人譜自子誤後凡經再訂底本已入版本附有伯繩識語此當爲定本矣續又有刻本大同小異而錄版本復多不同今以底本爲正而以續錄版本之不同者註於下以備參覽錄本作卷之四茲定爲卷之一○憶自戊寅歲瑞生始侍誨卽請得甲戌初本抄之而是歲六月子復魏子一有云向偶著人譜編多屬未定之見去年丁丑所示仲木者別後思之亦多替語俟少遲日另作抄本以奉正又云仲木精進否仲

水海鹽吳仲木繁昌也瑞生於子沒後數年會於禾郡
所云亦多贅語是戊寅以前有再訂本亦多未定語而
遲日別有本也今底版本於自序後載時崇禎甲戌秋
八月閏吉蕞山長者劉某書而初本自序後載同之其
文與底版本大異茲將全文註底版本序後而崇禎等
十八字於註中載之其伯繩識語云吳巒穉初刻於湖
巒穉吳泰伯鄉吳氏鍾巒也卒辛卯九月二日後有屬
瑞生爲之傳者巒穉甲戌成進士後令長興是所刻當
卽初本當在乙亥至初本與底版本若圖若圖說若要旨若
紀過格若訟過法若改過說有初少而增者有初合而
分者有初定而更者有初析而并者有初先而後者有
初存而去者亦註於下且可以得功候之淺深焉緒山

錢氏曰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覲

奚以太繁爲病瑞生侍子歲年頗同錢氏

嘉靖辛巳王子返越德洪

輩侍者尚寥落未後環室而居臨席裂坐不下數百人洪七年日侍

或藉以竊比云底

本下動念以知幾下有可不費絲毫氣力語本程子錄版本改注下

一語類次讀易圖說瑞生存有錢本數十年今錄版本即

此與底本無大異惟取其一二漏句訛字補之訂之按

子自序有云余嘗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而得

易道焉又云因再述諸圖復衍其說於後以補前說之

未盡錄版本合學言會約會錄圖說作卷之五今定爲

卷之二

圖說五章有在心爲意在意爲知卽知爲性語而一本作在心爲知卽心爲性抹去意字

一語類次孔孟合璧五子連珠附聖學喫緊三關示孔孟

大旨實以求仁之說復益以五子之言仁者及求仁者

所有事子嘗於此卒業焉蓋學以孔孟爲宗以宋五子爲緒而總以仁爲要歸猶朱子以四子爲六經之階梯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也底係刻樣本其錄本未之見別見惲仲升日初所寄節要刻本中有載及者句字編次不無小異採註於下今定合璧連珠爲卷之三三關爲卷之四

一語類次聖學宗要子以後五子追配前五子謂宗傳在是成於甲戌六月底本用發刊格紙子以敗筆爛筆手芟改之而論西銘腹段改語中和說一二三語四前段語良知答問一二三四五語八十語十一前段語總按語竝子親書取向所得遺書鈔本參對註不同者於下而未見錄本定爲卷之五

太極圖說註初底本云天地自無極說到萬物是天地之

終始也。聖人自萬物反到無極是聖人之終始也。乃依說作解。天地聖人提起分前後二段。萬物萬事各因本。文底改云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返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去上天地聖人字。添二上字。一而字。而一本將下事字改物字。於義轉晦。訂從底本而注其下。

一語類次證學雜解二十五則底本載紙背錄本於各解小有異同。今以底本爲準。而以錄本分注於下定爲卷

之六

一語類次原旨凡七首底本用短紙屬謄本抹二十八字改二十字。而原學中後幅見零刻本與錄本同。與底本大異。則存改文。而注底文。原學下錄本有減於底本者。有別於底本者。則從底本增之。合之。而以減者別者作分注。使讀者審擇焉。定爲卷之七。

一語類次說曰尋樂曰做人三讀書首示兒中庸首章曰

第一義求放心靜坐讀書應事處人向外馳求氣質習
曰讀書要義曰養氣曰苦次曰治念曰良知曰三省曰
立志曰良止曰生死凡二十四首底本雖有竄抹疎密
真行皆謄本所竄多子手墨其第一義處人讀書讀書
要義習三省立志良止說俱子手竄有通篇手抄者有
疾書作草者有三四抹改句字熟視難認者手澤存焉
子其猶在乎由說而上合解旨爲聖學提綱故遞次之
此定爲卷之八

讀書要義說內有求仁是孔門第一
段語立志說內有今世之學道者自謂

十分親切段語
形器起見段語

生死說內有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
錄本摘入學言似複依底本存說內

一語類次問答與李明初章晉侯祁季超秦履思俱細行
書謄本與王右仲屬手抄真行間出與董生謄本如原
旨取錄本之不同者分注之與史子復爲直格謄本注

同董生與祝開美於宋字謄本中補入草書三條屬後人筆中一條額標四字曰此則宜存亦後人筆想有刪之者故特標之其四字仍注本條下自問答學言至會約會錄皆隨事誘迪言無不備故遞次之此定爲卷之九

一語類次學言底本五百七十餘條而錄本缺二百餘條底本於錄本未收者額標以殊是分識之將并存之也而錄本以只此一心條爲冠此心論也又有聖人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一條此張蓬玄壘序中語也與讀書要義立志生死說中語摘入卽底本亦因錄本而黏入心論夫立論各有其候序書或因其人條內既有所不收條外又有所增入似不如各還其故之爲得錢

氏丙辰之四月於傳習續錄之餘取逸稿削其影響不
真與文錄既載者或有見乎如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其
論似初當時學者如董標史孝復輩驚爲異說然朱子
嘗有意是情專所主時語敬齋胡氏亦云心有專主之
謂意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特語焉不詳瑞生
守其說不敢以告人距子辭世三十八年得泰州王氏
門人王一菴先生棟遺集二冊讀之內有會語及誠意
問答所言與子恰合子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
心只是虛體耳著箇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鍼有子午可
指然定盤鍼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與心只是虛體中
一點精神仍只是一箇心又曰如云生意主意又曰意
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又曰意爲

心之主宰不屬動念又曰心只是一箇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又曰心體只是箇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箇子午見此一點光明不是蕩而無歸者一菴氏曰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氏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周子主靜之旨子宗之所謂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一點子讀易第一圖如是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恍惚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功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子又曰心所向曰意正如盤鍼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朱子曰知止則志有定向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意志也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人的心仍以主宰言也然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又曰大學之要歸之知本何以前五條由末以之本而誠意一條獨由本以之末致知一條又由末以之本格物一條又由本以之末一菴氏曰意畧在前主意

立而後志趨定矣然定而後能靜定字本應意誠註云
志有定向亦是說主宰定也又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
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
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又寄
秦州子東厓氏曰近看得誠意之意非是心之所發以
意爲心之所發則不免於發後求誠而去欲防私之弊
所由以起此高明之士所以鄙之而跳入於仙佛窠中
也又曰去歲與令弟言之恐未全信有刻誠意解數條
寄家鄉諸友雖唐一橋亦無一字見寄恐亦未之全信
後附數紙請正得手教且辱許可但良工獨苦之處未
蒙一一批答鄙意真以立意爲嫌然有甚不得已者知
我者其惟此刻乎罪我者其惟此刻乎蓋得此比對而

心之所存其旨較然一菴氏師泰州傳格物之教以溯
良知猶程門之豫章而見從體驗不苟狗師說子當年
未見此集一時諸未信者不減一橋東厓諸人而沒後
纂微言者以己見刪增原本卽學言中有云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上數語俱用周元公而刪本已
刻者作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爲性也性之所
以爲性卽心之所以爲心也微特子之意旨全失卽元
公語句在連珠中未經檢對然底本下數語作動中有
動靜中有靜物九字又將物字抹去亦誤今爲更正而
照底本補存九十二條訂十二條心論歸於論部三說
語序語不重載某某條歸會錄并證以一菴氏之說使

知意之所存一語標揭尼山秘旨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又有遙相契合者非爲異說子之苦心庶不終晦其見於諸解說大學參疑古記亦多此旨定爲卷之十

一十二

一語類次會約會錄證人之會始崇禎辛未上巳後月以三日爲期初集於陶文簡公祠已集於陽明書院繼集於古小學白馬山房間私集於泠然閣有會約每會計人登籍司記者登載講語曰會錄朱子譜有作講義者憶十四年中子里居日錄語甚多今取底本并及一二門人手記如明道語有採入門人私集者與錄本已刻者校之錄本佚者六十四條而底本於錄本未收者額上書錄本刪宜存是意謂錄本去取之未確也當非伯繩氏定本

而錄中有雜入學言者學言又有雜入錄語者稍爲正
之尚俟博咨而約言約誠與底鈔本有異或分注或大
小書以別之合以庚辰申言定爲卷之十三按高子遺
書作語錄
序云會語輯於周說二子先生曾囑曰其中尚多可商
幸細觀之於是舉其雜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以明
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其錯綜者稍爲次序使人
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於魏忠節初謁語出於子徵今
於子或補收或改正或分注而不敢輕汰亦以明子之道云

一曰文編彙文也略倣先正文編之目首奏疏致用也子
存日經門人編刻雖間有譌脫然屬子經目者今抄本
竄抹不一其手屬詞比事轉多曼澀概從鈔本亦有序
次先後錯互句字淆混一二參之又瑞生舊嘗存有忠
言讜論鈔本其未入未上者從抄底錄小異者從注又
奏疏他集有無題而書官標事者有去事頭後人別謨

一目者子鈔本目揭事頭四五字文書官標事底本錄本俱屬誤目今略倣古式以事頭爲題而文卽起於事下之語銜注任事首疏題下則語不遺而體亦愜其朱子集條析甚細王子書初列別集共七卷後雜續編凡三篇茲略如別集而條析俟訂仍鈔本卷一二三四五次次附紀事揭定爲卷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文編次書理事之指切見於書錢氏所謂問難辨詰莫詳於書也在朱子集一爲時事出處帖一爲講學及雜往來帖尚有分注張呂劉問答陸陳問答問答論事知舊門人問答諸目王子書文錄首列三卷外集詩後復列一卷續編雜列一卷有半皆從人而次其年歲今以論學時事出處分上下而底本答胡生二親筆硃本餘

多屬紙背亦多佚取所存私抄講學二十一首同底本
者校之注明錄本時事出處亦然又取零刻講學八首
時事出處一首對底本於寘脫處注明又講學十三首
時事出處二十首啟二首所存檄一首與錄本同者補
之外有未備尚俟續蒐底注少書三十九啟二檄一今
二十二十一答履思二十一與紀嘗二示兒五共
六啟補外少謝李懋明巡按旌表先貞節一檄補定爲
卷之十九二十

一文編次序

引題綴起書

跋書

後記卽事而暢其詞也朱子集與

書多注日

近思錄注寫日

其朔後十日除公移外不用初字王

子疏移外多止注年錄本止注年茲仍底本與奏疏注

年外宜注日者注之間舉錄本不同者注下底本中有

子手稟有大小紙繕彙十四首二條鈔本二首餘屬紙

背亦有佚篇取私抄七首并所存定本傳習錄序脈越
緣起荒冊漫書重修古小學記附錄入之他俟蒐補定
爲卷之二十一

一文編次墓誌銘墓表狀所以存人底本有子手彙改墨
旁抹者仍分注之內朱少師誌銘藏有鈔本校注之又
誌銘五表一屬繕彙狀二十葉屬鈔本餘俱紙背朱子
集不列國號茲或列或不列似無大分別似可做朱子
集爲一式其王諫議誌底文老潔而改多弱句銘語亦
然必出校讎之手今從底文丁長孺先生表改文與底
文互有短長從子親筆而以雜筆作註定爲卷之二十

二

一文編次傳

家傳見家譜

論見後

議銘箴贊

剛德諸贊頌見古

像贊

祭文

告文

傳以廣誌狀之推而論議銘箴贊祝西山所謂

議論之文體分敘事用顯用幽各有當焉底本傳祭文手稟外繕稟大小十九錢本三內祭吳磊齋文取之零刻本餘俱紙背芟去者復之重見注之陳芝臺傳錢本私存者取對紙背稟後人抹去者還之心論自學言改歸尹和靖先生從祀論論釋氏私抄同錄本鄉兵議有私抄後幅取零刻本注之銘係紙背取零刻之竄易者注之箴係繕稟取零刻之脫落者注之獨箴係草本取零刻之岐字注之定爲卷之二十三

一文編次鄉賢考次保民訓要水利圖議社倉說鄉書文之見於事者錄本於家譜後合鄉約小相編廣鄉書會子章句作廣錄初訂亦作編纂羣書茲以在官居鄉風

教政治所關疏議序記能言之此則能行之斯至文也
與佚經家語諸編不同亦不欲有別外之分考次屬紙
背手彙訓要從它編私抄者圖議倉說鄉書俱係私存
底刻本定爲卷之二十四

一文編次雜著從備也舊存私抄者讀大學癸亥夏日二
則家塾規小學約官總憲自警西牕一則偶言二則遺
世綬姪四則示陳甥示王伯含書王素中扇而素中扇
得之親筆大概同底本小異者注之而偶言遺姪六則
底本載入學言又零刻者劉氏祠田公移義田權輿說
示子沟二餘則紙背載手彙外內看語四小大紙作繕彙定
爲卷之二十五

外論表判策宜做王子山東鄉試錄編附

一文編次賦與詩文之以諷詠規切著者賦四首皆草本

招魂乃小紙繕彙定爲卷之二十六詩略似朱子東歸
亂彙其瑞生向存有倡訓刻本中附陳氏洪綬句者慟
哭記刻子沒後五年取對底本改彙較確以刻本爲正
以底本改彙作注向所聞答文覺先生問心作則抄中
未見通本皆紙背彙多親筆定爲卷之二十七

一曰經術朱子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日上手劄卿經術

淵源正資勸講

朱子見延平後刻意經學後於東萊有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大爲學者心術

之害語於江西永康有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語

劉子於芝臺傳有經術經世

語所著有稍似本義章句或問

集註者

他如宗要圖銘說似圖解家譜

祭儀似家祭禮連珠似近思傳

信錄似淵源錄小學集通記似小學首論語學案向有私

抄同底本

寫自門人

而有好爲更改者如解未可與權底本

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

辨亦非也改作漢儒反經合道之說非卽朱子謂權與經有辨亦非何必添卽字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謂經也故謂權非反經而言也改作正是道合當如此權乃所以爲經也非反經而爲權也何必去理字添權字更非反經而爲權句解性相近底本云指點粹然之體此無嗇彼無豐改作指點出粹然之體在此無嗇在彼無豐何必添出字在字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無算改作各任所習而往以至倍蓰無算何必改以至字說者謂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改作孔子是言氣質之性孟子乃言義理之性何必加乃字解上知下愚性只是一性習只是一習非相近之外復有

上知下愚而謂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如此則三品之說也改作性只是一性非相近之外復有上知下愚而上知下愚皆不待習也若不待習則三品之說矣何必刪習只是一習句添若不待習句蓋前人意理既到語字間自無紕漏况筆格又本明潔者乎而欲因校讎行蠱潤面目轉乖矣至於旨趣所在一絲不使淆亂一毫不使模糊則得句知歸聞言析義自無迷謬矣定爲卷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一經術次古易鈔義鋟本卽底本間有與私抄本小異者註之其有若震來虩虩恐動貌下承以恐動之極而改作恐懼之極則誤咸繫傳末句并彖傳亦盡情剖露改作并彖傳亦剖露盡矣則多事如此類俱仍底本

定爲卷之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按呂祖謙書伊川易傳後易傳傳摹寢外

夫其本真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

一經術次曾子章句子嘗欲以大學還古學經而節取大

戴爲章句凡十篇曰曾子合論語子思子中庸孟子稱

四書音註簡確今得繕本與私抄本同定爲卷之三

五

一經術次大學古文參疑古記古記約義雜言大學原出

禮記其古本一爲秦末魯人高堂生所傳與同時濟南

伏生口授尚書竝出壁文漢書藝文志曰漢初高堂生

傳禮十七篇六藝論曰後魯共王得孔氏壁中古文禮

凡五十六篇大學中庸在其中孔安國獻之其十七篇

與高堂生所傳同外則逸禮也漢書儒林傳曰傳禮者
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六藝論熊氏曰高
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大戴聖小戴聖凡五今禮
文行世十七篇小戴之書也立之學宮以爲經其註疏大學則
漢末馬融傳小戴學而鄭玄受業於融爲之註一曰受
之馬融摯恂唐孔穎達据皇甫侃爲本補以熊安生爲
之疏其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下誠意章皆在
經文下淇澳詩至沒世不忘也在誠意章下康誥曰克
明德至止於信在沒世不忘下聽訟一章在止於信下
不分經傳章節見十三經中鄭氏注漢靈帝熹平四年
命蔡邕正定其文曰篆曰隸曰八分勒石洛陽高堂生
傳至鄭玄古本不移一字名熹平石經此一石本也一

爲曹魏政始中諸儒虞松等奉詔考正五經松受之漢
賈逵父徽師杜子春俱受業於劉歆歆生漢成哀間
去高堂生二百年松表引逵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
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
之穎達正義曰武帝時獻書始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
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後劉歆校理秘書始列序著
於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至是衛覬邯鄲淳鍾會
以古文小篆八分另刻於石壁舊石經西名政始石經
越五百九十七年至唐開成丙辰轉以楷書鏤石又二
百五十年宋元祐中遷西安卽今陝碑與熹平原文同
此三本者篆楷異而文則一卽朱子章句所附見陽明
王子序而復刻之古本也其鄞縣豐氏坊石本乃明嘉

靖中始刻與續說郭卷首所載石經古本皆後人改本

非真古本至宋明道先生一本大學之道至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古之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至為天下修矣善彼淇澳至未之有也

殷之未喪師至伊川先生一本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以義為利也親作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克明德至止於信所謂誠

其意者至為天下修矣所謂齊其家其衍字瞻彼淇澳

至沒世不忘也惟命不于常節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

出楚書曰至末小人之使為國家一作彼為不善之小

人使為俱不分章節朱子一本從伊川更定之補格物

致知傳元王魯齋栢一本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

此謂知本四字衍此謂知之至黃氏震一本吳氏澄一

也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本明方氏孝孺一本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致知格物

不見古全書為憾童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得王文憲公

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若失其序遂歸

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

為全書車先生清臣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
 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而未果滿鄭君濟仲辨受學
 太史公預聞其說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
 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其說亦非
 一人所能盡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至近代始定
 朱子易嘗斷以為至當亦以待後之君子世之黨所問
 而不顧理之是非皆非朱子意舊以聽訟釋本末律以
 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
 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
 說經略舉大義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同也山家
 國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
 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不乖於道固朱子之所取
 也
王氏艮一本 下為格致傳以景氏某一本蔡氏清一
本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有本末節知止節子曰聽訟
 至此謂知之至也刪上此謂知本句右傳所以使眾也
格物季氏本一本不分章節 大學之道至之有也此謂
 致知至絜矩之道子曰聽訟節一家仁至未之有也此謂
 治國至絜矩之道子曰聽訟節先慎乎德至亦悖命不
 君子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克明德至止於信惟命不
 于常節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楚書誓曰二節如保赤
 子節桃之天天三節殷之未喪師節秦誓曰至菑必逮
 夫身樂只君子至為天下穆矣
 孟獻子至末剛故治國七字
又鄭氏瑗崔氏銑潘氏

漢高氏拱皆有所更梁溪顧氏憲成一本未梓高氏攀龍以格致未嘗闕傳而誠意章卽次此謂知本之下凡十有餘本也今子古文參疑首大學之道節次欲明明德節從魯齋次物格節從熹平本揭爲第一章則創見也次物有本末節似從蔡氏本次緡蠻黃鳥節起下知止節次知止節從蔡氏本次邦畿千里節承上止義次聽訟節從蔡氏兼魯齋次自天子二節承上知本從熹平本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從熹平本卽將此八節附註補傳謂義已盡魯齋蔡氏作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此作第二章則創見也次誠意章作第三章釋誠意從熹平本脩身在正心章作第四章釋脩身之先義齊家在脩身章作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治國必先

齊家章作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從朱子章句平天下在治國三節下次秦誓四節南山節先慎乎德四節殷之節楚書節參改本言悖而出節舅犯節惟命節稍更定生財有大道五節從熹平本作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次君子有大道節堯舜帥天下節參改本次克明德二章從朱子章句次穆穆文王三節從朱子章句作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亦創見也又取高氏攀龍古記於國治而后天下平以前作統釋大學之教次自天子其本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瞻彼淇澳前王不忘五節克明德盤銘二章邦畿千里緜蠻黃鳥穆穆文王聽訟四節作申致知在格物之義解缺傳之疑餘同章句又爲三綱八目之圖及約義雜言

焉定爲卷之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

以上底本卷分二十四錄本卷分二

六十

一附錄子劉子行狀按明道狀作自伊川朱子狀作自門人黃翰王子狀讓自門人黃綰間有收之年譜外者王子狀與湛氏甘泉所撰墓誌銘並入世德記子有自讓水澄劉氏家譜已梓行此行狀屬門人黃宗義著附此

錄本入懌
日初狀定爲卷之三十九

一附錄年譜上下并錄遺按孔孟事譜輯於後儒季氏本伊川程子年譜有註外有祭文奏狀遺事朱子嘗言不能保無謬誤見朱子實紀序朱子故有譜祝氏穆謂是歲春夏有拔木捲岸二事悞書易簣之日作書先季子在後黃勉齋翰范念德悞爲先黃范後季子又李公晦

方子嘗輯朱子言行三卷魏鶴山了翁爲之序不稱有年譜至明正德丙寅崔氏銑以公晦書屢經鐫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寔增於後因其舊而脩之釐爲十二卷曰實紀迨嘉靖壬子李肅愍默準勉齋行狀及文集語錄考訂成之狀中不載二事李氏仍之狀書范猶先黃李爲更定壬子年譜編述於門人緒山錢氏德洪補葺於龍溪王氏畿考訂於後學念菴羅氏洪先又或節行狀文補之王子譜成於嘉靖癸亥四月距戊子二十六年其良知說語始發於正德辛巳歸越日再寧藩之變張許之錢氏特揭於二卷之首爲正錄有論難學又一番證透薛氏文戊子後二年庚寅五月年譜書與年譜序有附錄祭文薛氏計辛卯子違世已有勳賢祠志抄未刻劉子譜纂自子伯繩氏洵計辛卯子違世已

七年郡人已奉子祀古小學證人書院之後室時六月
上浣以前伯繩氏居室旁取子日記紀過格及私抄筆
札譜集種種手編之瑞生亦讀書東樓每出稿以示兼
以福諡相詒齋魅脫粟宛然在目春秋二仲祀日學人
有來會者語詹詹伯繩氏眠余微哂而已來成夫蕃過
東樓贈句有云經臺寂寞垂桐實與子相逢窗戶陰一
座簡書能裂眦百年持論已開心且曰此來爲君不從
講也斯訂譜時也自伯繩氏戊申沒後錄得譜稿二本
一曰先君子葢山先生年譜中多竄抹傳自學人不會
誠意宗旨者爲之至不可認一曰劉忠正公年譜與前
本大同小異夫信公譜作自弟璧璧行履不同信公而
史傳從略後來胡學士廣撫史傳與劉提舉岳申翼開

傳合而成之而取證於璧譜及指南錄諸編惟椒山年譜出於自著子於記格筆札譜集之外不自爲譜而伯繩字摹句繪幾於無可增減茲以忠正譜爲正而註以先君子譜之不同者間有一二隱而未揭散而無紀者小爲訂之亦卽伯繩氏未發之意也按譜於初生稱明神宗萬厯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與朱子譜稱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義略同而朱譜此後大書不稱年號止稱幾年干支易世乃稱宗與號亦不復稱朱子文正譜同宜倣朱譜刪每歲年號先生字譜註子嘗有日紀云始自志學日宜於壬辰十五歲書作日紀註又云起萬厯乙巳終乙酉

按朱

韋齋公
有日紀

學言載丙寅有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

遠人語丙寅子四十九歲則嚮道始二十歲丁酉宜如
王子譜十八歲下揭是年先生始慕聖學語二十六歲
旌母夫人後宜補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一句還水澄
舊里後宜補倡道於越一句以代陳太母徐安人七十
序有承母夫人之教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一日登朝
卽慷慨論天下事以去去而倡道於稽山鏡水之間者
前後十五年當始是歲也伯繩氏丙寅註謂行事之始
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此亦可考之一二也二十七
歲甲辰官行人載四明事而請終養在明年三月錄遺
則云明日請終養宜合錄遺改註乙巳請終養下三十
一歲戊申趙令問疾至太息而去後丁巳京察下註御
史某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爲考功郎力爭不可

乃獲免其詳見錄遺其先君子譜御史某下有上章詆
先生堅僞欲置之殊劣作力持不可下有曰士諤昔令
會稽熟知之其非徒倚爲名高者語今註入錄遺舊註
宜刪四十歲丁巳和龜山詩有三復慎獨章句宜標用
慎獨之功爲綱餘亦宜倣是丁長孺先生元薦於辛亥
致書定交而先是癸卯見許敬菴先生日初與長孺遇
見祭公文而癸卯不載定交無本癸卯下宜補一段四
十四歲辛酉註上福清論國是書不傳而別狀載書詞
甚詳宜加大約字註下餘如劉公永澄等見祭文篇者
鄒忠介公元標等見祭公文俱宜酌補而錄遺倪先生
元璐書致及號於衆稱子以元晦在祁氏彪佳諸公著
蔡之前宜入辛未前己巳約遇冊立東宮補官生宜致

譜末語入是歲丁卯讀陽明先生文錄至戊寅成傳信

錄宜將原序語改入甲戌立紀過格終甲申九月辛日

復起鳳山之藏宜依鳳山改葬記補入

朱子亦嘗再遷其大人吏部公

大學參疑古小學通記易鈔人譜雜記俱有臨絕註復

見錄遺宜訂刪又賑饑於前此丁丑三月嶧邑獨詳而

庚辰止於建社倉於所居之里下註是年春越郡遵水

災米價驟湧

題張氏賑冊曰斗米數百文

先生與祁侍御彪佳請於

官招商通販發倉廩而紳士出私困以平糶設粥佐之

至辛巳不一及瑞生閱會稽所侵救荒冊子有荒冊漫

書序簡首其言曰庚辛間連遭大祲里人之爲殍而轉

徙者日相告今年春饑民洶動賴當事者預爲議儲議

通商議平糶又踵庚辰法委鄉之士大夫綱紀之朝一

期會曰賑暮一期會曰粥又分巡四郊遠至窮山僻戶
一一期會其里老曰賑曰粥無不應士大夫出私困盡
地而區計口而給傭夫賈豎日手一錢二錢施丐者又
或壺漿載道半取其直以諱嗟而來者殫而狼籍者糶
之疫者扶之自元夕迄七月晦全活萬萬計而冊中庚
辰首載捐銀糴賑劉司空募銀三百四十七兩合官出
俸銀紳士民助銀共得八百五十七兩四錢分稽山東
仰東陶西陶中望下望都泗朝東坊爲東南區石同西
府永昌西大安寧東大坊爲東北區上望坊爲西南區
東府坊爲中區發糴米二百八十三石一斗捐米一百
八十七石七斗八升賑饑民四千二百二十九口口一
斗而下紳士民分坊平糴米三千一百二十八石四斗

石減三錢發糴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口紳生本戶平
糴米五百六十八石二斗石減四錢口不計諸紳發行
銀一千一百兩糴米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七升石減三
錢分坊平糴給票坊民某紋銀若干該米若干一升至
一斗止口不計司區者爲王毓芝張名翰祁鴻孫謝龍
震等監糴者爲趙甸王毓著秦弘祐陳誠怵王兆修等
鄉都發簿見里一都至三十三都勸捐米七百三十石
一斗三升賑饑民九千八百八口報自司賑票編號數
將本都圖米數均給票填某若干口支米若干赴公所
挨次對册親領是年子有題張氏賑册文明年辛巳元
正好人乘甚雪集衆闖民家剽米當事請子議懲亂後
行賑祁侍御造諸生門請司事

縣繼之有贖云萬姓羣
黎生死攸係此之功德

不比尋常語

城內縣五區仍分坊設廠

內永昌東西二隅東府內外二區凡十八

欄以

會邑司坊爲王毓芝董瑞生張暉陳誠忭倪元攢

陳樹勛王兆修商章祖王自超張名翰倪會覃等自正月十五日始至八月十五日止出常平倉穀六百四十六石四斗八升九合官米并官銀糴米四百八十三石四斗一升九合銀一百六十兩抽官販商販台溫米羨四百六十六石九升三合捐米有義輸者有貲厚者二有田多者有買蓄者二千一百一石六斗八升六合銀六兩四錢給上次饑民二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口穀口五升三合米一百三十日作六次一百十四日四次百三日六次九十五日八次九十二日三次八十二日七次四次八十日五次四次七十九日六次七十八日四次七十七日七十四日

六次七十日五次六十七日六次六十日五十五日三
次日同穀內二十餘石除老疾仍給粥米餘令捕蝗以
斗易升銀助貧生藥局及下鄉公費粥須潔須熟須溫
人給一大碗辰巳二時持所給籌至厰婦人就厰旁別
室各以序官米或佐以捐米五十日四月九日至七月
終令寺僧荷擔賑流移行乞私米二百七日一百九十
日百日有雙日煮者有自認日期不限米一百八日五
十日者有自賑不以聞者有將米代粥送貧生孤寡者
有及外方貧戶者流移者有西大義戶出米五十石石
減五錢自一升而一斗正月至六月而盡發本坊五百
一十五口者其各厰口或仍原冊或核增及減又畫鄉
爲東西南北中五區其三十三都共一百七圖總理爲

徐廷玠董瑞生謝龍震王鯤祁鴻孫陳剛等推匾中陶

履卓謝穀輩分任之設廠九十三所

或社廟或寺院或祠堂

齋官

米三百五十九石五斗五鄉捐米二千五百二石五升
給饑民二萬三千八百九十八口合鄉坊共五萬二千
二百四十二口山陰例之不下十餘萬口子所謂踵庚
辰法也邑侯序云賴地方鄉達大老時借前籌先聲鼓
義是子實主之而同袍文學者民善士乃分方拯濟焉
故子有冠篇之作宜綜括入譜丙子始以誠意已未發
之說示學者註作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爲性
心之所以爲心也無靜下少神也二字爲性下少也字
及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十字與學言同誤有乖宗
旨宜改正癸未十一月婁東張受先采來問學有答問

宜補註至錄遺總宜訂入譜註不必如范文正譜後之
補遺遺事明道狀外之門人朋友敘述及遺事也文有
宜登大略者有宜止載題者宜酌擇甲申五月己丑門
人蒼黃告變者瑞生也宜載名譜載是月十日起復原
官按邸抄屬八日又載會推冢宰吏部疏舉先生已而
枚卜閣員吏部亦列先生名以請俱置不用按邸抄三
日監國四日署吏部尚書事兵部尚書史可法傳單約
諸臣會推吏部尚書以在任南京戶部尚書掌都察院
事張慎言爲正以子爲陪點用慎言五日慎言傳旨會
推閣員諸大臣推可法高弘圖姜曰廣七日慎言復同
九卿會推曰廣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徐汧未見子名宜
加訂又載九月三日疏糾新除少司馬阮大鍼宜作兵

部右侍郎又載是月十一日拜疏辭註云自先生行而

內閣高弘圖姜曰廣太宰徐石麟蘇撫祁彪佳給事章

正宸熊汝霖陳子龍後先去位按邸抄曰廣以九日告

歸行在十五日子出都門在十六日大鉞即於十一日

謝恩乙酉閏六月丙戌起幅巾葛袍戊子卒有殉難日紀多人譜

中暉氏作丁酉庚子譌宜註明日紀存者止子又自號

秦望望中山人見大學還山主人見慟讀易小子見古

義山陰廢士見陳司宜註入朱子行五小名沈郎小字

子以行並官階地域宜從當時又稱謂子於道統錄大

儒稱先生諸儒稱公朱子稱秦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

稱王文正或稱爵如稱王荆公無爵稱官如稱范太史

門人近世前輩如之無官稱字如張思叔或兼以號如

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呂某奸邪

直書姓名如章惇稱考嘗曰先君子韋齋先生○壬子

稱節日公曰吾父龍山先生稱高忠憲公有曰高存之見詩稱門人或

以先生與宗人札有自稱行者見書戊寅冬令從學止稱

後輩於朱少師自稱姍弟長孺自稱友弟宜核共世始

標某姓公下稱名字號諡地作小註內閣名公一名後

稱地或稱諡官及號宜酌此類似容稍訂今定爲卷之

四十朱子韓文公考公年譜洪興祖作增考年譜方崧

誤洪方以貞元十四年從董公晉平汴州誤要當以公

之自言及李綱行狀皇甫湜墓志神道碑爲正朔湜皆

從公遊者文見於集者不復載其新史河南令說洛陽

合年誤洪以論錢重物無狀作元和七年誤李漢謂政

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繪詰一年唯後集有崔羣戶部

侍郎制一首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而淮西事宜

固爲失之神道碑語有不可曉者如方鎮反一段是也

神道碑命喪葬如禮俗習一無污我一段講不載墓誌

知人罪非我計朱子謂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神道

碑復爲兵部侍郎當作更字○按文公修武人行狀曰

昌黎人公亦自稱昌黎墓誌銘不言鄉里劉昫舊唐書

昌黎人歐宋新唐書曰鄧州南陽人誤加鄧州二字也

一全書外有哀纂錄本作廣錄一曰明道統錄錄首宋先生藏

考明儒未有錄本一曰方遜志先生正學文輯三卷一

曰王陽明先生傳信錄三卷王子嘗欲將聖人緊要語發揮作一書取零碎文字

燒之而未果茲錄似一曰古小學集記九卷禮學樂學

射學擬合入道統錄一曰古小學通記四編政本一

統。子自謂有未盡處一曰古小學通記四編編問官

二編入官三編一曰金鑑錄七卷祖鑑卷一近鑑卷二

王鑑卷六帝鑑卷一曰廣鄉書一曰鄉約小相編譜云

七屬子增續本一曰廣鄉書一曰鄉約小相編視保

民訓要一曰憲綱規條二卷一曰人譜雜記四卷以上

更詳明一曰憲綱規條二卷一曰人譜雜記四卷各自

成編與朱子集尚書譜序孝經刊誤卦爻象象說諸種

入雜著王子書大學或問五經臆說朱子晚年定論入

續編附傳習錄異然一曰水澄劉氏家譜六冊錢本存

多無定本嗣當詳訂一曰水澄劉氏家譜六冊祠其公

移義田權輿說芳齋公三世家乘跋外有孝義傳芳附

義役記事明德淵源錄世澤編大家紀家禮續置祠田

始末世德錄表貞錄司馬公祀典菱山葬記京兆
公實錄宜訂入。錄本世德表貞二錄附年譜

一哀纂外有討次一尚書佚一作逸經出大戴禮曰夏小

正附月曰丹書一儀禮佚經出大小戴曰奔喪年譜首

奔喪次曰投壺曰公冠曰明堂曰諸侯毀廟曰諸侯遷

明堂下一有合原經十一儀禮佚傳除檀弓禮運經解哀

廟七篇差次篇目字一儀禮佚傳公問燕居開居表記

儒行曾子問凡係夫子之言還家語曰冠義附深衣年

及曲禮等篇另見外分二十三篇曰飲義年譜作鄉曰射

考曰昏義曰士相見義補原父曰飲義年譜作鄉曰射

義年譜次曰燕義曰饗義郊特牲錯簡曰朝事聘義附

義燕義下曰喪記三篇曰喪義四篇曰祭法曰祭

義三篇曰禮本即禮曰禮器曰禮坊年譜註附曰樂記

附鐘呂考一篇。按朱子所編儀禮條目一儀禮附記

士相見禮曰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曰鄉射禮射義附曰

日燕禮燕義附曰大射禮曰聘禮聘義附曰公食大夫

日燕禮燕義附曰大射禮曰聘禮聘義附曰公食大夫

禮曰親禮一儀禮附記下篇曰喪服喪服小記太常服
 問問傳附曰士喪禮曰既夕禮曰士虞禮喪大記奔喪
 問喪曾子問檀弓附曰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朱
 子語錄有問答數條云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昏禮以至燕射皆然只上相
 見禮卻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又云儀禮
 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
 小朝聘燕享之禮儀禮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
 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無
 入頭處欲將周禮中諸經史雜書逐項作一總脈卻以禮
 記附又於禮記外取諸經史雜傳此箇文字又於禮者附
 本經下又云樂記是古來流傳此箇文字又於禮者附
 楊復作儀禮圖其自序云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
 黎亦云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
 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
 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而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
 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
 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無其最夫者如朝宗會遇
 大饗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嚴陵趙彥肅嘗作
 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
 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蓋儀禮元未得冠昏圖及堂室
 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
 也釐為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
 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

按子詞次儀禮目錄似一家語正集凡三十曰相魯曰

王言曰大昏曰問禮曰五儀曰三恕曰好生曰觀周曰

賢君曰辨政年譜作正曰六本曰辨物年譜入附集致思下曰顏回曰

子路初見曰入官曰困誓曰五帝曰執轡曰本命曰論

禮曰觀射曰郊問曰五刑曰刑政曰禮運曰冠頌曰廟

制年譜下有辨樂曰問玉曰正論曰子夏問本冠名曰子貢問

冠名曰公西赤問冠名曰曾子問記中夫子之言戴氏

如郊問廟祀等一家語補集凡二曰表記曰雜記雜取

孔叢子等書年譜說一家語外集卽大戴記餘凡六篇

苑下有韓詩外傳字一家語外集朱子謂大戴禮好處

被小戴摘作禮記尚有零碎好曰千乘曰四代曰虞德

曰誥志曰小辨年譜作少辨曰少閒一家語附集凡十

解年譜次此曰屈節曰本始終年譜下有曰五帝德曰帝

系年譜作曰官人年譜作曰七十二弟子曰弟子行曰

明堂位禮年譜作保傅餘簡還買誼勸學還荀子一下有毛

詩逸傳一篇一古學經初作記曰小學曲禮第一少儀

日縮衣字深衣第六篇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附曰大學戴記古本

少儀投壺歸儀佚經深衣祭法附曰大學戴記古本

類傳月令附尚書佚經深衣祭法附曰大學戴記古本

章學記上文王世子合大戴學記下原學記序十三經

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大傳註云與喪

小記誤處多當釐正樂記七篇為一類中庸表記入家語附集

尼燕居坊記類今禮運入家語正集禮器郊特牲大傳

學五篇為一類今禮運入家語正集禮器郊特牲大傳

樂記坊記入儀禮佚傳明堂位經解儒表記入家語附集

哀公問仲尼燕居還學語中庸存四書表記入家語附集

集緇衣削文王世子從學記上學而結甚清一四書曰論

託下大學從大學意畧同朱子而結甚清一四書曰論

語曾子曰曾子章何十篇為曰子思子庸曰孟子一

十三子曰董子曰文中子曰周子曰程子曰程叔子曰
張子曰朱子曰陸子曰曹子月川一無曹子作十二子曰薛子曰吳
子康齋曰胡子曰王子一史斷以上諸種原本竝止列目

錄本作雜著

一集以全書名祖二程全書也其朱子釋諸經四書外有

語類又有文集

百續集卷十一

別集

十卷名大全陽明王子

有全書分語錄文錄別錄外集續編外集本二程外書

今子以語類

不別輯

文編經術分次共爲一書餘俟再蒐

以補未備

或以續別外名之

朱子卒慶元庚申季子侍郎在有類次本爲正集王潛

齋已刻之方册存闕藩

一作泉

又有浙本詳略微有不同

閱四十五年淳祐乙巳侍郎有子門人弟子有存者建

安守王遂

實齋

請之無所獲惟劉文昌從蔡西山孫覺軒

所手錄抄掇成帙取付劉叔忠刊落其繁考訂其實成

續集並存書院又二十年咸淳乙丑通守余師魯翁季

蒐輯遺文屬黃鏞刊成別集爲大全王子全書詳王文

成公全書參訂計朱子大全成於卒後六十五年王子

全書成於薨後四十五年其類次抄掇考訂蒐輯較定

檢編徵求彙集久而後竣如此而錢氏又克紹王子之

學反復始終以訂其書今子辭世四十一禩徒從所藏

鈔本錄語及底本錄本與私抄并搜取舊人私錄零彙

一二麤爲討次其有愧於宋王之門多矣

一次輯先賢之書必資參訂歐陽公謂韓文印本多爲校

善者妄改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

之類朱子於韓文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待覽者之
自擇又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各詳著其
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於上蔡雅言時有小異著某

氏本語及某本異同悉註其下以備參考俟知言之君

子考而擇焉

朱子得上蔡語錄寫本上下二篇於胡文定公家與吳中版本吳氏本皆曾恬天隱

所記者時有小異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
下以備參考獨版本所增多有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
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詎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
目程氏而以子曰自起其辭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
以充其術輒放而絕之

文公文集自註外有考異補遺附於每卷

之後別集每篇下必注其所從得中間或注家藏注藏
錄彙見某集注此事不知何据與家傳不同此與某本
大旨不異但先後詳略有不同者疑復自刪之也此比
某本爲詳足以盡見事之曲折又某段下所係更重後

以不欲形迹當時某事之失而刪去之按某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此段疑避某節而去之恐皆不可遺也此但差詳疑某本欲刪以從簡耳某本有之而此本無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論而刪之也某本在某段前在某段後此本無合次某類以有後某篇仍舊編附此所謂某公者疑指某公此本無者爲賢者諱也又注先生勾斷批云抹出批云又先生批云又此段注字係先生批者後見先生又云上下疑有闕文此有闕文又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按總目某處當有某一條今缺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某字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詳之有註某下一本有某字一本無某字舊錄無某字一本作某字補遺則

云某條內某句某字註下一本有某句有某字餘倣此
註下有問云某句某字註答云某句某字考異則云某
句某字註上一作某句作某字餘倣此又註此下一有
云云某句之某字恐當作某字亦作某字某處之某字
一本空某字下一本空一字疑是某字恐當云某句某
字如用某字此語太略此一節當刪去王子全書詳見
參訂朱王二集蒐訂不易如此保無尚有韓文蔡錄之
失乎茲劉子抄本彼此殊語較本前後兩文寫刻又復
雜收增刪每輒任意加有零鐫散草羨字謾筆同中不
無小異歧處或緣率改媿無叔忠師魯之勤而遜緒山
念菴之識每一臨書輒爲慨邑云

一前賢書集初編之日未有無偶佚者無闕文者一程有

外書十二篇

朱子有續別集方遜志先生有遺集王子有

續編朱子奏狀有注第一狀闕者釋氏論節次差公吏

收糴并撥錢下賑糴場奏乞推賞賑濟上戶等篇中多

空字版本尚存文信國詩文多易本字

惟吳淵穎等集不諱

遜志

先生集空處尤多今子雖去世不遠底本多於錄本如

學言會錄之類確於錄本如人譜奏疏之類它若書序

要篇俱備餘更蒐討中有闕篇闕字亦俟採補總不敢

妄改竄入一字

一訂書亦有從刪者程子誠仁朱子謂乃地位高者之事

近思錄遺之朱子集有云此條疑以不急而刪去此段

恐嫌於誇而去之王子書錢氏取少年未定之論應酬

諸作刪而去之自辛巳以後釐爲正錄已前間採外集

而不全錄既而伏讀遺文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
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言近指遠又錢氏
云今所去取卽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
也茲劉子語類學言三卷文編書上下或擬刪去一二
再閱似宜備存復爲收入

一改竄之失

昔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
竄易至朱子序次有倫去取精密學者始有

從定意主牽湊詞多舛複吐論之人胸臆貫穿句字推蕩

有不必言言照應屑屑嵌填者改則刻劃覲貼神氣已
傷乖而旨趣復窒如答董生心意十問之第四條底云
心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近之上既有已
發字故下但言近之且近之字法甚活而改之則云多
從已發重出而又死煞矣底又云正之爲義如云方

登子全書 卷之三
正正有倫有脊與中字不同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也借
中字以通解正字心字對事字非對意字也而改之則
云與誠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
末以之本也此條底答問意心本體流行之分然前有
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之句至末纔收卽謂心爲用
意爲體亦得此處不應遽作誠以體言正以用言語而
將他處由末之本插入又底云中庸言中和正字近和
字又周子曰定之以仁義中正此中正二字從中和化
出來將和字參合正字義自圓活卻又婉切而改之則
云中卽誠和近正中爲天下之大本誠爲正本也何等
硬直先賢之書不可輕改若此他可類推憶子辭世後
有持子書欲爲更定句字者商於埽雲徐氏埽雲曰如

此則是君之書非先生之書矣信然哉黎洲氏致札云
先師文集曾訂正抄完否發刻亦有端緒否當日陽明
文錄其弟子皆天下之才營之十年而後成今老兄以
一人之力從幾番淆亂之後復其真本有功於師門也
大矣瑞生實有媿於斯言○編訂前人書須洞見前人
旨趣功力先後本末以爲條理次序此不必同彼今不
必同古也而鵲突皮傳者借他人之標目以爲位置葫
蘆傀儡真形全失矣前人自有規則不煩救正也前人
各有作用不煩打并也直是未曾夢見前人耳

一子於宋後儒者契濂溪明道二子每舉主靜立人極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語爲的他則析微剖異殆無剩義而
意者心之所存喜怒哀樂爲四德太極卽陰陽氣外無

理氣質外無理義存養外無省察總是揭主靜立極一原無間之義以此窺子庶不河漢

一子一生惟忠孝兩字言及君父肝心如揭炙子者何異親見曾閔龍比請讀其書

一子少受學於章南洲先生云古易鈔義本十四五時口授二十六癸卯三月師事許敬菴先生於德清同門者爲長孺丁氏恭定馮氏而次年甲辰三月赴京又明年五月至自京而先生已卒計三年中止二十六月又去家十五年而存理過欲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語終身守之朱子由延平直接程子而二程子五十四歲侍春陵後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稟承固不在多也

一學至於子自有儒者來外氏之染殆淨其句字間如公

案衣鉢光明藏頭出頭沒等語歷來涉筆者詞吻相尋而然非有所滯也

一文章義無別指而體有殊勢明允不能詩永叔不工賦子固少游詩如辭趙儕鶴欲廢四六而子無不備美又每轉必出每剝必入論者追擬漢唐大手宋後弗逮也

按朱子二十許便慕效南豐之文王子論學諸書學記尊經閣記辭爵軍功諸疏追配入家

一文公大版本半幅十二行二十二字文成全書直隸

本九行十九字浙本中有十八字者直隸本雙篋浙本有單篋者有全書

卷之若干或闕之字至二十或間以廿四十一或間以四二或真或俗兩本互見浙本所蒼漢墮莖發則直隸大寸浙七分茲倣序大全之蘇公信省約版紙之

意行字並同而縱復縮十之一如宋版之式○注有分行有單行分行一式前儘勻寫末寫單行有末亦儘勻

平對著

一 仲升惲氏

倣高忠憲公朱子節要○安西山有劉子節
蔡氏孫模輯朱子書爲續近思錄

要之刻詒瑞生瑞生札謝之

并寄寓藁

仲升復札曰先師爲

明季二大儒之一顧自人譜外海內竟不知先生有何
著述節要一書弟實刳心焉先生之言道也微言本於
見獨精義出諸覺中正可與明高子朱五子分道而合
尼山之轍今節要中所載自言事外皆是矣間有由功
夫嚴密而進遂欲以能進者爲主人恐不足以定先師
之案是以一字一句必衡之量之進之退之以求得當
先生之心持此自信不疑不敢求知於今天下以俟後
世之子雲不圖當吾世得吾道兄而近出同門不惟弟
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且幸先師之道猶在人心也三

復寓橐大氏多明道之篇要其妙乃在以見地行文而不見迹以見地行文道兄所以操其勝於今文章之外也不見其迹道兄所以勝今之執見行文者也今之爲文者家握靈蛇至於言道則餽餽其句餽餽其辭且曰非此餽餽餽餽之物更有何者可以言道鄙哉陋哉其狡者則一切峻其閑而避之惟恐不遠其弊於今爲尤甚今之稍不真見地者目朝雲漢至於爲文輒出青杉栢子以佐機鋒不自知非且曰道非此不顯於是識者痛斥其非而道亦因之亦淆亂於其際弟所以讀寓稿明曰濯心一讀一擊節不自知其傾倒之至也邛公道兄吳門執別竟成千古其令叔耕巖先生尤東南所倚爲師表竟先邛公奄逝江南老成凋落殆盡知道兄聞之

當亦同其慨歎又札曰當今名碩指不多屈東邁錢江則惟先生恨道遠衰頽無緣相聚傾倒徒增悵邑耳又

札曰知貴郡復舉學會同人相講有興起之機瑞生守

知之訓不與講席一日履思秦氏弟何菊承顯語瑞生

日君幸無忘先兄履思之言問何言何菊曰昔君初侍

劉子時人皆以名推二王金如朝式大舍谷也先兄獨

日將來能擔荷此事者必此人也會君一劉氏與何菊

居岳山乃尋洽然四日之會於此奠夫張氏璧雲趙氏

期必至已與奠夫輪集友人家梨洲亦時至嘗於奠夫

宅舉舜其大孝章瑞生有性靈即舜語奠夫日向謂聖

學將絕今日方知有人陳汝礪曰今日之會即當日劉

陶二先生所言不過如此吳君雙世道人心至今日而

益不可問聖學一綫山陰遺緒岌岌有將墜之憂吾輩

百方撈摭後起而能肩斯任者尚未見其人弟二十年

來在敝邑略爲倡興大約虛聲附和者接踵實心求道

者寥寥每思越中先師遺風猶在儼然沫泗也又得吾

董先生諸君相爲激揚必有開風而興者幸益努力汲引後生振起絕學挽回世道人心真今日第一事也當日同心屈指無幾弟又在遠未識桑榆垂盡尚能相聚一堂得聞教益以疑義相咨否耳同門友弟某載頓首

○梨洲黃氏有劉子學案之刻屬瑞生序序曰先師劉子自崇禎丙子在京日始訂誠意之旨以示人謂意者心之所存戊寅瑞生侍師親承音旨時聞者謂與朱子王子不符起而爭之其問答之語往復之書備載全書瑞生心識是說未敢有所可否一時門人後學亦未有會之者先師沒後梨洲黃子特闡其義見於序牘余亦不敢出一詞以應逮先師辭世三十八年得一菴王氏棟遺集內有會語及誠意問答云自身之主宰言謂之

心自心之主宰言謂之意謂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若以爲心之發動便屬流行與先師之旨脗合蓋先師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又格致者誠意之功夫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功夫海忠介瑞嘗曰功在格致道在誠正一菴屬泰州門人夙稟良知之教者而特揭意旨以示惜聞者之徒守舊說而不能深求其在我博考於諸儒漫然疑先師之說而不知前此已有不謀而同焉而先師爲特悉是卽周子主靜立人極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標尼山秘旨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自先儒以來未有盛於劉子也先師之學備在全書而其規程形於人譜采輯備於道統錄綱宗見於宗要諸若學言論學諸書原旨證學雜解論語

學案讀易圖說大學參疑古易鈔儀禮經傳種種莫非
此旨而學者顧無真詣援而他附黃子於生平所得合
之全書精討而約收之總以標挈斯旨此真先師不絕
之微言也先師序宗要語曰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
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傳在是卽數子之書不
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黃子纂先師學案成謂
瑞生曰讀其言如金聲玉振八音迭奏未嘗少有間敢
謂先師親傳在是卽先師之書不盡於是而先師之學
已盡於是蓋學無二致故言無二致也勉齋狀朱子有
言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所謂得統之
正能使斯道章章者止一二人而周程張子起孔孟後

千有餘年朱子起周程張子後未及百年先師起朱子後四百餘年蓋自唐虞執中之統馴至成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昭晰呈露已屬先師黃子既嘗取其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道統之著者述之而又撮其遺編會於一旨以此守先以此待後黃子之有功於師門也蓋不在勉齋下矣世有願學先師者其於此攷衷焉。按二子俱纂刻子書一則依類成編一則提綱舉要雖時全本未出然竝得與參末論識此以見不爲師門所棄如此

劉子全書抄述

山陰後學杜春生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一

門人董 瑒編

語類一 人譜

自序

友人示予以袁了凡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爲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於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於了生死

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

大抵從

從字舊鈔遺

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

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

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

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

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之意著人

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功課而紀過格終焉言過

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於是

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

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

序而傳之書

崇禎甲戌秋八月閏吉巖山長者劉宗周書

人譜正篇

人極圖



卽太極



圖左畔



卽太極

圖右畔



按此第二第三圖卽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然分而爲二自有別解且左右互易學者詳之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卽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卽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卽下蟠之地而萬物

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入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之學也君子存之卽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

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篇二

證人要旨

○

無極太極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皆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卽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

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
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
立之中而新本有自知
自慊四字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
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新
本
作衆惡
之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
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
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
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
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
不善隨之動而動矣轉一念下
新本作偶著一念
因而過矣卒流於
惡者有之是以

君子有慎動

新本作獨

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

心之物則嗜慾忿懣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

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一加提醒不使復流於過

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

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推山

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

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

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

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推山填壑之象豈知人

新本人字

作最初之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

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肯卽是懲之窒之時

新本有當下提

醒四字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已

可不費下新本作何等省力至此幾雖已動易曰知幾

而仍不失其先見之吉正知幾最得力處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新本有此與幾善惡之說不同學者詳之句

◎無靜三日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誠於

中者形於外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新本有賦形有定四字

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

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

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

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

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

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

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⑤

五行
攸敘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

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

致力新本作謹

凜下有隨分體常句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

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

新本作精純

慥慥君子

新本作敦篤

以無

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嘗懷不盡之心而黽黽以從事焉庶幾其道

於責乎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繇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

新本無痛癢然而四字承一備字

其間有一處缺陷便

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

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卽腹心之痛故君子言
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
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
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吉祥之
地正是不廢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
中花畧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
履過今學者下新本作然非逐事簡點只爲圓滿此獨
體如是學以慎獨方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體段
之一反身而自得之不假外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
付極也

○其要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

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

新本有聖人一生用心全在這

裏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卽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卽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箇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譜續篇三

紀過格

○物先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
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
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
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
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無妄之後誠與
僞對妄乃生僞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
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
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動而

有動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

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

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憂讒畏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坐妻子

作惡

多坐疎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來一過積二過○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於此斯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三日顯過九容主之

有靜

箕踞

交股

大交小交

趨

蹶

以上足容

擎拳

攘臂

高卑任意

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

視非禮

以上目容

貌言

易言

煩言

以上口容

高聲

謔

笑

詈罵

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

搖首

側耳

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闕

以上立容

令色

遠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過
積三過○九容之地卽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有七

種情狀伏在裏許今姑言其畧如箕踞喜也會箕踞

怒也會箕踞

新本有如交股喜也會交股怒也會交股

其他可以類推

⊗

五行不殺

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失

權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新本作私

貨財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致謹

讀禮不慎

衣服飲食居處

停喪

新本多不葬二字

祭祀

不敬

失齋失戒不備物

繼述無聞

忌日不哀

飲酒茹葷

事伯叔父

毋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類皆坐爲人子者其爲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

考校筮仕

遷轉

欺君

貨位

不謹

罷軟

貪

酷 傲

速化

宜成欺君

因寵

不謹

罷軟

貪

酷 傲

上官 陵下位 居鄉把持官府 囑托公事 遲完

國課 脫漏差徭 擅議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

事美惡 縱子弟出入衙門 誣告 以上君臣類

交警不時 聽婦言 反目 新本多夫妻二字 帷薄不謹 如縱婦女

入府燒香之類○新木多看燈看戲四字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踰

闕 以上夫婦類皆坐爲人夫者其爲婦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飲凌競 語次先舉 出

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蚤年分

爨 侵公產 異母相嫌 閨牆 外訴 聽妻子離

間 貧富相形 久疎動定 疎視猶子 遇族兄弟

於途不讓行 遇族尊長於途不起居 以上長幼類皆

坐爲人幼者其爲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遊談 流

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爲人師 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仍坐前微隱顯三

過來一過積四過○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見如

高聲一語以之事故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

可以類推爲是 新本爲是字作諸過皆自四字 心上生出來者

物極不極 五日叢過百行之主之

游夢 戲動 謾語 嫌疑 造次 乘危 繇徑

好閒 博 弈 流連花石 好古玩 好書畫 牀

第私言 蚤眠宴起 晝處內室 狎使婢女 挾妓

新本作

扶娼妓

俊僕

新本作

畜優人

觀戲場 行不避婦女

暑月袒

科跣

衣冠異製

懷居

居處 輿馬 饗

澹 憎食

縱飲

深夜飲

市飲

新本作

輕赴人席

宴會侈靡

輕諾

輕假

我假

輕施

與人期爽約

多取

濫受

居閒爲利

獻媚當途

躁進 交

易不公

虧小經紀一文二文以上及買田產短價

拾遺不還

持籌 田宅

方圓

嫁娶侈靡

誅求親故

窮追遠年債負 違

例取息

謀風水

有恩不報

拒人乞貸 遇事不

行方便

如掛難解紛勸善阻惡之類

橫逆相報

宿怨

武斷鄉曲

設誓

罵詈

新本作

習市語

稱綽號

造歌謠

傳流言

稱人惡

暴人陰事

面訐

新本多 譏議前

輩

新本作

終訟

主訟

失盜窮治

捐棄故舊

疎九族 薄三黨 欺鄉里 侮隣佑 慢流寓

虐使僕僮 欺陵寒賤 擠無告 遇死喪不恤 見

器不掩 特殺 食耕牛野禽 殺起蟄 無故拔一

草折一木 暴殄天物 褻瀆神社 呵風怨雨 棄

毀文字 雌黃經傳 讀書無序 作字潦草 輕刻

詩文 近方士 禱賽 主剝菴院 拜僧尼 假道

學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畧以百爲則故曰叢仍坐前微隱顯大四過來一過積五過○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一關而綱紀之以色食財氣終之以學而畔道者大抵皆從五倫不敘生來

○迷 復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

崇門 微過成過日微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閣一時

妖門 隱過成過日隱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閣二時

戾門 顯過成過日顯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閣三時

獸門 大過成過日大惡用大訟法解之閉閣終日

賊門 叢過成過日叢惡輕者用小訟重者大訟解之閉

閣如前

聖域 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一一進以訟法立登

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雖
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
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
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何曰說在

孟子訓惡人齋沐矣且既已如此又恁地去可奈何
正恐直是不繇人不如此不得

訟過法 卽靜坐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座子於下 新本無布一八

字方會平且以後一躬就坐交跌齊手屏息正容正儼

威間鑒臨有赫 正儼威二句新本作匪聞斯聞匪覩斯覩祇祇栗栗如對上帝如臨師保句

呈我宿疚炳如也乃進而勅之 新本作因而內自訟 曰爾固儼然

人耳一朝跌足 新本有墮落千似四字 乃獸乃禽種種墮落 新本無此

字嗟何及矣應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視皆作

如是言應曰唯唯於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

若身親三木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

勅之 勅之新本作內自訟 曰莫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 新本有復出十

日十手證佐皆作如是言頃之一綫

新本無此四字

清明之氣

又應曰否否於是二十字

若向新本以復字承來字

徐徐來若向太虛

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

下作覺此心浩然與天地同流

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真一真自

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真面目也

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

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閣終日

或咎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

坐法也靜坐非學乎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後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禪入定蓋借以補小學一段

求放心工夫旨哉言乎然則靜坐豈一無事事近高

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一是撒手懸崖伎倆其一是一

小心著地伎倆而公終以後說爲正今儒者談學每言存養省察又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却教何處分動靜無思無爲靜乎應事接物動乎雖無思無爲而此心嘗止者自然嘗運雖應事接物而此心嘗運者自然嘗止其嘗運者卽省察之實地而其嘗止者卽存養之真機總是一時小心著地工夫故存養省察二者不可截然分爲兩事而并不可以動靜分也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今爲鈍根設法請先爲其奴者得談過法然此外亦別無所謂涵養一門矣故仍存其說而不廢因補注曰靜坐法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何過之

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言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却亥遷真之路而工夫喫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真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卽顏氏之克己

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箇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王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

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而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嘗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嘗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讎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

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如此反覆推勘討箇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於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轉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知之

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真知有嘗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真知嘗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真知如明鏡當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絲嘗知而進於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於意而意誠致之於心而心正致之於身而身修致之於家而家齊致之於國而國治致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

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卽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
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
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
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
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
了不自知尚於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
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爲賢
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
以致知爲要也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
簡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
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到新本無到字亦可
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夫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

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勵

按人譜作於甲戌重訂於丁丑而是譜則乙酉五月
之絕筆也一句一字皆經再三參訂而成向吳翬
初刻於湖鮑長儒再刻於杭俱舊本也讀者辨諸無
負先君子臨歧苦心己丑孟秋不孝男洵百拜謹識

劉子全書卷之一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二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二

讀易圖說

崇禎癸未正月

自序

余嘗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而得易道焉盈天地間皆易也盈天地間之易皆人也人外無易故人外無極人極立而天之所以爲天此易此極也地之所以爲地此易此極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易有太極三極一極也人之所以爲人心之所以爲心也惟人心之妙無所不至而不可以圖像求故聖學之妙亦無所不至而不可以思議入學者苟能讀易而見吾心焉盈天地間皆心也任取一法以求之安往而非學乎因再述諸圖而復

衍其說於後以補前說之未盡總題之曰讀易圖說誠亦
自媿瞥見矣殆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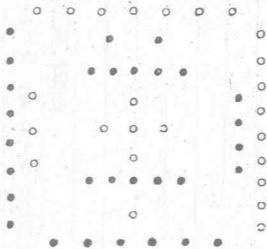
新本
是作此

發軔焉庶存跬步之一跌云

圖

河

卷二 漢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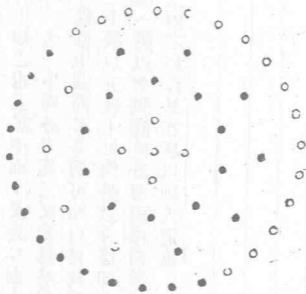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河圖擬圖

河圖

卷二 黃易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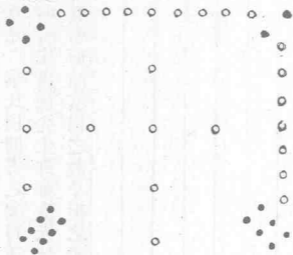
三



河圖象天者也天道圓故圖亦體圓以象天之圓則以
中數之五十知之也五居中而十環於外則十必合爲
一體使仍一上一下而分之爲二又安見其爲十乎今
故規之而從圓中圓而外亦圓可知以見其爲天圓之
象蓋圖之中數以五統十妙陰陽以合德卽太極之象
由是一陰一陽以次規圓於外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備
矣故聖人因之以作易亦所以訓天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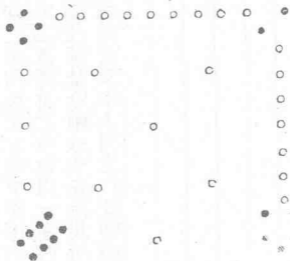
書

洛



朱子曰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爲肩六八爲足○蔡氏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
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
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洛書圖



句

卷之三 讀易圖說

五

雜書象地者也地道方故書亦體方以象地之方則以四維之周方知之也四維既方則中安得不本之而方以見其爲地方之象蓋書之中數以一守四體中正以無違卽皇極之象繇是分剛分柔各指其所以矩方而五行五事之類蘊焉故聖人因之以敘疇亦所以訓地道也

圖一



此人心妙有之象爲河雒總圖中一點變化無方子曰
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
無形有理益滯於無矣今請爲太極起廢而表是圖其
爲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與雖然
滯於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佛氏亦有是圖然其中
一點仍作空解意實不同余嘗有詩譏之曰偶圈圓相
形容得纔點些兒面目肥亦就彼家言也

圖二

易圖說

卷二 廣易圖說

六



此人心全體太極之象渾然一氣之中而周流不息二儀分焉陽生於右陽根陰也陰生於左陰根陽也陰陽相生禪代不窮四氣行於其間矣又分之而爲八爲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至於無窮皆一氣之變化也而理在其中矣○此具河圖之象圖左方自北而東陽在內而陰處其外右方自南而西陰在內而陽處其外其中陰陽相薄處卽五十之居中



此入心中以陽統陰之象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而陰陽分非謂分一氣以爲陰分一氣以爲陽也一氣也而來而伸者陽也往而屈者陰也來則必往伸則必屈總一陽之變化也故盈天地間陽嘗爲主而陰以輔之陰不得與陽擬也明矣是故陽生於子在純陰之中而左旋以極於午陰生於午在純陽之中而右旋以極於子其分既已如此矣又合而觀之陽嘗居中孕之以陰陰嘗居外統之以陽尤著扶陽抑陰之效焉○此具雜書之象書陽饒陰乏陽生於中又旋外以統陰

卽邵子所謂月窟天

圖四



此人心中心參天兩地之象易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此參兩之說也而豈知爲人心之所自有乎以心參天心卽天以心兩地心卽地其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何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於是數焉聖人因而仰觀俯察裁之以參兩之法置一爲太極兩得地數三得天數以

三乘兩而得六畫之數此正以心參兩之事也故立卦分爻之後遂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心以至於命道義性命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借數以顯心非離心有數也卽易以明心非離心有易也然則易豈在心外乎數豈在心外乎著豈在心外乎至矣哉幽贊之爲義也故曰畫前有易予亦曰著前有數

圖五



此人心先天之象太極之體其儀於陽者有天道焉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道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其數也而數從中起天樞建焉蓋至動之中
而有不動者主乎其間所謂動之徵者也○此具河圖
之象圖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左旋而陰陽相配
五行以相生爲序五十居中有天樞之義

圖六



此人心後天之象後天者地道也地者山川土石之謂
也而精氣之上浮爲二曜爲五星此七政也天體左旋
日月五星皆右旋夫天維玄維穆耳得日月五星而後
有照臨日月五星非天也日月者五行之精也五行者

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皆地也故右旋而總圍於玄默
一氣之中故地道卽天道也盈天地之間凡屬可見可
聞者皆地道也其不可見不可聞者則天道也天道一
氣周流任運而動猶不無氣盈六日之病而終能過而
不過成造化之功者實以地道一逆分布之爲七政而
行之以漸時時有節宣之妙天道所以生生不已也左
右互旋順逆相生陽得陰遇乃成歲功故曰易逆數也
於人心何獨不然夫人心有七政焉七情是也非用逆
何以作聖○此具雒書之象書皆以陽統陰而五行相
克以右旋水一統六而居下火七統二而居右金九統
四而居上木三統八而居左土統四方而居中以陽統
陰以陰閒陽尤見陰陽相得之妙雖相克而不相害

圖七



此人心中天圓合地方之象天道圓地道方圓者運而無迹方者處而有嘗故天包乎地之外而卽入乎地之中後先一天也故天地之氣妙合無閒一體而兩分乃著生成之德○此全具雜書之象而河圖在其中

圖八



此人心四氣之象天有四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卽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卽東西南北之表義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卽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也又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

圖九



此人心具有十二辰之象天地以一中分造化而一元之運分爲乾坤散爲六子八方風氣正焉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又合以土氣之分旺四時而十二辰建焉土者汴氣也天地之合德也故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元來只是一箇

圖十



此人心六合一體之象有地道焉始於几席而極於家

國天下故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靡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圖十一



此人心萬古無窮之象有天道焉始於晷刻而極於世
運會元故曰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圖十二



此人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南北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囿於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而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人之積氣積習乎油入於麪不可復出此其不變者也孰知去人滋遠反常滋甚乎盍於易道焉思之

易衍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體人道之換而順命之理也圓首而方趾負陰而抱陽骸百骸而麗九竅以爲人乎孰主張是孰推行是無乎有乎微乎微乎其爲物不貳者乎惟一故神神故化陰陽不滯於氣方圓不囿於形以靈萬物以參天地其人乎其人乎順人而人故曰道道本然故曰性性自然故曰命吾舉而歸之曰易

右第一章

易道其本於人乎夫人載道而官莫非易也清輕而氣浮者陰與陽也重濁而質凝者柔與剛也妙合於氣質之間而一理分見者仁與義也兩儀備矣六位成矣參三才而兩之人之所以爲人也故易三之而成象六之而成變繫辭

焉而命之以成占而人道備矣

右第二章

大哉人乎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而嘗足以妙萬物之變者其惟聖人之心乎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右第三章

曷爲天下易曰心心生而已矣心生而爲陽生生爲陰生生不已爲四端爲萬善始於幾微究於廣大出入無垠超然獨存不與衆緣伍爲凡聖統宗以建天地天地是儀以類萬物萬物是宥其斯以爲天下極

右第四章

惟天有極北辰之樞惟地有極沈瀝之墟惟人有極乃背

脊背方之屋漏室西北隅至矣哉極之爲地乎在境爲自在心爲意在意爲知一作在卽知爲性一作卽爲命之依爲天之倪

右第五章

君子之學易也首證之吾心而得陰陽之大分焉神陽之爲也形陰之爲也陰所以輔陽形所以載神也神襄而見役於形則陰陽消長之勢也故君子尊心以神嘗使陽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有時入於潛而純息爲守有時悔於亢而無首得遇皆所以尊神也神尊而形爲役矣形神相抱妙合無端生生不窮推是道也可以治世泰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朱子曰道心爲主人心聽焉亦其旨與

右第六章

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此慎獨之說也至哉獨乎隱乎微乎穆穆乎不
 已者乎新本少此二句蓋曰心之所以為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
 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
 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
 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故中為天下之大本而和為
 天下之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
 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此性宗
 也

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之別名以氣而言曰喜怒哀樂

以理而言曰仁義禮智是也理非氣不著故中庸以四者指性體蔡西山氏著爲圖見新書可考

右第七章

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心嘗寂而嘗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而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卽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而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益慎獨之實功也

天左旋日月星辰右旋乃造化自然之運歷家謂七政亦左旋但行遲耳雖如此說亦可實病大道本朝高皇帝特斷其不然其見卓矣○喜怒哀者陰陽之勝氣二曜之象哀者水氣懼者中氣愛者火氣惡者金氣欲者木氣陽明子曰戒慎恐懼是本體卽此懼字○喜怒哀樂卽天之春夏秋冬喜怒哀懼愛惡欲卽天之溫涼寒燠大寒大暑笑啼嘖詈卽天之晴雨雷電春亦有燠時夏亦有涼時秋亦有電時冬亦有雷時終不可以溫涼寒燠謂卽是春夏秋冬况晴雨雷電乎今人以笑啼嘖詈當喜怒哀樂因謂有發時又有未發時分作兩際殊非中庸本旨○四氣在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卽一言一動皆備誠通處便是喜而樂誠復處便是怒而哀貞下

起元循環不已故記曰哀樂相生卽一呼一吸間亦可
理會如方呼方吸卽是喜與怒既呼既吸卽是樂與哀
如陽明歌法備春夏秋冬開口定輕微從之必重揚舒
暢後必急疾急疾後必收斂末復悠揚振起這聲氣自
然而然豈是強安排者今梨園傳奇節奏皆然陽明亦
有所本

右第八章

吾何以知體用之一原而天無先後也與哉今夫日月照
而已矣而照本無體水火燥濕而已矣而燥濕之外別無
用則天地可以類推故君子知微以知彰卽用以求體存
而不宰終日行而無轍迹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雖然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下學立心其惟誠之於思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右第九章

君子之學其始於誠乎萬物之出震也天下雷行誠之動也動而後入焉故受之以巽入而不已則致虛而明故受之以離明而不已和順於道矣故受之以坤順之至也順無乎不說故受之以兌兌而說說乃淪矣天人之際嘗貞勝矣故爲乾之戰戰乃得勞息之至也故受之以坎息乃得止止則誠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故終之以艮至於交養互發之機則天地時而定位矣山澤時而通氣矣雷風時而相薄矣水火時而不相射矣其爲物不貳又如

是夫

右第十章

怠者作之結者散之濡者燠之苦者甘之浮者沉之蕩者
止之積者藏之支離者進而君之

右第十一章

夫人心有造化焉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燠乎火說萬
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止萬物者莫盛乎艮
生萬物成萬物莫大乎乾坤八者備矣吾何以測其及物
之功哉誠動於此機通乎彼也一氣運旋之中而萬物恣
取焉生者生化者化物不得而知也物各付物吾無與焉
萬物一物也一物非物也知無物之爲物者其知神之所
爲乎

右第十二章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蓋善言心也圓以言乎其體也方以言乎其用也易以言乎體用之全也方圓者象也有尚是象者至圓出乎規至方出乎矩也規矩方圓之至也君子本一中而建極而規矩出焉存之爲好惡發之爲七情措之爲百行殺之爲三千三百一規萬規以有天下之至圓其禮爲貌言視聽其倫爲子臣弟友其行爲出處進退辭受取與其遇爲素位一矩萬矩以有天下之至方圓以體方方以用圓萬一各正大小相成以有天下之至易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子不云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右第十三章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夫孰知宇宙之所自起乎
上下四方一指而已矣往古來今一息而已矣又孰知一
指一息之所自起乎一念而已矣君子通宇宙以生心繇
一指而一席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仍一指也繇一息而
一時而日而月而歲而世運會元仍一息也知一指一息
之爲無窮無極也者可與言易矣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又曰堯舜其心至今在

右第十四章

學易有要乎曰有變爲要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
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聖人之全學也而善學者乃自知變始夫變以通乎所

窮也陽窮則亢陰窮則傷亢可言也傷不可言也是以君子有善變之功焉陽退而陰則高明柔克陰進而陽則沈潛剛克故曰學莫先於變化氣質進極而退則有過必改退極而進則見善必遷故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陽以陽進則西南得朋陰以陰退則東北喪朋故曰與善人居如芝蘭與不善人居如鮑魚知變則知象矣象也者象此者也知象則知辭與占矣

右第十五章

善乎易之言變也莫備乎鼎革矣革去故鼎取新也革之去故也革而不已爲虎之炳爲豹之蔚君子所以脫凡近而游高明者其然乎鼎之取新也新而不已爲金之融爲

玉之潤君子所以策渺修而踐成德者其然乎嗚呼不占而已矣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占曰鞶用黃牛一革而已得中色焉以視虎豹質之醜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占曰巳日之革再言革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占曰革言三就革之至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占曰改命之革革之盡也去凡以入聖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占曰未占有孚有諸中彰於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占曰君子豹變闇然日章也小人革面的然日亡也
孚不孚之辨也蓋虎炳而豹則蔚矣有收斂章光之
義焉革之成也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占曰顛趾出否先去故也得妾以子漸乃生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占曰鼎有實能取新也我仇有疾終慎所習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占曰鼎既熟矣無耳不行道未光也方雨虧悔重洗
新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形渥仍從本文

占曰覆公餗其不固也其形之渥新何如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占曰金鉉新之燦也舉耳以養中德之美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占曰玉鉉新之極也蓋金精而玉更潤矣其所利上

帝聖賢之養也

按鼎革二卦相爲反對其畫上下互易蓋去故卽取新取新乃去故也易

卦反對者凡五十
六卦正對者八卦

右第十六章

吾於易讀乾而得萬理之統焉讀坤而得萬器之統焉讀

屯而得萬類之統焉讀咸而得萬倫之統焉讀蒙而得萬性之統焉讀无妄而得萬心之統焉讀履而得萬行之統焉讀需而得萬事之統焉讀賁而得萬禮之統焉新本少此二句讀姤復十二卦而得萬化之統焉讀未濟而得萬古之統焉

右第十七章

伏羲氏之道不可得而徵矣洪濛初判沕沕穆穆探月窟躡天根鼓以雷霆潤以風雨調以四氣順以八方山川河嶽次第效靈乃一舉而得乾策再舉而得坤儀又多乎哉爲之一變一合而六十四卦相生於無窮聖人曰道在是矣吾何以語言文字爲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右第十八章

夫道不可得而名也聖人姑以一畫顯之盈天下間萬有不齊者數也而所以君之一非數也故聖人起數於二使人自悟虛體焉心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吾讀易而得主一之說焉

右第十九章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疇有皇極之說其本之大易乎易六十四卦以象教太極之體蘊於無形耳至神禹敘疇始闢之爲皇極而居中用事有君道焉善發伏羲氏之蘊者其神禹乎

右第二十章

易道之興其於連山乎天地之化無不運也而艮爲止止

而又止兼山之義也。曷止之心止之，曷又止之物各止之也。天止止而萬化貞，人止止而萬事順。三才之所以不朽也，雒書之教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夫子又取坤乾何也？盈天地皆坤也，而乾其積而超焉者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離器無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曰歸藏表坤德也，則連山之竟義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美里之際，見臣道焉。始以乾坤辨冠履也，終以既未濟徵治亂也。道在明夷，夫子繫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三爻辭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貞，臣道也。或曰：文以書演易，與

箕子之序疇同原而異用故夫子并及之新本少此句然則商周之際其大道晦明之日乎折一本大有夷不極一大明也

右第二十三章

周公之繫辭也其在居東之日乎承考志也道在家人與睽睽外也家人內也故繫家人曰無攸遂在中饋道其嘗也繫睽曰遇主於巷道其變也外而內變而不失其嘗其惟周公乎至於厥宗噬膚而喜可知也三百八十四爻大抵多危辭吉凶悔吝之辨何其諄諄乎約之以中正見貞一之道焉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右第二十四章

易道至孔子而大備矣其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是以聖人觀象而之以占得聖學焉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至六十四卦而所以之用
大備矣以有言即無言以一言綜文周之千百言者其惟
大象乎

右第二十五章

春秋之際易其在孔門乎吾道一以貫之渾然太極也求
仁之學善體元也克己復禮幾於一矣忠恕之唯得乾道
焉敬恕之示得坤道焉善學聖人者盍於此求之

右第二十六章

或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信乎曰顏子傳聖人之神者
也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不可傳易不可學同真苦心一作心行
乎迫欲就之若將失之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
孰得而擬其所至乎不傳之傳不學之學我博我約漸返

其樸乎

二句一作又孰得而擬其所至乎

右第二十七章

曾子之言誠意也其修身爲本之極則乎故子思子曰誠身孟子亦曰誠身又曰反身而誠萬古宗傳其在斯乎

右第二十八章

後千百年而得不傳之學於顏氏子者其無極之說乎從心悟者也非以解太極也若曰太極何極易非極也隨人識取耳故其後繼之曰主靜立人極

右第二十九章

程子以天理爲宗其太極之別名乎雖淵源有自而得之以研體有味哉其自言也純公可謂善發一作師門之蘊

一作心法矣

右第三十章

陸子之言本心也幾於誠明矣朱子之言主敬也幾於明誠矣

一首朱子二句次陸子二句

合而言之道在是矣

右第三十一章

又五百年而文成子出特倡良知之旨開萬古聲譽正統既明割據之雄自廢摧陷廓清厥功偉矣若夫稽古考文用垂典則是在後死哉或曰佛以覺爲性然乎曰覺非性也而覺其性之者也良知之與本覺毫釐而千里者也

右第三十二章

天春生萬物而秋以成之萬物皆致養焉風雷霜雹皆其具也非有時而殺之也其或不時焉物遂爲厲復其賞則已焉君道亦然是以王者純任德而不任刑德之不效修

之而已殷作誥而民始疑周作誓而民始叛夫誥與誓且然而況於刑乎甚矣申商之禍萬世無已時也

石第三十三章

易爲君子謀信乎曰君子自治焉而已非求以勝小人也君子以君子自治而以小人治小人則各安其分矣是故知進而又知退知存而又知亡知得而又知喪君子以一身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并知小人之爲進退存亡焉則往者有時復亂者有時治世道之所以萬古嘗存也龍德而亢焉能無窮乎漢之君子亢而小人遂化而爲賊終六朝之阨者數百年宋之君子亢而小人遂化而爲夷終金元之阨者數百年

右第三十四章

易曰潛龍勿用龍神物也又潛焉愈不可測矣是以君子善潛其神焉耳潛於聽目潛於視心潛於思思也者神之主也思而無思靜專而守之淵乎其無所一無所字用也而無不用也無思之思無視之視無聽之聽其斯以爲龍德乎

以下至旅皆用初爻

易曰艮其趾無咎趾之爲言止也動而不離乎地其止則初也君子亦慎其初而已矣視其日夜之所息而得平且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之幾焉則知所止矣知止而定焉靜焉安焉慮焉一有焉字而得焉艮趾之謂也由是進而有身所以止諸躬也徒言艮背不已玄乎

易曰履霜堅冰至周子曰幾善惡幾本善也介於善可以之惡焉猶未離乎善也有履霜之象焉本一氣之變化耳

凝而爲霜堅而爲冰忽還其本則水也知水之可以爲冰
又知冰之復可以爲水者斯進乎學矣

易曰不遠不无祇悔元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顏氏
之子猶有不善乎言不遠乎性也謂其能以性之近勝習
之遠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曰念已惡矣因而止
焉幾幾乎復焉劍之去也千里

易曰利用爲大作天地作而萬物昌聖人作而萬民康得
風雷之象焉於時爲春蟄蟲奮草木萌水泉至天子居左
个而頒政令與天下更始皆作之大者也君子之志於學
者非大作焉何以發一生之蒙吾故甚惡夫悠悠而不振
者

易曰素履往无咎子不云素位而行乎富貴一而已貧賤

之類居其三非學得其中行依乎庸其能免於戾乎故君子慎其所以履之者請三復虎尾之說

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嗚呼旅之時義大矣哉人盡旅也而仕爲甚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旅進焉旅退焉徒爲是屑屑往來之不已則賤不亦甚乎必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又度其所與卽次資斧童僕三者備而旅道幾矣是以君子致念夫始之者

易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大哉生乎百年而已乎君子曰吾何生乎生乎死乎天理乎人欲乎靜虛而動直乎起居食息必以時乎辭受取予必以介乎進而行所學退而明所志乎富貴貧賤處之齊乎天壽不貳乎庶幾君子者乎觀乎觀乎吾悠悠乎忽忽乎而庸庸乎而苟苟乎吾良心而

女德一隙無窺乎觀乎觀乎盟而不薦神道其設教乎生
乎生乎夙興夜寐死而後已矣一作乎

右第三十五章

上經首乾坤言天地之嘗而屯蒙以下多紀其變其間非
無出於人事者亦受轉於氣數者也下經首咸恒言人事
之嘗而遯臨以下多紀其變其間非無出於氣數者亦受
制於人事者也言天道者治多而亂少是故其辭易易以
事乎其天則能爲受命不爲衡命言人事者凶多而吉少
是故其辭危危以盡乎其人則能爲求福不爲倖福

右第三十六章

咸恒而下抑何多故乎甚矣君子之難進而易退也遯德
之時也明夷德之晦也蹇德之修也艮德之止也漸德之

序也。與德之入也。節德之辨也。小過德之謹也。未濟德之亨也。遯和而嚴夷聞而章。蹇藏往而知來。艮時止而時行。漸處而有嘗。與小心而無斃。節苦而甘。小過矯往而中。未濟異而能同。遯以藏用。夷以正志。蹇以有躬。艮以素位。漸以自安。與以入世。節以制行。過以累功。未濟以迄濟。易爲君子謀其在是乎。

右第三十七章

易爲卜筮設有諸子言之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未嘗言卜筮也。居則已矣。君子考動於念慮之微而得一卦之變焉。則其爲一卦之占可得而知也。考動於事爲之著而得一爻之變焉。則其爲一爻之占可得而知也。吉凶者占其所失得也。悔吝者占其所

憂虞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爻也者效此動者也。象也者像此動者也。爻以效之象以像之事爲著而念慮微也。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易爲卜筮設也。著龜云乎哉。

右第三十八章

易也者易也。乾坤易之體也。坎離易之用也。震艮巽兌易之成也。六十四卦易之盡也。莫非易也。而坎離之用爲大。兩在不測化之所以知合一無方神之所以存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九章

旨哉易之序大小過也。大過過雖大小也。小過過雖小人也。陰陽之辨也。小過小人之道也。有飛鳥之象焉。中薄而

外豐名勝實也抑而從下載載其羽乃知所止也大過君子之道也有棟撓之象焉所托之地然也其爲周公之過乎此皆易道之窮也故上經次坎離之前以示大用也下經次既未濟之前以示大幾也易言善補過有以也夫

右第四十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易之爲易乎故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始學之患其不立也繼學之患其不進也終學之患其未有成也與日俱邁孜孜而不息以千百年爲見在者其時習者乎故君子惜陰聖人積陰小人死而死已矣

右第四十一章

乾爲心坤爲身震爲意坎爲志艮爲思巽爲動離爲容兌爲言

乾爲德坤爲行震爲智坎爲仁艮爲勇巽爲孝離爲弟兌
爲慈

右第四十二章

劉子全書卷之二

蕭山後學王宗炎校刊

劉子全書

卷之二 易衍

七

劉子全書卷之三

門人董瑒編次

語類三 孔孟合璧 五子連珠

附聖學獎鑿三關

小序

先是歲丙寅寓韓山庄客有問孔孟大旨者予不敏以求仁之說告之因一一書之成帙題曰孔孟合璧又附以喫緊三關言求仁者所必有事也已而病其割裂擲之笥中久矣乃者友人偶窺及亟有當於心請曰此書頗有關係宜出以示學人予謝不敏乃復哀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麻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竝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手抄之下輒欲請政於知道者而未遑也因念舊述是編亦僅借以自備鞭策

冀有少進而質魯志荒迄今十年所一一按之坐下不免
以身作謗如子所謂侮聖人之言者近之又何止割裂經
旨已乎前車具在敝帚猶新今而後請遂從此卒業焉而
一一以謝所謗徐而讀孔孟五子之全書庶幾乎崇禎乙
亥三月葢山長劉宗周著

孔孟合璧

論語大旨 凡三十八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孔門第一傳宗誦一

者仁也仁之所以爲仁也一貫則仁也卽心而言曰忠恕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學箇甚麼說樂不愠又是何

物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爲之難卽是盡已之忠處○凡問仁皆是問仁的人不問仁的理若問仁的理只合人人告以心之德愛之理便了然不曰仁人而止曰仁何也仁者人也是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隨處見此忠恕之理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見賓承祭忠也不欲勿施怨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綱小目全副指出是孔子告顏子以一貫處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正是一貫之道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己欲立而立人是己欲達也已欲達而轉達於人人則隨處遍滿周流無間所謂仁也能近取譬恕也無忠做恕不出

孺子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仁者必覺仁無所不在故曰非有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卽仁之覺處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仁知合一之理正是一貫處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問的是爲仁只合如此說爲仁是仁的先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仁守卽守處是仁不是用仁去守那一物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打

過富貴貧賤關便見仁之實體驗處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學者當自利仁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言生有時而死生者不死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直指仁之生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又指出箇志字教人下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指出好惡二字教人下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能惡人亦是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既說欲

仁仁至又合君子小人皆了當不得何故有矣夫謂拿不定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凡言未知不知只是拿不定之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只是才如何知得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只此不是仁便可知仁

曾子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比原憲又加箇能

字愈不是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二字卽並爲且

不可況坐下乎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難處尙不是仁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愾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不佞便儘有分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子尚有未仁處只小可拿得定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孔子全不敢當

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真能傳一貫之道處上天下地

曰弘往古來今日毅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曰近仁言彷彿是樣子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反足以知仁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忠又卽是仁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日在其中

指點最微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如許言仁又記云罕言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

不尤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下學而上達是求仁

五字

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一生求仁年譜從心所欲果是何物

昔謝上蔡監西場竹木門人請講論語一日升座爲講師冕見一章講畢謂門人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學者且讀過以上一一公案方許會得上蔡意不然所謂讀盡論語只是全然不曉也

孟子大旨

凡一十八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暝眩厥疾不瘳

此孟子

第一傳宗語道一者仁也性之所以善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性之善只就心上看出便的箇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極口指點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喜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極證

聖凡同然處是教人大開眼孔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直指仁體而示人以下手之方如此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極口指點的真處此處只教人察識得便了擴充卽察識內事七篇中都是此意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又指點出

良知良能來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又指點出夜

氣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
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
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
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
類也

集義云

全要人察識擴充而精義之功尤爲喫緊他日又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是不能求只是不知求故要學要問不是不知求只是不知放故學此問此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若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教人以反求反求則知所求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與於不仁

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只是知皆擴而充之便了較

甚勝負只謂之二字便害了事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且先辨種方求箇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又指出暴棄二字爲死心人作哀辭

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于乘之家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于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劈頭

誅絕簡利字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執中

亦不是所以堯舜之道得孔子而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

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君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
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
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
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居要語然卻從知言得來若
不知得又養箇甚麼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

子之學其大者在距楊墨惡子莫而其微者在異告子并
異夷尹肢游夏具顏閔小堯舜等百王上下千古直是一
一箇戰過纔博得自心的仲尼出來一口喝破口性善進
而與當日之仲尼靚面印過來因以定厥宗而教萬世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
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是本心一條真血路打
進或曰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造到聖處

昔象山之學自謂得之孟子人有誦之者曰除了先立
乎其大者一句更無伎倆象山聞之曰然近世王文成
深契象山而曰良知二字是千聖相傳嫡骨血後人亦

容三全書 卷三
稱文成爲孟子之學夫二子皆學孟子而所得於孟子者僅如此今不知大與良在何處學者思之

愚按孔子之道大矣然其要旨不外乎求仁求仁之功只是下學而上達其所以告門弟子都是此理至孟子又推明下學之所自始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故諄諄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可謂善發聖人之蘊合而觀之孔孟之書往往此畧彼詳互相發明無一句蹈襲而其學以求仁則若合符節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之學聖人者亦仁而已矣昌黎氏曰求觀於孔子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有信孔子而不喜孟子者又有專得之孟子者聖遠言湮諸子紛紜其說卽孔孟不免作異同何以一天下之道因錄其章句

之喫緊者如右名合璧爲之頌曰

有物混兮不貳不測天地生生一脈鑄爲孔孟
論語七篇不離求仁萬古宗傳或盡人巧或本天能
剖之雙美合之渾成譬彼厯元天心子半日月同宮
坎離互換匪薄匪蝕導我羣瞽取策二三一巒全俎

五子連珠

周子

書說類凡一十則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萬

物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太極圖說是周子得統於孔孟處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卽是太極之理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歸宗求仁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本善而惡卽依而對之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分闢分其無窮分

此發明太極之理最爲簡明而聖學

之妙不言可知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汨者人欲也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止非爲誠無爲也此所謂主靜立極之學在先葆童蒙之初體而成言乎艮也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太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志伊尹學顏總是求仁之學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何處是自家

意思

程子受學於周子周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爾見周茂叔歸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

周子之學盡於太極圖說其通書一篇大抵發明主靜立極之意而宗旨不外乎求仁仁卽極也窗前春草點也意思總在箇中

程伯子

語類凡一十三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

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
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
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
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
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
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
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橫渠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故伯子答之如此○
此伯子得統於濂溪處

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卽
周子無極而太極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
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以下皆極力體貼出自家意思語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疑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放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

水也如此則人亦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生之謂性告子未嘗差惡亦是性苟子未嘗差但程子只是認得箇人生而靜者耳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分明是太極之理

觀天地生物氣象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卷之三
滿腦子是惻隱之心

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

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
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
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
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
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
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
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按朱子謂程子識仁乃
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
道而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此象山之學所自出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伯子諸語字字向自己血脈流出可謂妙悟天啟卻無一字不印過前輩來

程叔子

語類凡一十七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

性卽理也

卽伯子所謂天理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既是一箇塗轍那得萬象森然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
已今人皆先獲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情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
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程子程子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

程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蚤在說了又道恰好

著工夫也

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承當亦不得

尹彥明問於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易言敬義此卻代以致知皆

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

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

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張子

銘語類凡一十五則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幼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媿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是張子得統於濂溪處

右名訂頌程子更曰西銘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

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前輩只說理至橫渠首說箇氣見得理氣元不相離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必獨成彼自閉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

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若是人則開亦自開蔽亦自蔽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天無一物不體處即是仁無一事不在處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強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仁之難成也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若領好以用惡手勢更捷然在學者分

上只得倒做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先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便上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橫渠之學本領全在西銘而其教人則以知禮成性變

化氣質爲先大是有可持循處於此有得方是克己之學

朱子

語類凡二十則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性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

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右答張敬夫第三則。此是朱子

得統於濂溪處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這箇亦不只是氣連這軀殼亦不是軀殼

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覺便只是覺那寒覺那熱

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此箇物事以上更不容說在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此與周子主靜之說小異

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道是惻隱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先動了方有羞惡恭敬是非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譬如

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
冬時又把甚藏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
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問
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
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
可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卻冷了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
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
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惟仁者其心公溥實
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只
今便是一體猶之水然江河池沼皆是此水見水便是同

體何待尋問尋問便見得遲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那物事自是愛不是同體了方愛

觀此則西銘之說似未盡亦須參

看

知言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閤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朱子曰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也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豈俟異時見

其發於他處而後操之使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乎

程

子言識仁此又言無先識之理政爲識仁不得易言耳非

謂果可盲修瞎煉也

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惟心無對

只爲盈天地間皆心故無對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

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
安排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
究竟處也

這便是三極大中

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
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
異或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
大而樂言之而不知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
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徧卒爲無星之秤無寸
之尺而已豈不誤哉

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已下不爲害於

將來

何等苦心

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

川二

卷二

五子遺珠

臣

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便是朱子一幅小影

紫陽之學切近精實亦復展開充拓去循累而進居然孔子下學上達法門

昔人謂周子至精程子至正而予謂純公尤至醇云若張子可謂敦篤矣朱子幾於大矣論地位濂溪儘高論學術晦翁卓立天下之矩然以言乎學以求仁則五子如一轍視孔孟殆與二曜之有五緯相與後先流行以司化育者乎猗與休哉因爲之頌

孔孟旣沒諸儒崛起遞邇心極求仁而已或微或顯羣言燦燦千五百載長夜有旦或悟或修各要其實或頓或漸成功則一乃步曦馭奔軼絕塵瞠乎並後

如環之循元運終始星紀是會璧合珠連斯文未墜

劉子全書卷之三

蕭山後學湯金釗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四

門人董瑒編次

語類四 聖學喫緊三關

人已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已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規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故擬爲第一關俱學者蚤從事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是主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求是下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問然處便是天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教人急聞暇孔

附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名譽爲人

文所以載道也輪轆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

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爲人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珠玉，其重無加焉爾。貴富爲人

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

一也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

好事如

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

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要舍己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
自暴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
也言學便以道爲事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
本已失更學甚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
則一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
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
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

匠斲希不傷手也

病在爲人

竊嘗病孔孟旣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方是真爲已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

成龍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
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
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典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
然只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正書箇信不及若
信不及又如何肯奮迅發憤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
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
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
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
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話方始立得此志就此
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去大有事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

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
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總是門外漢何曾入門來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
閒人容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
書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
一二年何患不進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

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處處是在己一路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
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
得此意盡方有進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
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半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
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
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又曰譬如
煉丹須先將百十觔炭火煨一餉方可用微微火養教
成就今人未曾煨便要將微火養如何得成若不看得
在己親切如何肯爾爾

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便莫做。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身近處是已分上事。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易，至近，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不離爲己。

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

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
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卻將
功名富貴認作在己家當終身幹辦何異黎丘丈人
認非子以爲子乎若蚤見此不是自己家當便須一
腳跳出亟亟覓箇安身立命處也若業已知之而仍
不免墮落其中將奈何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
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此所謂大惑終身不解
者學者更須向不解處作解痛割一下始得立志要
矣善反亟焉因系之銘

銘曰千里之行始於跬步起腳一差燕越在戶大哉
仁乎維皇首祚不爵而尊不祿而富勳名天壤吾位
自素何與於人紛紜四驚亦有優孟動作態度儼然

叔敖生理不附色笑雖工總以人鋼孰爲在己終身
蹉過屋漏之間不聞不睹上通天載下則聖路誠以
自成道以時措識己之真俯仰今故孰非在己過者
且暮以人爲己愈求愈誤杏爾臨岐朱也卻顧

敬肆關

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
者是此所謂真己也必也主敬乎是爲學人第二關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只是敬肆之別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闕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附

周子曰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主一之謂敬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吉一而已主一

之謂敬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處一之一一即吉一之一主一則神處一則化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涵養吾一一者無欲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

冠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何事不然正是
要字好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天地

是這樣人心是這樣

敬勝百邪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
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
明卽伯子存久自明之意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
直內也怎生無所寓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若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

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躬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先生於靜字動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卽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要在腔子裏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
闕關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慤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
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須教
他有生意便不孤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
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遺其要只在慎獨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交用得著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明道先生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今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後來不知又是如何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思叔詎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容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的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

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
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爲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
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
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
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
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
樂得朋友之來

矯輕警惰終身做不了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
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
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
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
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
病則義理常勝

朱子曰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
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

又是謹喚他

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苦

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
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
守在這裏慕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兀然
處已是亡了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
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
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又曰只要此
心常自整頓醒醒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
縱耳

問敬易閒斷如何曰覺得閒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

打成一片 敬如何會斷

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
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
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
若有繫戀卻是私意雖是專一不舍然既有繫戀則必
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
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同之亦可
謂不察矣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是內外
帖然

容貌辭氣之間一學者持養得力之地

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先生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宋人有打破敬字之說如先生可謂打破者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

既說靜不如敬今又說敬不如靜

須知不是坐上作生涯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
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又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
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
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又曰人心
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
靜又曰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又
曰思慮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自見縫
罅意味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放下箇甚麼

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
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
只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最說得無病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益兼亦是
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
否黃直卿曰此間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
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
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
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
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
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
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
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
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
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如天雄附子冷的人
喫也好如要通天下人喫便不得伊川本說動見天
地之心最端的又云求中不可又以未發爲靜何也以
是羅先生直以看法當之總不得濂溪主靜之意

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
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
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於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

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卽求者便是賢心也才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處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

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

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

以上晦翁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諸語字字輕快雖後人說良知說天理何以加諸

敬之一字自是千聖相傳心法至聖門只是箇慎獨而已其後伊洛遂以爲單提口訣朱子承之發揮更無餘蘊儒門榜樣於斯爲至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系以銘

銘曰人生渺焉參靈奇偶降而庶類食息牝牡雞犬善放求卽我困哀哉人心不脛而走伊何求之耳目體口各止其所非禮勿授伊何得之得亦何有仁曰廣居義曰大道於時葆之湛然中守如臨深淵如馭索朽以時出之方寸爲紐上下四旁前後左右感而

遂通如辰逢斗三綱以維九法以阜舉而措之天人
在宥是爲聖功徹尾及首人心之幾或存或否出入
無鄉曷繫厥肘縱之成妄操之或狃二者之間庶幾
無咎曷哉小子鑒彼羣醜一敬作所永奠高厚

迷悟關

由主敬而入方能觀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
迷悟學者閱過此關而學成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生而知只是知此生學知困知

只是知此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如何做得了只有聞便了然煞不

易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心以知爲體盡其心者盡其知也知便知那性知那天然工夫須從存養來存養之極直到夭壽不貳時方是知性知天真切篤實處故曰所以立命也是謂行解俱盡

附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誠動於此幾通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思則不能通

微不審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通微微處便是幾緣

來只要曉得這些子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口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與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
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
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方是大徹大悟

程子曰學原於思

研窮至理以悟爲則

凡人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曰學者
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
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
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
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白
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

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
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古人只說

真知更穩似良知

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
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
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
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
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

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

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

爲話柄過矣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已否曰不必如此說

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一草一木之說所謂纔明彼卽曉此也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濶濶久自明快

學者先要會疑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若各自立的門庭便不是道今說窮經須如此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問行泐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件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人以料事爲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

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三爲
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
與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人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
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
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
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
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
之其本亦不是

知此則知吾儒專言敬字亦有弊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人世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狃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故有是說

謂范吳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吳之請問先生

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夢之得醒耳

醒來只是舊時人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著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貫通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不知疑者只是不現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今人都是懸想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

從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就此事反覆推尋待其融釋脫落

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學者

契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箠上說底全靠不得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駢吝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

養個甚

涵養又作第二義看來須是如此

須是於事上窮理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便錯了

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當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致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

此語在

姚江亦當首肯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這一分是最難格處

或問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躬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

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不可不察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

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方得

何事不是一事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熟則不敢志平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日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以吾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便是六經

註解之說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若

執著一邊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白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

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也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說到制度處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看來朱子實不支離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欲以鏡見鏡也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
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是安穩受用處耳
但路頭須蚤明在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先生曰通透灑
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
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
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
又不可不蚤故橫渠每說豫字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
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
不解有過當也 所謂進學在致知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
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
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
發便被氣稟物欲蔽銷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
工夫 這是致良知處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
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生全軀之
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
而後已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
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
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每事自有恰好處

稱心固爲恰

好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
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
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
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
矣直是如此易簡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
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自是快活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
底是甚物事

答呂子約曰示論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

發
卷四
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

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入枉費日力也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

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旨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耳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而說

相輪者何以異哉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謹切處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捉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太極

只爲光輝閃爍的物事原不是無極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卻有閒隔也

他本說未知生焉知死

夫子言間道引而未發至孟子言知性知天庶幾闖入堂奧然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

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良然良然或曰
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
工夫自判斷人已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
至以後體之當身一心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
乎修到方悟到悟到更無住修法若僅取當下一點
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閒已不復可恃系
之銘

銘曰終身戴天不知其高終身履地不知其遙終身
學人血肉皮毛反叩其中有知昭昭致此之知自本
及標耳聽目視手持足撈幽明死生或天或喬一以
貫之不隔絲毫是謂仁體卽悟卽修真積力久物化
滓消一滓尚存全體無交如盲取道如雲在霄行斯

習斯莫問禹堯學者覺也大夢大號夢亦覺因覺亦
夢招一夢一覺浸假而超與造物遊末路風騷

劉子全書卷之四

山陰後學孫欽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五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五 聖學宗要

引

孔孟既沒

一有越字

千餘年

一作載

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

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

又一少又字

三百餘年而得

陽明子其傑然

一少然字

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

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

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爲不孤顧後

五子書浩繁學者多不能盡讀卽讀之而於分合異同之

故亦往往囿於所見幾如泛溟渤之舟茫然四驚莫得其

歸終亦淪胥以溺而已嗚呼後世無知讀五子書者而五

子之

一少字

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則

則字

其

所關於斯文之廢興豈淺鮮乎宗周非能讀五子書者也

偶友人劉去非示我以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已發未發

說題之曰宋學宗源輒灑然有當於心爰益以識仁東銘

及已發未發全說

一作書

又合於陽明子之與程朱相發明

者二則改題曰聖學宗要蓋亦竊取去非之意云耳由今

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

傳在是即數子之書不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矣

昔朱子解太極晚年方出示人而程門高弟相從半年

方得西銘看古人不輕易讀書如此今一旦盡與拈出

得無失之草草否讀者知之昔崇禎甲戌夏日劉宗周書

濂溪周子

六極圖



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

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本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毋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日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

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唯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殺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於物又獨鍾畀之於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一作物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原稿作天地自無極說到萬物是天地之終始也聖人始終之說卽生自萬事反到無極是聖人之終始也死之說而開闢渾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

與知

一作語

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

○愚按太極圖說

其要歸之知生死何以故此佛氏所謂第一大事因緣

也但佛氏向父母未生前討分曉吾儒則向天地未生

前討分曉比佛氏因緣更

一作味

大佛氏討過分曉便以

無生爲了義吾儒討過分曉便以生生而

一無而字

不窮爲

了義以無生爲了義只了得一身

一作生

以生生而不窮

爲了義并天地萬物一齊俱了其爲大小之分更自天

淵夫佛氏了

一作之

生死本小而看得以爲極大便是難

了處吾儒直作等閒看過生順沒寧而已周子此言始

亦有爲而發與

橫渠張子

西銘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篇舊名訂頑程子謂起爭端故易之訂頑云者醫書

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

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真如一頭兩手一無手字足合之百體然若一作蓋原其付

界之初一作物吾體吾性卽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

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

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之不得其所其能自巳於一體

之痛乎於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

天下也反是則一作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則一無

則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

體之脈而通之於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卽天地之所

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及其踐之一無四字踐之心卽是窮

神踐之事卽是知化而王夫則在不愧屋漏始於是存
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
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
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勿暇問者功足以格
天而贊化尚矣其或際之屯蹇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
而介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
之仁愛而生死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
原抄存養之功下改而絕惡則如惡旨酒長善則如有
英才負遇不齊則或爲底據或爲待烹或爲歸全或爲
順命先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不以富貴福澤而加欣
不以貧賤憂戚而加厭則庶幾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
此之謂生至此而君子其能進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
順沒寧

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

仁人云

原抄此下有大有大舜申生曾參伯奇四子皆從憂

朱伯奇反楚其間又有大小順逆之殊蓋維天之命萬

有不齊而惟君子能處之一致乃見其所爲仁耳上總

撰云 謝道先生云訂頑二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愚按

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二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愚按

終篇之意奉體工夫都無漏義讀者知之○謹按此篇

之意夫概從周先生圖說來但周先生自先天說來一作

起 幽楚花而人事其義精此篇從後天說起由本體而

至夫其事實至西銘之所謂仁即圖說之所謂極西銘

之所謂屋漏即圖說所謂主靜立極之地與

東銘 原名秘愚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

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

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心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於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一少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

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明道程子

識仁說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

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

一刻

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

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

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

一刪

也識得後只

一刪

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

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渺之中著

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方便是以

已合彼之勞

一有矣字

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

誠之謂

一有敬字

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

一有誠字

誠只是誠

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

一種無外之理封

一作

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

心中一點活潑潑

一無重發字

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

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旣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按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遺卻上句此一作是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愚按識仁篇分四句

太極圖說脫出真手眼而一字不落註腳可謂善發濂
溪之蘊周子說太極程子便於此中悟出一箇仁曰與
物無對周子說二五化生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皆備之
體周子說中正仁義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義禮智信皆
仁也周子說主靜程子便於此悟出一有箇字誠敬二字無
二而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周子說天地合德程子便於
此悟出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種種青出於藍矣先儒
嘗言兩程子平生不曾及圖說一字而至所以與學者
相授受大抵不出此意由今考之伯子信然然先生他
日有言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
出來乃知太極圖一作圖子原是人人自家有的程子何
嘗乞靈於周子周子何嘗乞靈於大易

定性書

橫渠張子問於程伯子曰一無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五字

外物何如

一頂寫連程伯子曰

程伯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一有己字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

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

六段看而意旨

一作皆

融貫不事更端亦復

一無復字

不煩詮

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嘗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嘗以下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嘗人之情自私自智所以異於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自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嘗寂而嘗感故

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嘗人離寂而事
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
主靜之說本千古祕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
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紫陽朱子

中和說

朱子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
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
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一無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
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
爲未發時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
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

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日
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
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
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
而已一有矣字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
之中哉

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但有覺處
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朱子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見得
箇一無箭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
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

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已故應事接物處但覺植
糲勇暴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一作切病之而不知其所
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
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
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者乃在於此道邇求遠亦
可笑矣

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
首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朱子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
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
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靜語默之

曰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嘗行於一作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二字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一作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

其字

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

發一作

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

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仁也

以心爲主及主敬之說最爲諦當

中和說四節畧

朱子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大亦止以一無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一無不審也

畢竟是

一無是字

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

爲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儻侗說道理故已見得後
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奧旨以明道也第
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段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
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爲未發者存乎其間是
是字即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
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
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於心以性情爲一
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
一處便是仁疑一無疑字即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
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
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者一無者字爲未是而專求之涵

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
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於心言工夫也第四書
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
節孔孟而後幾曾曾一無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
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
子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
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
子初從延平游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
之說覺一無靜字爲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
日用功未免疎於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
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機必於此而取則矣
湖南答問誠不知出於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

第往復之後經輾轉

一作轉展

折證而後有此定論焉

一無焉字

則朱子平生學力之淺深固於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

延平心印以得與於斯文又當不出於

一無於字

此書之外

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

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之

無一字

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

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

所爲善學濂溪者

陽明王子

良知答問

答陸元靜澄

問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

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陽明子曰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亦照非實信得良

知安能一作得

如此說

問良知亦有起處

云云

陽明子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一無實字下同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一無耳字下同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

而不在不明

舊缺不
明二字

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存養省察何嘗不是宋儒之說但提領在良知耳

問良知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何

一何字在
下管人上

未發之

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嘗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陽明子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一無欲字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

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只爲人人承認不過

一作起

所以當面錯

問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嘗知嘗存嘗主於理之謂也夫嘗知嘗存嘗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

一無者字

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

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

是字

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無一

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一作有動有靜乎幸教一無二字

陽明子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

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
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
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
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
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
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
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
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
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了遺者

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

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
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
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從欲而稿心一念說不得是靜中有動靜中有動卽是
靜而無靜

問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
良知一覺卽罔然消阻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
然則良知嘗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憂
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陽明子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
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則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
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憂

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問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
人所用之一無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

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陽明子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問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與妄
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
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與且旣曰妄心
亦照則在妄心固可謂之照而在照心亦可謂之妄矣
妄與照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
幸再啓蒙一無四字

陽明子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

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因妄不生故照不立然

一無然字

但可謂之無妄無照不可

謂之無善無惡

問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一有所字生而克之則病根嘗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一有也字若欲刊剝洗蕩于衆欲未萌之

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陽明子曰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問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

而格之功不同吾若

一作借

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

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

自在惟有寐

一有而字

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

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嘗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游乎

陽明子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嘗惺惺亦是嘗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嘗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一本多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是生本字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

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觀先生前後二則直是按著人病根骨髓處不由人不

推門入曰而儒佛之辨亦在在一無較然

問大學以心有所字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

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陽明子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

鏡畧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誠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一作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一字無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閒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

瘧病全在未發時真能致知者功夫只於此時用○自有宋諸儒而後學者專守一作宗紫陽氏家法爲入道之

方卽江門崛起直迺濂溪猶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

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獨陽明子讀大學至格致

一作物一作一解謂朱子卽物窮理之說爲支離而求端於心

天下無心外之物卽本心以求物理是爲致良知於事
事物物之間而意可得而誠也遂揭致良知三字專教

學者而答陸元靜數書發明中庸之理甚奧則其直一作

真接濂一作溪之傳者其曰未發之中卽良知卽主靜

立極之說也其曰良知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卽性

無內外之說也其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卽敬無動

靜之說也其曰自私自利爲病根卽識仁之微旨也最

後病瘧一喻尤屬居要語所云服藥調理在未發時者

又卽朱子涵養一段工夫之意朱子他日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至陽明子則合言之耳孰謂其果立異

同於朱子乎夫諸儒說極說仁說靜說敬本是一條血脈而學者溺於所聞猶未免滯於一指而不能相通或轉趨其弊者有之致良知三字直將上下千古一齊穿貫言本體則只此一無二字是極極不墮於玄虛只此是仁仁不馳於博愛言工夫則只此是靜靜不涉於偏枯只此是敬敬不失之把捉洵乎其爲易簡直截之宗也或疑子之學近於禪者乃儒釋之辨直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推見至隱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於此一差無往而不異不必禪也於此不差雖謂茂叔爲窮禪有容亦二字可也於子一有又字何疑一有哉字

拔本塞源論

陽明子答顧麟畧曰夫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一有字者以其生

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與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

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異類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人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一作治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

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闕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一作則誤才質之下者則一無則字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一無則字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畜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

物我之開譬之一人之身日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一作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倣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

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異類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
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
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
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
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一作可復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
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
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
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
謹誼跳浪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
應接不暇一作逸而耳目眩瞀一作驚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
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立
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繆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
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
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
下其間雖嘗普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
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諸儒而諸儒之論終亦未能
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
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
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
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
不通其說則不得一作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

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

章之富適以飾一作飾其偽也是以臬夔稷契所不能兼之

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一作實其稱名借

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其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

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

之積習一作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

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

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

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

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

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

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

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先生雖一時應病之論而功利一砭實以扶萬古之人

心孟

夫一字子好辨而一作

後僅見此篇

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爲居要卽太極圖說之張本也乃知聖賢千言萬語說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慎獨二字獨卽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卽盡性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卽仁義禮智之別名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喜怒哀樂分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爲未發

以感而遂通者爲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陰不凋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

由中達和故謂之大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靜一原顯微無閒者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和爲天下之達道卽見卽隱卽顯卽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爲最眞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卽太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

陰之靜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在一作邊際無當於慎獨之義者故朱子初一有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

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爲主則性情之體中和之妙各有
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說破止因宋儒看得獨字
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爲致一有中字和之功故
也陽明子曰良知卽未發之中仍落宋人儒一作之見又
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
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
到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而但恐中
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慎獨者以把握意見爲工夫而不
覲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爲極則而反墮
虛空之病旣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
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爲絕德故雖以朱子之精
微而層摺且費辛勤以文成之易簡一作簡而辨難不遺

餘力況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爲之拈出以示來一作
者

劉子全書卷之五

山陰後學周厚朴

劉子全書卷之六

門人董瑒編次

語類六

證學雜解

二十五則

崇禎癸未十二月

解一

孔門之學莫先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生生不息乃成爲人故人與天地同體而萬物在宥西銘有之乾吾父坤吾母民物吾胞與此仁體也卽人體也然踐形惟肖之說不免以己合彼猶二之也程子云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只此云者心卽天卽地卽萬物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者若無程子之見驟而語之以西銘家當一似

新本作說無異

夢也

劉子全書

卷之六 證學雜解

一

解二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此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托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入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各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真罔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喫緊於此合下清楚則一真既立羣妄皆消卽妄求真無妄非真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

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
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箇靜氣而已

解三

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授之以欺
欺與謙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
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攔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
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
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與天地合德何謙如之謙
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費盡苦心究竟敗缺盡
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
云不遠何祇於悔

解四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
爲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
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
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
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
繇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
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使人名之曰假道學求
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

解五

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
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
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却喉子默默

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
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
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
語力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是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
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謙之功於
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
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

解六

古人慎獨之學固向意根上討分曉然其工夫必用到切
實處見之躬行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以是徵莫
見乎隱之實故先之曰費而隱而莫顯乎微之義卽在其

中鳶飛戾天鳶不可見魚躍於淵魚不可窺卽隱卽見卽
微卽顯夫婦之造端如此夫大戴亦云匹夫匹婦相與於
牆陰之下明日則或聞其言正言莫見莫顯也乃知幽獨
一關惟妻子爲最嚴於此行不去更無慎獨可說詩稱文
王之德必先刑於寡妻而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有味
乎關雎之爲風始也然則夫婦其人道之本乎有夫婦而
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朋友有朋
友而後有君臣故五倫以君父爲大而夫婦其本也夫子
稱道不遠人止言子臣弟友而不及爲人夫其意固有在
夫亦曰君子達乎此四者而其所以爲人夫可得而知也

解七

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

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後儒喜言
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真心
或駁之曰心自能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真處
不易識真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
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肯而心已亡矣故識不
待求反之卽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
自放之耳乃夫子則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肯莫知其
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於存外加得些子存
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
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

解八

良心之放也亦既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物之交而得

營構心其爲營與構日不知凡幾也繼求之應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也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也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爲通與塞日不知凡幾也又求之虛空求之玄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也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

解九

學者最忌識神用事識者載妄之官神之有漏義也夫心覺而已矣覺動而識起緣物乃見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覺離本位情識熾然聰明乘之變幻百出其最近而似焉

者爲理識理識之病深則鑿淺則浮詭則異僻則邪偏則倚支則雜六者皆賊道之媒而妄之著焉者也妄非真也識非覺也妄盡而覺還其初神在何處識在何處故曰學者覺也

解十

甚矣事心之難也間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惚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採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畧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闔然而日章闔則通微通微則達性達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

解十一

此心一真无妄之體不可端倪乃從覺地指之覺者心之主也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實則百邪不能入無主焉反是有主之心如家督在堂羣奴爲之奔走有主之覺如明鏡當空妍媸於焉立獻昔人呼心爲主人翁以此又曰主人翁常惺惺否若不是常惺惺又安見所爲主人翁者

解十二

繇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僮侗僮侗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是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

解十三

古人只言箇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儘見精神徹內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張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箇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

解十四

通書以誠神幾蔽聖人之道而又尊其權於思曰思者聖
功之本思以思誠則精以純思以知幾則豫以立思以盡
神則通以變此之謂主靜立極

解十五

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卽氣氣卽性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論主宰則形上
之理卽此而在孟子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
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
所主而志嘗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爲暴氣者種種
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多欲皆緣
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銜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
馬者之罪也天道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

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予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鑿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條理條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捐一操一縱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去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卽性只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

解十六

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此是天命之性故爲天下

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即使斷然止截得住纔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

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除卻貪財心便除卻好色心除卻貪財好色心便除卻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卽事不頓除已有日消月減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豈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非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解十七

人生而有氣質之性故理義載焉此心之所爲同然者也然必學焉而後有以驗其實學者理義之矩也人生而百年未必皆百年也百年者先天之元氣而培養此百年元氣全在後天一日寒暑之不時飢飽之失節而病或侵之

久之而至於傷生夭折者有之心之於理義也猶飢渴之於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一息而非理非義可以爲心乎況有甚焉者乎而其於非理非義也猶客氣之有寒暑也一歲不再衣則寒一息而不治之以理義又可以爲心乎況又有甚焉者乎故心不可不養也如培養此元氣然時其飢飽而達之於所欲無令其苦而不甘也節其寒暑而閑之於所感無令其疎而授之隙也則理義之悅我心有不可勝用者矣悅則樂樂則和和則中中則性

解十八

人生而有氣質之病也奚若曰氣本於天親上者也故或失則浮浮之變爲輕爲薄爲虛誇爲近名爲淫佚爲巧言令色爲猖狂爲無忌憚又其變也爲遠人而禽質本乎地

親下者也故或失則粗粗之變爲重爲濁爲險爲賊爲食
戾爲苛急爲怙終爲無恥爲首鼠觀望又其變也爲遠人
而獸亦各從其類也夫人也而乃禽乃獸抑豈天地之初
乎流失之勢積漸然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或
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然則氣質何病人自病之耳既病矣伊何治之浮者治之
以沈粗者治之以細更須事事與之對治過用此工夫既
久便見得此心從氣質託體實有不囿於氣質者其爲清
明而上際有天道焉厚重而下凝有地道焉立天之道陰
與陽故運而不息以陽主之以陰順之無有或失之浮者
立地之道柔與剛故處而有常以剛進之以柔反之無有
或失之粗者此之謂以心治氣質而氣質化且以氣質化

性而性復其初也

解十九

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
卽在其中分明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
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
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功於
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
班直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
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肯氣象少
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粗幾而必求之義理之性豈
知性者乎

解二十

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皆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食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食理會則曰養氣就卽動卽靜卽語卽默卽衣卽食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食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箇真與妄去其不善而之於善卽是省察之說

解二十一

進學有程乎曰未事於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於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焉

得道之大端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踰也守經而行無往來或叛也卽有語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屑也學至此有成行矣乃進而程所安卽事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卽心而理得內不執於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春融而暎得於指掌也學至此有真悟矣乃進而程所至優焉游焉弗勞以擾也厭焉飫焉弗艱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之說要已乎

解二十二

問學貴靜乎曰然衆人失之於動君子得之於靜也學貴敬乎曰然衆人失之於肆君子得之於敬也學貴致知乎曰然衆人日用而不知君子得之於知也三者古人皆言之然則孰爲要曰人心之體無不知也亦嘗止而嘗靜也而受病各有輕重其言靜也者爲躁者藥也其言敬也者爲肆者藥也其言知也者爲昏者藥也語曰醫不執方善學者各視其所受病得門而入無不會歸然則有異乎曰周子之主靜蓋到頭語也程子主敬徹上下而一之也至朱子自謂一生學問從致知入然補傳之說後人或疑其太迂陽明子又自謂一生學問從致知入然良知之說後人或疑其太徑總之知無內外學無內外以爲外也而滯於聞見將孰爲其內者以爲內也而囿於靈明將孰爲其

外者合之兩是離之兩傷善乎程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分合
之間儘是無弊學者詳之

解二十三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爲生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
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卽天地亦在囿而況人乎人將此身
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
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
死二字看作極大卻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
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死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真心
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由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
是謂空體
下至此則且死則死耳卻欲豫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
本

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討來歷豈不擔誤
一生 新本作且死則死耳乃欲究死之所自去而有輪迴
日用嘗行之 之說欲原生之所自來而有父母未生前之說反將
道置之不問 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
人向生處理會竝未嘗挑攬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
自伸其生死之說謬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
也

解二十四

人之生也直直便是道聞道卽是聞此道知生只是知此
生罔之生也幸而免直罔二字其理甚該聖人理會生死
不過如此惟太易之訓頗費解說其曰原始反終是故知
死生之說此其意從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來死生之說
卽幽明之故也下文則繼之曰鬼神之情狀因一死一生

見鬼神之情狀幽明死生鬼神豈止以七尺之成毀言乎
雖七尺之成毀亦死生之大者然原始反終決非生前死
後之說終始相因原其所自始卽是終反其所已終卽是
始一終一始自是造化誠通誠復之理几天之所以成文
地之所以成理皆是也而世儒截去上下文必欲以七尺
當之章句之謂何季路問死原從問事鬼神來季路所問
之鬼神是造化之鬼神故夫子以事人告之子路未解仍
切其指於鬼神之情狀者問之曰死死亦有說乎知死之
說則知所以事神乎夫子曰吾不得而知也務知生而已
仍申前答也舊抄注云子路大聰明人能開三千七十里
所不敢開之口然夫子答之如是他日又往
往以知字發
練之何故

解二十五

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肯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真妄而合遁於空事不必設取舍而冥求其照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新本凡夫而立地下至此則人之生也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飢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

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弑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腳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沈迷如長夜之旦

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麗，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穀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莖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於意根者，疎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

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山陰

劉子全書卷之七

門人董 場編次

語類七

原旨

七篇

崇禎壬午六月淮上著

原心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嘗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和什百氣與質也而

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而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

原性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况可以善惡言然則性善之說蓋爲時人下藥

舊鈔作
解窮云

夫性無性也前人言之畧矣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
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
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
又導而爲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
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
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
性非性爲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貯
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爲一物矣吾不知徑寸
中從何處貯得如許新本作性理如客子之投懷而不終
從吐棄乎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
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
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卽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卽羞惡之

心是禮非他也卽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卽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一作是心性自性下同

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卽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固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而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

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爲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卽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所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萌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但恐明之盡已非性之本然矣爲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

原道上

道其生於心乎是謂道心此道體之最真也而惟微者其狀耳微而著焉兩端見矣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仁義其

道之門乎仁其體也義其用也一體一用立而易行乎其間矣生生之謂易化而裁之謂之變非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專業上而際謂之天下而蟠謂之地中而蕃殖謂之物積而無窮謂之世明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治之爲刑賞布之爲紀綱成之爲風俗類而推之莫非道也約而反之莫非心也踐而實之所以成人也

原道下

夫道常而已矣天地大常而已矣人心大常而已矣有老氏者起而言道德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舉仁義而土苴之此所謂反常者也視楊墨之罪著矣然猶依附於道德也至談天衍雕龍誦炙轂輟髡滑稽之莊周與夫堅白異同三耳三足之爲公孫田駘之屬而荒唐極

矣然猶依附於名理也其後有佛氏者以天地爲塵劫以世界爲幻妄以形軀爲假合以日用彝倫事理爲障礙至此一切無所依附單言一心心則猶是心也孰從而辯之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佛氏之言心也曰空其進而言性也曰覺而究竟歸其旨於生死其言空也曰空無空無空之空乃爲真空其言覺也曰覺非覺非覺之覺乃爲圓覺而其言生死也曰本無生死無生無死乃了生死則吾儒所未及也幾何不率天下而從之乎曰善言心者莫佛氏若也噫嘻危矣君子曰此言心而幻者也吾請言吾常心焉常心者何日用而已矣居室之近食息起居而已矣其流行則謂之理其凝成則謂之性其主宰則謂之命合而言之皆心也是心也未嘗不空而政不必空其空懼其病

吾理也未嘗非覺而政不必覺其覺懼其蝕吾性也未嘗不知生死而政不必并無生死懼其衡吾命也夫學窮理盡性至命而已矣此修道之極則也於是聖人喟然歎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而斯道之常遂爲萬世鵠彼佛氏者方欲依附吾儒求其心而過之其如天地猶是世界猶是一切形軀事理猶是彼亦終不能去而逃之勢不得還與心違而徒以一種恍恍之見自爲顛倒真如電光之一瞬而水漚之不容隨指而破也烏覩所爲心者乎食心曰蠹殆謂是已乃今之與二氏辨者皆助流揚波者何也以言之曰不識心故也

原學上

古之言學者莫的於孔門而載在大學爲獨詳大學首言

明明德又言明明德於天下何也心本明也故曰明德其理則至善是也學者覺也亦曰效也效心而覺覺此者也故中庸亦曰明善善之理一而散於物有萬殊格物致知所以明之也知而止之得之於一而存之所以誠意也所存此善所發亦此善所以正心也所發此善所行亦此善所以脩身也行之於家而家齊行之於國而國治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乃格致之要則其目有五善通天下以爲量故不博不可以言學學然後知疑乃授之以問問以問此善故曰審問然後致疑乃授之以思思以思此善故曰慎思然後愈疑乃授之以辨辨以辨此善故曰明辨然後明乃授之以行行以行此善故曰篤篤行則進於德矣其德則所謂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

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是故君子求之於父子而行吾之愛焉所以體仁也求之於君臣而行吾之敬焉所以精義也求之於賓主而行吾之讓焉所以制禮也求之於賢否而行吾之哲焉所以用智也求之於天道而至吾之誠焉所以作聖也此明善之極功也而德乃進於明矣且大明於天下矣此所以爲大人之學也後之學聖人者如之何亦曰致知而已矣不致吾知而先求之於本心其失也荒不致吾知而漫求之於物理其失也支支且荒皆非所以明善則直謂之不覺焉已矣覺不覺學不學聖狂之分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原學中

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尚體

新本作享

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

善而一物莫之或撓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驚於性之說而偃偃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感以死可不爲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心性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爲性者孰知卽此心是而其共指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適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血氣之

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尚且如是其潔淨精微
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尚也故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不見其迹惟其潔
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撓也故大人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不
尸其能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
爲幾希之著察有時而薄蝕焉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
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焉學維何
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舊鈔惟心之

作其有不然者氣血病之也夫氣血則亦何所不至乎以
天下之至尊而乘以天下之至純則尊者有時而辱也以
天下之至潔而乘以天下之至污則潔者有時而染也此
亦心之至變也君子曰心不離氣血而不離於氣血者也
吾第心還其心焉心得其職而氣

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

血俯首聽命惟吾之所治云爾

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
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
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
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舊鈔於是順致之
等語作其微者以
治念而動靜起伏之端可得而辨也其著者以治欲而天
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其精者以治識而耳目見聞之
地可得而推也其粗者以治形治器而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
既一一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
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舊鈔一一有以治之下
作則氣血皆化爲心矣
吾既以氣血化爲一心而心之力量於是乎愈大則天地
之大萬物之廣又安往而不體備於一心此心之所以爲
妙而學之所以爲至也此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
之謂天下無心外之學也原鈔有蓋善
言學也句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之而陽明子偏舉之也

原學下

或問曰均是人也或爲聖人或爲凡人何居曰人則猶是其心或異耳曰均是心也或爲道心或爲人心何居曰心則猶是其學或異耳何言乎學也人生之初固不甚相遠矣孩而笑拂而啼飢渴嗜欲有同然也及夫習於齊而齊習於楚而楚始有或相徑庭者矣生長於齊旣而習爲楚語焉無弗楚也生長於楚旣而習爲齊語焉無弗齊也此學之說也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則心之所以爲道也知齊之爲善也而習於齊又知楚之爲不善也而益習於齊則雖有之楚焉者益亦寡矣然而當是時心方居齊楚之會忽有導我以楚者吾亦從而楚之矣旣楚之矣仍導我以齊弗顧也習於楚安於楚矣楚之人又

相與咻之而變其善否之情也則亦惟知有楚而已矣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然則善反吾習焉可乎曰奚爲而不可也無弗齊也下新本作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亦慎所習而已矣語不云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學問之始事也前日之失足於楚也悞以楚爲齊故也果悞耳一日而憬然一日而齊之人矣今而後第謀所以習乎齊者吾耳習於聽而何以聽無不聽非能益吾以聰也吾知吾聽而已矣吾目習於視而何以視無不明非能益吾以明也吾知吾視而已矣吾口習於言而何以言無不從非能益吾以從也吾知吾言而已矣吾貌習於動而何以動無不恭非能益吾以恭也吾知吾動而已矣吾知吾聽而天下之聲皆習於聰矣吾知吾視而天下之色皆習於明矣吾知吾言而天下之言皆習

於從矣吾知吾動而天下之動皆習於恭矣吾知吾知而天下之知皆習於獨矣雖然猶未離乎習也請進而性焉靜而與陰俱閉不欲其淪於偷也動而與陽俱開不欲其流於蕩也又調之爲喜怒哀樂之節盎然而春也殷然而夏也肅然而秋也慘然而冬也無所待而習無所待而知也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時習之竟義也或聞之曰旨哉聖人之學也而無以加於習習其可以不慎乎清而性焉下新本作吾何以知視聽言動之必出於齊乎習於齊忘於齊矣忘於齊并無楚矣并無齊若楚之謂吾知矣而吾之心乃渾然而得全於天則時習之竟義也故學以盡性爲極則而厥功則在慎習始焉

劉子全書卷之七

山陰後學李宏信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八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八 說

尋樂說

先儒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貧貧無可樂也或曰樂道樂道不足以盡顏子而况仲尼乎畢竟道亦無可樂故也此中下落直是深微不可湊泊近儒王心齋先生所著學樂歌則曰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自然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又曰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又曰學則樂樂則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可謂一箭雙鵰學樂公案滿盤托出就中良知二字是喫緊爲人處良知之在人本是惺

惺從本體上說卽天理之別名良知中本無人欲所謂人欲亦從良知受欺後見之其實良知原不可欺也吾自知之吾自致之此之謂自謙此是人心真樂地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謙此良知之謂也顏子之樂亦然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聖人直是無所不知耳然致知之工夫又自有說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義利一關正是良知當判斷處於此判斷得分明便是致知工夫然信子所言則將擇富貴之義者而處之將擇不義之貧賤而去之乎是終身無疏水曲肱分也窮人欲而滅天理孰大於是子嘗言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至非道之貧賤又不去可見道義總無定衡全憑良知判斷良知安處便是義不安處便是不義至此

方是義利關頭最精密處亦便是致知工夫最精密處必去富貴處貧賤者只爲利之溺人莫甚於富貴學者合下從堅苦刻厲中做起便將那人欲之根本一齊砍斷因顯得良知眞面目出來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顏子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緼袍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慍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且夫子明以疏水曲肱言樂雖謂之樂貧也可疏水曲肱而可樂雖謂之樂道也可但昔賢不肯分明說破故懸此公案示人要人思而自得之他日有無欲作聖之旨已是分明說破在只是說得太高不若心齋尤爲穩當人人此良知人人此天理人人此樂地惟反求而自得之者能識此中意所謂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卽學樂一歌亦豈有是處乎

做人說

示兒

一夕偶顧兒子約志氣庸下將來非惟不克做好人且不克爲庸人塾師在坐謂一落庸人更無立腳處正患此子庸庸耳願先生有以進之余曰兒得爲庸人幸甚世間好人如麟鳳騶虞不可多見或累世一出而惡人往往徧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庸人者其立心制行雖不免猶有鄉人之累而已浸遠於惡矣是故庸未易言也然則學爲庸人乎曰非然也謂學人必自庸人始也語有之雖高必以下爲基雖貴必以賤爲本是故好高而欲速者躓也希詐以近名者奸也道聽而塗說者誕也知見溟泊者妄也此四者皆做好人之失也庸人無是也由庸人而積好

人若築室於基而爲山於平地也說在夫子之思有恆矣然則庸亦有道與曰淺言之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男女而居室莫非道也深言之飲食之知味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葢亦有至焉者矣仲尼之聖也而學於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則庸之至聖人猶病諸矣故曰庸未易言也若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道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堅其志見小闇大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爲政心從而壞此古之所謂庸人者也而實余所謂惡人也則亦不學爲庸者以致是耳使庸人而庸學焉又焉知其不進於士人乎而且進於君子乎而且進於賢人乎而且進於聖人乎庸詎可忽諸

師聞之曰進之時義大矣哉遂舉以示兒

做人說二

他日兒跪而請曰做人之序亦既聞命矣敢問學之方曰
於已取之而已矣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
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子庸質也姑爲子試庸
法夫庸者必閤閤則宜矯之以哲庸者必懦懦則宜矯之
以強庸者必流流則宜矯之以貞庸者必隘隘則宜矯之
以寬庸者必淺淺則宜矯之以沉類而推之隨其所病而
矯之皆做人之方也然則其矯之也將若何曰閤不自知
也試之以是非而閤見則哲者亦見懦不自知也試之以
利害而懦見則強者亦見流不自知也試之以嗜欲而流
見則貞者亦見隘不自知也試之以忿憾而隘見則寬者

亦見淺不自知也試之以言語而淺見則沈者亦見是故窮理所以啟覺也斷義所以養勇也窒慾所以貞操也懲忿所以擴量也謹言所以沈幾也然而不必求之以遠且大也日用之物有是非焉起居之常有利害焉衣飲之地有嗜好焉睚眦之交有忿憾焉唯諾之際有言語焉積小所以致大也瑟近所以及遠也故君子一日用而不敢忽所以窮天下之理也一起居而不敢苟所以斷天下之義也一衣飲而不敢恣所以貞天下之操也一睚眦而不敢加所以懲及親之忿也一唯諾而不敢輕所以謹天下之言也窮天下之理而闇者有天下之大覺矣斷天下之義而懦者有天下之大勇矣窒天下之慾而流者有天下之特操矣懲天下之忿而隘者有天下之大量矣謹天下之

言而淺者有天下之淵沉矣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此之謂
天下一入而已矣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其始也出之
以矯揉則庸人之伎倆也矯之不已而體於自然非好人
之成德乎小子勗之然則其不能矯也又將如之何曰在
立志

做人說三

他日又問曰矯治之法譬之治病者頭療頭足療足分投
而應不勝窮也將亦有一言而操調元之七者乎余乃喟
然而歎曰是非汝所知也是非汝所知也無已汝姑識人
而已乎夫人者天地之秀也萬物之靈也將謂其能飢食
渴飲夏葛冬裘男女居室而已乎則亦與禽獸無以異也
而何以稱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夫此幾希何物耶以爲非口體不離口體也
以爲非男女不離男女也以爲在一身仍不離天下也微
乎希乎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其稟乎命也則元之善也其具於性也爲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也其宰於身也爲視聽言
動視曰明聽曰聰言曰忠動曰敬也其率之於人倫也在
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
序在朋友謂之信也其達於天下則民之胞物之與也其
俯仰於天地之間則乾之健也坤之順也日月之代明四
時之錯行而鬼神之柄也而孰知口固於七尺之軀者則
豈言之禽也獸也然則人也爲獸也合體而分之者也忽
然而去之人卽獸忽然而存之獸卽人是以君子存存之

之法擇之精守之一也本吾獨而戒懼之所以致中和也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存之極功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
所以王伊周之所以相孔孟之所以師濂洛關建之所以
斷斷辨說焉而儒皆是物也然而庶民未嘗不存也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有時而去耳
知其去斯存矣偶知其有存而又去矣是以君子有存之
之法以戒慎還不睹以恐懼還不聞以中和還喜怒哀樂
以仁義還父子君臣以位育還天地萬物如斯而已矣故
孟子又舉舜以爲法而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其旨微矣後世學術不明有二氏者既欲棄
倫物槌仁義而逃之於虛無若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富強
蘇張之短長汨沒於功利者無論其有稍知聖人之道如

楊墨荀楊馬鄭之流又或失之頗僻附會影響支離而幾希之脈薄蝕於人心久矣幸有朱諸君子起而紹絕學一綫相傳爲濂溪之立極伊洛之識仁考亭之居敬窮理指點最爲親切又數百年我明有陽明子者特揭致良知三字爲幾希寫照而人益有以識尋眞之路決起死之功此眞所謂良醫折肱一劑當調元而紛紛隨病補治之方亦有所不必用矣魯齋氏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歸蓋亦得其大意云耳學者欲爲人不必問庸人與好人階級但自反人身中幾希一點果然存否存則是人人卽是聖人之人更無一點做法去卽是獸獸中人亦更無做法於是兒起而茫然曰必竟幾希是何物曰此爾父三十年來未了公案難爲汝作荅汝還問之幾希從事讀書

而證之乃再拜而退

右倣人說蓋因示兒而謬書所見云耳其後二篇問荅
往往設爲之兒固不能作是問余亦不能作是荅也雖
然其如庸庸之見何附書此以免誑語之罪且就正於
君子云

讀書說 示兒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斯言也孔門明以讀書爲
學而子路顧反言之云特其所謂讀書者蓋將因此以得
吾之心爲求道計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粵自天地既判萬物芸生時則有三綱五常萬事萬化以
爲之錯而約之不外於吾心聖人因而譚之以教天下萬
世後之人佔畢而守之始有以儒學名者故讀書儒者之

業也。曾子曰：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又曰：其少不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夫儒者甚無樂乎以文勝也，而太史公列九家，特謂儒者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功，何也？堯舜禹湯文武而既沒矣，其間暴君汙吏更相蹂躪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極，典謨微言不絕如綫。於是仲尼起而修之，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以憲萬世而尊之曰經，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語聖而儒以博，馮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時有老聃出而譏之曰：六經，聖人之陳迹也，而豈其所以迹哉？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孔孟而既沒矣，其間異端曲學更相箠鼓，邪說之所淫，暴行之所

襲至五季而極洙泗微言不絕如綫於是朱子起而修明之著集註或問補小學修綱目纂濂洛之說以教萬世而定之曰傳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六經之道故語賢而儒以博鳴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於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目達於道哉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熒然喜而笑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悅色之性耳迨夫習於言而言習於服室居處而服室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於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邂逅於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卽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

晚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
又若何而爲心之所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恍以爲是
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
心恍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
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
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由是而及於天下其
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夫書者指點之最
眞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所以膈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
學以提其綱次中庸以究其蘊次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
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於心者隨在而有以得之矣於
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

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四子以浴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誅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慎思以入之明辨以晰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記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濟惡之具有之於是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卽心證聖以聞見爲第二義而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說其究至於猖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蓋亦有不善挾者矣乃登岸人或遂因而靳與後溺者以

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爲
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于孔孟程
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于道哉夫
人生蠢蠢耳此心熒然喜而咲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悅色
之性耳始夫習于言而言習于服室居處而服室居處而
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于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
識父母者邂逅于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
此爾父母也爾卽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
晚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
又若何而爲心之所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恍以爲是

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
心恍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
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
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出是而及于天下其
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夫書者指點之最
真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所以牖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
學以提其綱次中庸以究其蘊次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
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于心者隨在而有以得之矣于
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

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四子以沿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誅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慎思以入之。明辨以晰之。篤行以體之。密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說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濟惡之具有之。於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卽心証聖以聞。見爲第二義。而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說其究。至于

猖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
益亦有不善挾者矣乃登岸人或遂因而斬與後溺者以
瓢懼其重之溺不知其率天下而溺也

余嘗從陽明子之學至拔本塞源論乃以博古今事變爲
亂天下之本信有然乎充其說必束書不觀而後曰夫人
心不敢爲惡猶博此舊冊子作尺寸之堤若又束之高摺
則狂瀾何所不至舊偶閱一書江陵欲奪情盡指言者爲
宋人爛頭巾語此事惟王新建足以知之夫江陵欲奪情
不管新建不新建何至以新建之賢而動爲亂臣賊子所
藉口則亦良知之說有以啓之故君子立教不可不慎也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慎獨之說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語尤爲慎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

先生相傳曰：「諛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慎獨之外，另有窮理功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慎獨爲動，而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功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竄一源。至他日荅門人慎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爲本體。無可著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

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於慎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卽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於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

第一義說

崇禎壬申以下十一篇一時作

朱夫子荅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

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腳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卻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

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簡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者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卻於兩下中擇箇中庸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乎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颺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

求放心說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有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講腔子亦只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旣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卽以名相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物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已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著落此中無一切名相亦并無聲臭可窺只是箇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著人力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

排放或以知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真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箇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

靜坐說

人生終日擾擾也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

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趺跏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卽從此究竟非徒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子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甚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

讀書說

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宮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夫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卽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

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慎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捨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苟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況有進於此者乎惟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痴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

應事說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飲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鏹鏹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爲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

聖子全書 卷八
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
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恒談道理
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此疎與拙
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
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
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
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
事便是主靜功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
無事

處人說

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
不能遺一人自有生以後舊鈔作落此身已屬之父母及

舊鈔作落
地一聲

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疎濶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矣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其親未有不忠於事君與友于兄弟者信於朋友者宜于室家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過便是眞道德眞性命眞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

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然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箇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

向外馳求說

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針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遂遂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自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

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作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方且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口耳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謂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亦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勲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譽文章則以諛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急急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

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來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蚤辨諸

氣質說

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益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

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雖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卻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卻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來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

在何處少閒便是箇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

之一作終於善已善而終不之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箇蠢然之

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

習說

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慎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慎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坐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慎乎曰審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學在復性不在慎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日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卽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

相近習相遠蓋教人尊性權也然則學以復性也如之何
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證習於
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爲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
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
既以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既以知其爲惡矣且得
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
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爲惡而
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
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
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爲之語
口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慎之爲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
嗜欲以慎之爲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慎之爲之

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則卽習卽性矣凡境卽性境凡聞卽性聞凡見卽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以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之謂性權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習之功其在必慎其獨乎首肯之而去

讀書要義說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此孔門論學第一義也求仁是聖學第一義克復是求仁第一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天地間只是箇生生之理人得之以爲心則曰仁亦萬物之所同得者也惟其爲萬物之所同得故生生一脈互融於物我而無閒人之所以合天地萬物而成其爲己者此也人而不仁則生機到處隔截能孑然獨處而爲人乎舍父可以

爲子乎舍君可以爲臣乎離天地萬物可以爲人乎故曰
求仁是聖學第一義爲仁之功隨處可下手總之只要破
除私意完復心體而已而克復之旨直從形器上搜出病
根頓與之破除如貪財好色其窩藏處只是一己認得已
破順其情之所發而有以及人則雖欲縱其貪恣之情而
勢有所不行矣就其發之而無過不及卽是禮卽其體之
而無爾與我卽是仁卽此是一了百當工夫便卽此是一
徹盡徹本體故曰克復是求仁第一義克者一覺便勝非
難事也難在一覺耳復者卽已是禮無等待也若隨克而
復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卽證克復之爲仁也卽
天下之歸而知我之往於天下也非仁者之效驗也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取必於一己之克而非取必於天下之

歸也反復以證克復之仁也四勿正克己工夫實下手處必言視聽言動者循頂至踵惟四者爲此己之效靈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隨視聽言動而克己以復禮也非求之於視聽言動也一心常惺於中也心無時而或息仁無時而或離也此孔顏授受微旨也後之學者弗謂孔顏絕學非後人所幾及默體日用之間只揚眉瞬目開口動容無非護持此己其間種種過惡千病萬病都從護持此己而生假令此己不立時雖爲盜殺人亦是天理邊事若爲己而設雖讓千乘之國捐七尺之軀做好人爲聖賢亦是人欲邊事天理人欲本無定名只爭公私之間而已學者常將此已放在天地間做箇公共一物看已是天地間大家主人翁四方八面到處玲瓏隨感而應因物付物是甚次

第由家由國而推之莫不皆然方可堂堂地做箇人或
如是言仁畢竟是大賢以上事如何曰夫子他日又有言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便是告仲弓方便法門
又於其先添箇敬字如此則亦無已可克矣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卽是此意其言也認只是力行近仁之意古人
言立誠自不妄語始學者從此入門亦得

養氣說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卽天地生生之氣
人得之爲元氣而效靈於心則清虛不滓卷舒動靜惟時
之適不見其所爲浩然者及夫道義之用彰而充塞之體
見浩然與天地同流矣處富貴而不淫處貧賤而不移遇
威武而不屈皆是物也集義所生是此氣根抵萌動處精

義入神而後謂之集非零件湊泊零件湊泊正所謂義襲也勿忘勿助打成一片工夫只在持其志志之所之即是氣之所之志不可奪即是氣不可禦非有二也但人人都有此浩然之氣只爲此心稍有邪曲則厭然消阻雖咫尺不能通透何況天地間并格既久生機槁然軀殼雖具行尸坐肉而已故志之所之本乎心之所存他日只言求放心勿忘勿助此其存之之道道無二學亦無二隨所指而異名也學者當求放心此志自然有運量不怕無浩然作用若心放則志氣遊蕩終成消靡不翕聚則不能散發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直是心所生焉然則善養浩然之氣者尤在主靜以立極乎

苦次說

示約見崇禎丁丑正月初五日

喪禮皆有次以致哀也君子之居喪也齊衰之服舂粥之食亦既足以表哀矣而非其至也又求之於居處之節必寢苦枕塊以示不遑寧處卽夢寐之間若將見吾親竟三年如一日則非其根心之痛有天至而不可解者詎能幾是故曰所以致哀也嗟乎喪禮之壞也卽齊衰之服世俗亦自寬之者進而舂粥之食千百中不得一二又進而苦塊之處舉世不得一二豈古道之難行歟流俗之敗壞然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而朱子又申之曰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至本朝理學之儒惟胡敬齋先生於此最有聞又陳孝廉先生茂烈五十無子居喪人多解之者而先生竟沒於喪次近世吾年友劉靜之職方居母喪哀毀過禮誠信可泣鬼神此數君

子夫非盡人之子與按禮親喪服成男女各歸喪次男子
出次於中門之外無故則不入內室其女子亦不得輒至
男子喪次所以辨嫌明微也昔晉陳壽居喪有疾偶使侍
女治藥弔者見之遂殞其名行終身坐廢乃知嫌疑之際
尤爲君子所致謹誠有見於天下之惡莫不始於微而造
於苟且故一念之失而或遂釀成無窮之疚一舉動之忽
而或遂積爲不白之疑如壽者往往而是也嗚呼可畏哉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嘗取以明守身
之孝如此後之君子可以知所用力矣予少而惰且未學
不能以禮事親至今抱悔終天端有望於後人庶幾蓋我
前愆念爾泂生有父師之訓久矣借曰未知亦旣抱子爾
其慎勉之无忽余言不再

治念說

崇禎壬午六月

子嘗有無念之說以示學者或曰念不可無也何以故凡人之欲爲善而必果欲爲不善而必不果皆念也此而可無乎曰爲善而取辨於動念之間則已入於僞何善之果爲然則爲善去惡奈何曰欲爲善則爲之而已矣不必舉念以爲之也欲去惡則去之而已矣不必舉念以去之也舉念以爲善念已焉如善何舉念以不爲惡念已焉如惡何又舉一念焉可乎曰念念以爲善窮於善矣如念何念念以不爲惡窮於惡矣又如念何然則不思善不思惡乎曰思者心之官也思則得之得無所得此謂思善不思而得失無所失此謂至善夫佛氏之言似之而非者也吾病其以念爲思也然則念與思何別曰念有起滅思無起滅

也或合之或離之一而二者也慎思者化念歸思罔念者轉引思以歸念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然則念可屏乎曰不可屏也當是事有是心而念隨焉卽思之警發地也與時而舉卽與時而化矣故曰今心爲念又轉一念焉轉轉不已今是而昨非矣又屏一念焉屏之不得今非而愈非矣夫學所以治念也與思以權而不干之以浮氣則化念歸思矣化念歸思化思歸虛學之至也夫思且不可得而況於念乎此爲善去惡之眞法門也上蔡舉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尚說得蚤在已而曰正好用工夫也

良知說

崇禎癸未十一月

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是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

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
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
荅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卽所云良知亦
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
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
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
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
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
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
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
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卽

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卽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牀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爲下根人認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旣以惡而疑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只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卽

至善卽未發之中亦旣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情轉多此
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
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
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日致知焉
盡之矣余亦曰致知焉盡之矣

三省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古人爲學最喫緊處三省只是
操心法所謂常惺惺是也先正云此心放下卽是人欲提
起卽是天理天理常存更無放下則亦無提起可言正爲
不能不放則不能不提常提常惺漸純漸一希聖達天之
功亦不外是故三省是曾子未得手學問亦是曾子眞下
力學問然三省之說不只是逐件提起亦不是遇事省發

三者未必常交於目前只是曾子真見得學問路頭在誠
偽欺嫌之間故於人謀處隱隱勘此心之忠而知忠之不
易盡又於交友處隱勘此心之信而知信之不易盡至
吾之所傳而習者不外乎六藝之途此是老實頭地工夫
一毫不容輕放過所當勉勉從事者於此三者而日省之
而所謂戒欺求嫌去偽存誠之功或庶幾焉蓋廣大高明
自此而進之終得與於一貫之傳也本朝陳時用謂善學
聖人者莫如顏曾乃作省克錄以自儆蓋非曾子之省察
亦無以幾顏子之克治而二賢之學固可以互證者也愚
謂學者當自省而入

立志說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人有生以來有知

覺便有意向意向漸嘗而漸熟則習與性成而志立焉人雖匹夫必有志也志於貨利者惟知有貨利而已舉天下之物無以易吾之貨利也志於聲色者惟知有聲色而已舉天下之物無以易吾之聲色也若志於道亦復如是故曰好仁者無以尚之今之學道者雖十分親切覺得此中隱隱一物有以出乎其上或潛或露時有時無此處毫釐走作彼處十分都是虛假只爲其志在此而不在彼也世人志貨利聲色往往捐生以殉更不見有志道者捐生以殉如所謂死而後已者故學問勘到生死關始眞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衣食間便動得來成甚志聖人直鄙其爲無志耳須知男兒負七尺軀讀聖賢書被服衣冠所學何事不思頂天立地做箇人直欲與

蠅頭爭得蝸角爭能溷廁之中爭臭味豈不辜負了一副
衣冠反顧面目亦自可憐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又曰
女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自
棄者不足與有爲最是催人上路語若於此信不及更無
法可治然立志亦不得浮慕有根器人雖沉迷岐路久久
一覺便一日千里所謂敗子回頭金不換是也白沙年二
十七而發憤從聘君陽明出入仙佛四十而始志於道若
董蘿石垂暮之年而始從學於陽明之學更爲晚秀吾將
老矣而所學如是恐後日不免有日暮途窮之悲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於學繄何人哉繄何人哉

艮止說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良止也大學一
書括之乎止善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出焉卽良背之說也
凡人終日紛擾只爲胷中有物累未遣內而七情爲搆外
而五繫爲迎人已之間動成障礙雖欲求一息之止息其
得乎物累既遣則此心澄然湛然常復其至善之體矣一
身之中耳以司聽目以司視口以宣言四體以效動而至
此皆過而不留若墮體黜聰者然所謂不獲其身也身且
不有而况於庭除之地更有人境乎我返其視而天下之
爲色者空矣我卻其聽而天下之爲聲者寂矣我收其言
動而天下之爲事物者化矣雖金珠百萬不殊疏水曲肱
也雖天下之大九州之遠不殊几席也未嘗無身也未嘗
無人也止於善而已矣終日止而終日行其生機之融融

於宇宙者固未嘗有一息之間也此聖學之本也昔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程子因之每教人靜坐李延平又教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本朝陳白沙先生亦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宗築陽春臺置水一盂對之靜坐者數年陽明先生則云靜坐非是要人坐禪入定只是借以補小學求放心工夫而良知之說必求之未發之中其言不一而足至羅念菴又遵濂溪無欲作聖之旨而求端於靜其言曰君所聞者吾之言也所從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雖吾亦不得而聞之也茲非至靜爲之主乎又曰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又自言曰近覺一切有

無雜念卽感應處便是順適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厭憎執著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定靜功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順應時無靜也凡此皆有得於良背之旨者而念菴直迺濂溪單提直入尤爲徑捷然亦偏求之靜矣良其止蓋六子分見之理得乾坤之一體非所以語其至者也昔人稱周茂叔窮禪客彼家亦稱茂叔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本朝諸儒大抵皆逃禪得之然則良背之學固禪門之捷徑矣禪門稱無我相無人相內而五蘊外而四大皆歸於空便是此理又達磨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方可入道但禪門以空爲體故歸於無所吾儒以善爲體故無所而有所所以不同然學

者苟不識性而求內外之兩忘解不流於禪者

生死說

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顛究到無生一路只留箇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終終始無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合區區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箇貪

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箇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如何是問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卽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旣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有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裡方是聞道

劉子全書卷之八

會稽後學張濂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九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九 問答

與李生明初問答

明初講性善無不善曰性善當分爲二其一本性自具之善不待學慮思勉不求而自在其中與性同有無者也其一所習之善乃吾因其自專之權自作主張而有生以後之作用能恰合帝天命我之初者是也

率性之謂道惟性善故率之亦無不善若說性外別有簡行習之善可謂不揣其本正恐連這善亦都是僞善

性之發而有情譬如原泉之有流太陽之有光也設使性而無善或有不善當於此情動時見之乃今之性寂

然不動者雖若無可爲善若以其情而言則可以作是善而非惡矣

說箇作字又近於以人性爲仁義了

人之所爲總以其才而善用則爲善不善用則爲不善才不屬人爲正是天性作用處

才者性之能也是故爲善直至爲堯舜爲文武其力量亦取之吾性而自足爲善不至堯舜文武終未盡其木之力量者也

此語甚善識得才取之吾性自足便不消費許多支離

凡人有所欲斯有所好懿德之好生於性良欲也欲明人之善當識性之良欲

只說良知良能便了

不求安飽而求我固有之仁義禮智是亦盡其才之要法也

良是良是此是明初勇撤臯比之日平日成見半就脫落只頭腦二語已不能無誤後亦遂不免有支離處

與章晉侯問答

晉侯問原始反終是天地萬物公共的道理非一身生來死去之謂夫爲學而至於生死正是吾身第一關切事如何反推在天地萬物上吾身正是天地萬物的種子不可謂天地萬物爲吾身種子也鄙見謂天地萬物之始始於吾心而吾則何始此始之所當原也天地萬物之終終於吾心而吾則何終此終之所當反也今先生云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

終是但以吾之終始原之反之於天地萬物足矣恐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究竟無益於吾之生死此正是吾之生死之知有未致處先生又曰朝聞夕死聞道之要只是破除生死心德疑此語未足盡聞道之旨破除生死心只他夕死可矣而所以能破除者其要在聞道也道率乎性性命於天者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此生之所自來天地萬物終終始始之根也必聞道纔謂之知生既知生即知死故曰夕死可矣願先生詳申其義

先生曰有吾之始而後有天地萬物之始有吾之終而後有天地萬物之終甚是亦惟知所以吾與天地萬物同一終始也然但可曰有吾心之始而天地萬物與之俱始有

吾心之終而天地萬物與之俱終所以古人論生死只就道理上拈起今所謂生死是吾身最關切事亦終落於形骸之見故人以為極大事而僕以為尋常事也聞道在聞其所自來正是聞此始終之理這始終之理即是生死之說亦即是幽明之故亦即是鬼神之形狀於此有聞豈是等閒破除生死心亦為學者所蔽言之非佛氏意也形骸之障莫甚於生死於此破除便於彼是性命非有二也吾輩學問須實落討受用且體貼夫子知生之說若只就泛泛說箇生死總說得明白盡為無益又曰論本體則天地萬物是吾身種子論工夫則吾身是天地萬物種子

與祁季超問答

一日祁季超顧齋頭先生問山中功課何如對曰靜中看

未發氣象未免爲情識牽纏卽有見到處都非眞見先生曰能見的是誰曰也有亮處到動時又都用不著先生曰連這靜中亮處亦非眞亮若是眞亮正須在動處見他得力子向來從事於禪禪中工夫卻如何用對曰只是提話頭先生曰禪主空提話頭卻便不空了對曰此正是掃除情識法譬如天下本是太平未免爲外賊寇擾必須用兵征勦及賊寇已除國君纔得安靜先生曰此亦是除賊一法終不如提天君作主聖德清明則自然海晏河清四表賓服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還須在未發之中討箇眞下落自是一了百當

秦履思問致知之說

先生曰致知有二義從橫說在卽此以通彼從豎說在由

表以徹裏人心未嘗無知只是明一邊又暗一邊若彷彿舉得全副卻又只是明箇外一層於透底處全在窄黑地如此安得不用箇格物之功因舉高存之言門人厚葬子路請臣夫子斷以不可這便是窮理之至處格物之說大抵如此曰此從本心判斷合如此抑是講究見成物理如此先生曰講究物理合當如此而吾遂如此正是此心判斷處不可謂離卻物理另有本心也曰心既有知何故明一邊又暗一邊明一層又暗一層先生曰正如眼中著一微塵便生花曰這一塵處又豈是外物推蕩得來先生曰人心本無一物只爲著些子私意便弄巧成拙貧不能厚葬無臣不可爲有臣何等見成只爲當時門人著了一點便憤憤曰如此依舊只是本心也先生曰任君從本心看

取得但爲學者說工夫處須說箇物理

與王右仲問答

丁丑四月

問學言本領如游夏諸子皆有本領因予有本領之說
游夏諸子得聖人爲依歸皆得聞聖人之道故其學皆本
領然而竟以四科名何也

右仲於顏閔十哲有具體一體之說而曰臟腑四肢皆
元氣之流貫因予有元氣之說

極是極是正爲不指點元氣則臟腑四肢皆其賅然者耳
元氣種於先天而流貫於臟腑四肢終不得指臟腑四肢
卽是元氣

問如唐之二顏宋之文謝我朝方卓孫許諸臣何必談
性命考素履

諸公通身是性命是素履故有此轟轟精彩若謂不必談性命考素履置性命素履爲第二義可乎

問邵子謂仲尼以萬世爲上謂其道無處無時不在而
入道之路狹則其土亦狹矣

仲尼之道猶天然天無時無處不在而天之所以爲天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微乎微乎何但廣狹之數爭入路
乎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問學貴講尤貴行卽文學政事內亦有學在至議從祀
宜以有功於國家者爲主卽講學亦然

學貴講尤貴行然不講胡以行文學政事皆學也詎曰有
之云乎然夫子曰文莫猶人則學不專於文學可知又曰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則學不專於政事可知從祀之典

正其學而後有功於吾道不惟聖人之徒者耳有功於吾道則有功於天下萬世矣故先生引邵子之言曰仲尼以高世爲土正此之謂夫匡國翊運拯溺亨屯孰非吾道中事任古聖賢於此每急急焉然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蒿而行未嘗取必於功能也則國家從祀之典蓋可知矣自此學不明士往往以功能爲性命以講說爲雉羔轉展相謬不難挾一切可售之具以干時君世主而國家卒不得收崇末之用馴至率天下爲禽獸猶自以爲吾學云云如王安石馮道之徒接踵於世而人亦莫之怪可勝痛哉可勝痛哉

問夫子不輕許可所以勗人之進亦以學無止法若謂由求全然未仁恐未然

固予有夫子未仁由求之說

蓋天地間皆仁也則盡人仁也至語仁之至雖夫子猶病
然然夫子不敢當仁而後世言仁聖之至者必歸之夫子
故以夫子洞見仁體故學焉而愈知不足乃所以爲仁也
婦曰克己復禮曰出門使民曰先難後獲曰其言也訥任
其指點隨處皆真亦隨處是真下手由求之徒嘗竊聞之
矣而未窺其學之所至也學無止法一語可爲命的

問張子房之出處似無愧於儒者至汲黯以質直取之
蓋能保其真心者無愧於儒

張子房黃老之淺者也漢治不古厥有由然遂使數千年
於今天下不得蒙至治之澤其叛儒也大矣汲黯亦學黃
老故不能容淄川

問見天不全便有不同 指晦卷象山

鄙語指二先生之學曰所見不同而所見之天不同所以
不害其爲同如必全體有見而後謂之同無乃得之蒼蒼
轉失之穆穆

問如游夏親炙夫子而茫然則道豈終不可聞耶我輩
益無可望矣大抵夫子不輕許人以阻人之進

游夏親炙夫子恐亦未必覲面覲破在葉公一問子路便
無從置對及夫子歿而門人欲以有若生存夫子而事之
到底不識夫子何如人向徵江漢秋陽數語道破真令萬
古長夜甚矣聞道之難也然游夏得處只是終身服膺夫
子不倦之教想其精神結撰不同於文學故視德行不爲
庸視言語不爲佞視政事不爲竅竄然遊於大治之中以
相爲麗澤則其中固不可謂無所見矣若朱子不能用陸

子陸子不能用朱子便是不及古人處朱子曰去兩短取兩長陸子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終存二子本色

問請問溫公異於顏閔者安在

顏子聞克復之訓既知所以請事矣至才竭而見卓所見何事分明已是到頭人視溫公嘗念箇中字作治心之法相隔何啻萬重山宜伊川聞之有煅鍊語

問宋儒論道太精取人太刻則不得門而入者多矣則夫子於顏曾外無可收者矣

政爲得門纔許入此門原不拒來人只是當面蹉過

問聖賢亦不厭功名富貴但取功名富貴與嘗人不同道不得欣厭并道不得取舍

問新建作用固從良知來然有此人品必非憤憤者卽不講學何妨

良知卽新建之所以爲新建處亦卽前乎新建後乎新建人人之所以爲人處然則新建講學亦講其在我者耳何曾分外講學來我儕今日亦只講其在我者耳便是便是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來其精微處未嘗不採取而不講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終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

虞廷之訓曰道心惟微佛氏者微吾儒之微而離道者也又心先之曰人心惟危禪宗者危吾儒之危而遠人者也此儒釋異同之大較也宋儒自程門而後楊游之徒浸深禪趣朱子豈能不惑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妙處而

第謂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辭而闢之將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并歸之禪門惟恐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之地而後求之於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致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兩平一作事遞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已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又復分爲兩便一作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復岐爲兩途曰生而可知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安往而不支離蓋亦禪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爲心也故其於窮理一路姑置第二義雖嘗

議朱子爲支離而亦不非議朱子格致之說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學不本於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卽古人正心洗心等語皆信不過窺其意旨委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篤信象山又於本心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爲千聖滴骨血亦旣知心之所以爲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獨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妄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於不思善惡之說而畢竟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卓見合而觀之朱子惑一作心於禪而闢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出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麤文成似禪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立至朱子晚年定論文成謂未必盡出

於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亦確論也若朱子可謂善變矣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聞道之地其爲卓立天下萬世之儒矩奚疑而文成者殆其功臣與

問禪門說得是者自應採取非寬於禪四科能直證本體卽當取之亦非四科原無二道亦無殊指

先生直以無父無君爲佛氏之罪斯言當矣然如來一法顯行異教其說猶淺至後世又有宗門則竊吾儒之說之精者以文奸而其情益幻總之無有是處是則心迹俱是非則心迹俱非今日無父無君可罪也而明心見性之說可取也是岐心與迹而二之也文中曰心迹之判久矣自是有爲而發四科之說已見前原無二道正須辨其同中之異亦無殊指猶須審其歸中之途

問四絕二無原不在高遠悟則見前卽是

正爲此一悟難然亦無懸空得悟之理必有求悟之學在先生闢異篇曰虛無空寂吾儒所有而二氏不能有也是勘到語

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待人自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卽是學其所達達卽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而欲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腳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是南轅而北轍也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

問畢竟朱子之學已到至處後來儒者俱不出範圍只是朱子講問學多故談德性者不無議論不知性命原

無可說夫子止有一貫一語餘皆說學問也何以無可
訾邪竊意朱子政先師家法

學問不嫌多政爲尊德性而多也夫子語語道問學卻語
語是尊德性若謂一貫是德性註腳早已不識一貫了先
生躬行之儒也而兼長於文學政事故所著有從祀三篇
及闢異正學二篇凡以自鳴所學余不敏既嘗稍效管窺
之見以爲請益地而先生於語下復加轉語且索余一一
作答余因爲之次第如右知無當於高明萬一也姑以質
疑云爾

答董生心意十問

標陝西人

壬午十二月

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

人心之有意也卽虞廷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

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益妙於有无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爲無則墮於空寂以爲有則流於習見正如前教所云者是而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別之疑亦可釋也已

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

意既不可以有無言則并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既判爲兩意有無又分爲兩時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

問心有無意時否

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箇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鍼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鍼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箇

心本非滯於有也安得而云無

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

來示似疑心爲體意爲流行愚則以爲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旣而自謂不然愚謂程子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心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近之不觀釋正心章專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言乎分明就發見處指點且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義易所謂效法之謂坤也與中字不同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也中庸言中和正字近和字義周子曰定之以仁義中正此中正二字從中和化出來細思之自得凡五經四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故卽謂心

爲用意爲體亦得

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

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嘗嘗存亦嘗嘗發所謂靜而未始淪於無動而未始滯於有也

知此則知中庸之說矣從前解中庸者皆譌也未發以所存而言者也蓋曰自其所存者而言一理渾然雖無喜怒哀樂之相而未始淪於無是以謂之中自其所發者而言泛應曲當雖有喜怒哀樂之情而未始著於有是以謂之和可見中外只是一幾中和只是一理絕不以前後際言也後人以前後言中和既自說不通又卻千方回護費許多解說終屬遁辭與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相去

千里矣喜怒哀樂以四氣言非以笑啼詈罵言笑啼詈罵
時有去來四氣無有去來也不然中庸何故就七情中巧
巧指出四字來破天開荒一笑而已

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

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
人鮮不以念爲意者嗚呼道之所以嘗不明也

如云生意可云生念否念死道也如云主意可云主念否
念忽起忽滅無主者也如云言不盡意可云言不盡念乎
如云不以辭害意可云不以辭害念乎則意之不可譌爲
念也彰彰矣

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

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

亦無歸處

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別否
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鍼時時做得主所以日日用
得著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焉故聖人知之而與百姓
同日用則意於是乎誠矣誠無爲纔著思勉則不誠不誠
便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爲義則益知意爲心之主宰不
屬動念矣

問學問思辨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

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僞學不是
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誠者
人之道也誠意云者卽思誠一點歸宿工夫也

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

此箇機緣正是意中真消息如定盤鍼在盤子中隨盤子
東西南北此鍼子只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此得淨淨地
并將盤子打碎鍼子拋棄所以平日用無意功夫方是至
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乎

此箇主宰要它有又要它無惟聖人爲能有亦惟聖人爲
能無有而無無而有其爲天下至妙至妙者乎

商疑十則答史子復

卽翻董生前案

質疑云大學於誠意後復推先致知一著而實其功於
格物者誠恐拋卻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涑
水元城疑只作得九分人物以此

商曰大學之序原是如此因知格致是誠意工夫明善是

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并無先後可言。故格致無特傳止言主意，誠不免古人之病。然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將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陽明先生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已是一語，喝定然否。

質疑云：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卽所謂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

商曰：說意仍是說心意不在心外也。心只是箇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矚存爲心所發爲意也。微之爲言，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卽意也今人精視幾而粗視意則幾字放在何處然否

質疑云怵惕惻隱之心時乎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時乎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又曰聖人有意而無意

商曰以此疏陽明先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句最爲分明但鄙見則謂怵惕惻隱之心隨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潑地也至三者之心初然一作來原不會有故三非切切指點則亦已見意之有善而無惡矣不幸而夾帶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此心無時而不有是以謂之固有亦無人不是以謂之皆有之以爲心正其有之以爲

意也今以時起者爲意而又以轉念而起者爲意不特病在意且病在心矣聖人之心所謂有意而無意者正見此

心之妙處若分意於心之外言有言無豈一有意字有時而怵

惕惻隱又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耶而且卒歸於無一此句作

善惡無常下有是字不特無納交邀譽惡聲之心并無怵惕惻隱之

心宛轉一作歸字到無善惡之心體耶然否

質疑云某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箇知字

方見有箇定盤鍼有子午可指又曰以意爲定盤鍼一有

箇定盤錄下作若以意充之則適莫信果無所不主

商曰心體只是一箇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

箇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

當之卽來教適莫信果亦彷彿見得子午樣子子午是活

適莫適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以此推測

去意字漸分明了總之心一也先生

一作賢

以爲知者卽是

意中之知而僕之以爲意者卽是知中之意也前束云不

覺失笑先得我心者以此然否

一樣子下云子午是天然之適莫適莫是人爲之子

午由是而之焉之謂子午由是而之焉之謂適莫所爭誠與不誠耳又曰心體只是一箇光明公以爲知者乃心之知也僕以爲意者乃心之意也要就光明中說取定盤鉢不是以光明爲定盤鉢也此誠之所以爲貴也

質疑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

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未有以意爲心者以誠意爲正心之

本是以子爲母之本如以天下國家身心諸先字由末

以之本而并以誠誠意一條則中庸誠身之身亦得爲

心本乎又曰心統性情意者情屬故可云心性心情不

可云意性意情

商曰知此則知意之爲意矣心所向曰意正如盤鍼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朱子曰知止則志有定向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爲心之主宰矣意志也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賢的心仍以主宰言也故曰志氣之帥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若以往而行路時訓之字則拋卻腳跟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亦尚有可商者按五臟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爲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日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

卽是立志與持志之說乎夫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爲心但不可離意求心耳陽明先生云云頗經龍溪駁政似當另論頃閱居業錄云心有專主之謂意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敬齋未爲無見意爲心子謂長子代父轉得本地大學之教歸之知本何以前五條由末以之本而誠意一條獨由本以之末致知一條又由末以之本格物一條又由本以之末審如此錯綜顛倒教學者如何下手中庸之誠身原該心意而言如大學之修身爲本原該格致誠正豈可疑身爲心本乎心意之辨明則性情之辨亦明心與意爲定名性與情爲虛位喜怒哀樂心之情生而有此喜怒哀樂之謂心之性好惡意之情生而有此好惡之謂意之性

蓋性情之名無往而不在也。卽云意性意情亦得意者心之意也。情者性之情也。○釋氏視意爲粗根然根塵相合以意合法可知佛法都括在意中故曰佛法大意但佛兵推宗於覺故尊視其心而遁於空以意夷之六根豈知離意無法離法亦無心無覺

· 質疑云喜怒哀樂指四氣而言有所未解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亦無甚謬中庸於天命之性後指點出此四字者正以未有無情之性如未有無波之水也

商曰愚所謂四氣者指春夏秋冬而言四氣與七情少別今姑以字義求之喜怒哀樂止四字而象字又在七情之外豈情又有八乎若將喜樂二字推深淺則喜必是樂之初機樂必是喜之暢機分明是自春而夏之氣則秋爲

天之怒氣不待言矣哀則有泣寒慘寂之象冬之氣也真
下起元故記曰哀樂相生終不然哭罷又笑笑罷又哭乎
又曰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若是一笑一啼一詈罵豈有不可見聞者乎天無一刻無
春夏秋冬之時人無一刻無喜怒哀樂之時如曰喜怒哀
樂有去來而所以喜怒哀樂者未嘗去來是謂春夏秋冬
有去來而所以春夏秋冬者未嘗去來也則亦并無去來
之可言矣今日人有絕然無喜怒哀樂之時必待感而後
有正以笑啼詈罵爲喜怒哀樂也以笑啼詈罵爲喜怒哀
樂則是以風雨露雷爲春夏秋冬矣雖風雨露雷未始非
春夏秋冬之氣所成而終不可以風雨露雷爲卽是春夏
秋冬雖笑啼詈罵未始非喜怒哀樂所發而終不可以笑

啼言罵爲卽是喜怒哀樂夫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之別
名春夏秋冬卽元亨利貞之別名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
上者謂之道是也七情之說始見漢儒戴記中曰喜怒哀
懼愛惡欲七字不倫不理其義頗該之大學正修兩傳中
然大學亦絕不露出情字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
卽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卽情卽性也竝未
嘗以已發爲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非因惻隱之發
見所存之仁也後人往往錯會性情之存發異并心意之
存發亦異一心之中若有兩存兩發焉將以心意爲主耶
將以性情爲主耶任前人分解曰心統性情終是泥水不

清

質疑云意有起滅發一善意而忽遷焉發一惡意而忽悔焉是起滅也淺言之人有意欲做某事發某言而忽亡者又有追憶而始得此者有終忘而不復省者其起滅何如也又曰念無主意有主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爲意尤不可以意爲心以念爲意不過名言之誤以意混心則其弊有不可言者

商曰來教所云起滅相正指念而言如云發一善念而忽遷焉人盡皆然念起念滅不嘗所以忽忘忽憶若主意一定豈有遷者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卻意之有主又有箇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豈知意爲心之所向乎然否

質疑云大學誠意後別

尚一作

有正心工夫中庸致曲有

誠後尚

一作更

歷形著動變以幾於

一有能字

化若從容中道

僅爲意誠而已

一以幾於化下作今於不思不勉僅目爲誠意

則

一作登

夫子從

心不踰前意尚

一無尚字

有未誠耶

商曰竊謂大學誠意

一有字

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

夫有生熟然到頭只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

心工夫

一有印字

致曲有誠誠則形形處又如何加功得古大

學問每說到易簡上後人只喜支離陽明先生最病支離

而亦云誠意之後有正心工夫譬如眼中著不得金銀屑

等語

一無此句

豈知誠意章言德潤身心廣體胖將身心二字

一齊俱到乎

一作蚤已身心一齊俱到

後人不省只爲將意字看壞了

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則必欲誠其意先正其心而可耳

惟將一意字看壞并誠字亦看壞遂謂誠意非聖人從心境界其實誠意則無意無意則無心但誠之之始未使能無意耳一一齊俱到乎下云若論聖學三十而立已是誠道也子自稱亦曰知我者其天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其實誠意則無意無意則無心即耳順從心亦由是而之焉耳故周子曰聖誠而已矣又曰誠則無事矣知此則知誠意矣則知大學要旨在此誠意之說矣

質疑云從心境界全是良知全體發現不可以意言故聖人有無意之學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難言用工

商曰此箇謂是良知全體發現誠然豈知即是意中好消息聖人毋意正前教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箇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說分量得說工夫亦得○意與必固我相類因無主宰心故無執定心故無住著心故無私

吝心合之見聖心之妙如以無私意爲訓則必固我難接去至慈湖以不起意爲宗又當別論不起意只是不起念以念爲意也

質疑云原是嘗有原是嘗無不必要他有無只怕自生意見不肯依他又曰竊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爲心之主宰然某必舍良知不言而言意者蓋嘗深思而得之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致其致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確有可依耳意之與知毫釐千里故大學誠意必先之以致知中庸誠之者之功必先擇善而固執學之不可不講有以哉

商曰嘗有嘗無之說甚善先生所謂心卽愚之所謂意也若另設私意便害事至及近時良知之弊直說出愚意中

事何幸先得同然不意苦心相證乃爾然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依據處卽是意故提起誠意用致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歸毫釐千里或在此然否

與門人祝開美問答

先生曰曾子論忠恕是就夫子一貫之道而言其得力處全在一信字信字包得忠字忠不但爲人謀爲己謀而無實爲聖賢之志於己字有一毫未盡處便是不忠所以孟子說可欲之爲善到了信地位便縛他不佳美大聖神都從此信做去淵曰信便是誠求信只一味無自欺先生曰是

淵言自己已有務外之病先生曰心一務外便非誠實爲學須從疑信關打破真心信得卽事事收斂入內

淵問敬以直內合下便須有箇寬以居之度量然後無拘迫之病否先生曰坤德主順順者順陽道也此心之善無所不備爲學之方惟順其心之本然順其心之自然順其心之當然而已順之所以爲敬也

先生日記云王中無爲而守至正此語狀心體最妙此中自著不得一毫思慮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思而無所思慮而無所慮所以易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淵問何思何慮之體嘗人亦有何故說非聖神不能與先生曰聖人不過全得嘗人之分而已非有所加也嘗人者聖人之分也聖人者嘗人之全也嘗人是零碎底聖人是籠統底嘗人

淵言爲政以教化爲本先生曰學者平日儘講得明白臨

時便做不去其故何也淵曰畢竟是行底念頭不果又有
一輩人托言姑且隨時做去以圖後效一有詭隨之意便
成隔礙除是不顧毀譽一力做去始得先生曰所以只今
便要講求體認卽如自今日始此後毋論大事小事一動
一靜都要勘得名利心淨然後他日臨事有濟一痕不盡
將來潰敗終無底止

淵問古人云讀書要優游涵泳不可急迫中庸又說學之
不能弗措同異先生曰優游涵泳正所謂學之不能弗措
也不然便懶散了

淵問曰如何復得心之本體先生曰其要在於無欲淵復
問如何便得無欲先生曰有所見便無欲惟知止然後能
定惟知至然後意誠又曰論學者大本原在無欲初學又

以變化氣質爲先凡人氣質有偏駁處卽爲物欲所乘如怒一人當其怒之適當處已爲氣所使故孟子曰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對言已而曰爲學只是要真切陽明先生云工夫愈真切愈簡易愈真切時時在心體上不放過安得不真切安得不簡易

淵問學者主敬敬字與聖人之敬是一是二先生曰初學與聖人雖有安勉之不同然理只是一理若學者之敬與聖人之敬有分別則是學者之敬是僞敬了譬如精金總是一樣只有分兩不同

先生曰知皆擴而充之到了擴充纔是真知淵曰擴充敢就是集義先生曰看下文火然泉達自有箇不容已的勢在淵曰只此是真正知行合一假如今人行孝的事外面

問安視膳而無一毫誠意如何算得能行如何算得能知
先生曰最是如大舜在歷山時問安視膳之文多有未備
其意已誠真知便是行故致知工夫居大半

劉子全書卷之九

山陰後學沈運照校刊

劉子全書卷之十

門人董 瑒編次

語類十 學言上

周子太極圖第三圈卽第二圈之蘊五行本從圓今從長者誤也火居左陽之盛也木爲少陽故次之合之見陽中之陰卽☵之象也水居右陰之盛也金爲少陰故次之合之見陰中之陽卽☲之象也土居中爲太極卽○之象也天地之用水火而已矣五行一水火也金木者水火之母氣也土者水火之中氣也合木金土而水火之變生生而不窮陰陽之所以神也

新本首心論改歸論下亦見年譜甲寅條從舊鈔

五行無定形水火者其象也天地之用莫大於水火水火之象自微而著故木金以配益之四氣不可無統故土以

君之總之一水火也水火者陰陽之別名非燔灼之火淵流之水也陰陽者先天之體也水火者後天之用也體對待以立木用流行以成化

五行卽陰陽也謂陰陽生五行猶剩一生字謂陰陽統五

行猶剩一統字五行者陰陽變化之妙也

劉子之言原於周子故並以太極圖三條

聖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機也動而无妄曰靜慎之至也是謂主靜立極

學者氣質之病有二一拘鄙一浮誇纖矯拘鄙便得浮誇兩者相矯而轉相爲病學不見性舍本而治標亦終身焉而已矣○拘鄙之病多中一私字浮誇之病多中一僞字只是一心之病更無氣質之病

凡剛者易摧摧之而剛乃見直者易枉枉之而直乃見潔

者易汚汚之而潔乃見信者易欺欺之而信乃見此君子之道常伸於小人也與○剛者易摧直者易枉廉者易汚智者易罔剛吾慮其壯也直吾慮其挺也廉吾慮其劓也智吾慮其察也四者交鑄於道而善藏之以爲用又何病之有

學者先於自知其次以知人其次以知天下事三知君子

之全知也

以上新本無

寡思慮絕嗜欲薄旨味三者養身之要也

新本入會語勝證人會未立改

從舊鈔

情動而溢者昏於性也事過而罔者歉於理也

處紛而不亂在樂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

慙與直異廉與潔異諒與貞異昏與愚異由前之道小人

所以困才也由後之道君子所以立德也

乍啼乍喜或作或止吟無詩句做無義事止是孩提稍長時不學慮之天機然非道也乃若其道則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當啼而啼當喜而喜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皆是也是故君子學焉而後不學之知無不知慮焉而後不慮之能無不能也

一條新本無

湛然寂靜中常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即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

新本自即豎得至春梁過無

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

新本無總字

知行合一之說不是知卽是行乃是知之至處卽是行也

論本無

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卽從之無間可截故云合一

舊鈔作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卽知卽行其要

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舊鈔無是

字

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

大學之知卽孟子之良知大學之致知卽孟子之良能二條

新本無

求仁是聖學第一義克復是求仁第一義也吾儕日用之

間一揚眉瞬目無非護持此已過惡皆從此生一本無此句假

合此已不立雖聲色貨利亦天理邊事若爲已而設卽道
德性命亦人欲邊事天理人欲本無定名在公私之間而
已學者嘗將此已放在天地間做公共一物看已是大家
主人翁隨感而應因物付物是恁次第

此條從讀書要義
說摘出小異舊鈔

不截

夫子所云異端卽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
起念便是佛從成毀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申韓
此二句一本無從毀譽起念便是鄉原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
適莫起念便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當下

是聖人體段

舊鈔
不截

龍溪四無之說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是爲無心意是無善
無惡之意是謂無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是謂無知物是

無善無惡之物是謂無物并無格致誠正無修齊治平無先後無本末無終始畢竟如何是大學的義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不更洩漏天機在此龍溪意中事也幾何而不爲異學

新本無

學術之邪正判之義利而已有辨而淫者曰義利也利乃所以爲義也則學術亂矣

聖賢垂訓字字皆可發病惟誠字無病所謂調元劑也

誠立而萬善從之

新本一誠立句別作一條

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立誠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

周子說無欲有甚奇特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

卷一
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也如何曰未
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孰爲無處有水卽爲冰孰爲有
處無冰卽爲水欲與天理只是一箇從疑處看是欲從化
處看是理

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隙多在動處動返於吉其靜
不滴生而不匿其出無方其爲不宰聖人原不曾動些子
學聖者宜如何曰慎獨

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中抉誠之本故曰主靜
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
而返復其至善之體是主靜真得力處靜妙於動動卽是
靜無靜無動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嗚呼至矣

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卽

爲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卽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立

證本心始得

一念之向上無則字擇善
向作擇不在事念者誤

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思之總多此念有此念便有比偶
有比偶便有真勝譬如匹絹稱其細卽有粗者形之又有
更細者形之故曰毛猶有倫邈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
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識仁一篇總起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潑地不

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

力慮蓋把捉

一作持

之存終屬人爲

一本作偽另一條
云把捉正是障

誠敬

之存乃是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

少此

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

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

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新本少子靜句
以上庚申前錄

眞知善之當爲而爲之與惡之當去而去之亦旣足以決
進學之路矣然安知吾之所爲善者不復鄰於惡而一破
吾似是之惑乎又安知吾之所爲惡者又復伺吾善而一
鼓吾中道之勇乎惟其知之無不至而後其進而爲之也
必力此之爲物格知至此之謂止於至善十條新
本無
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

等氣象

三十年克一私字不去背城借一定在何日古人云一日
用力思之汗顏失今不力墮落百年一旦挾以俱盡形銷
骨化此垢猶存塵土借新本
自坐以無光猩猩顧而却步

在一尺不以利尋丈者吾儒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者楊

氏也其迹相似而實有公私之辨吾儒有見於義無見於利而楊氏反之也夫楊氏所謂一毛者亦豈不在名義中較量哉特其所爲義乃一己之義而非天下之通義則適以就其一己之利而已

楊墨之見不其相遠試觀摩頂放踵之意其最初揭嘗從天下起見雖曰天下之利而實一己之利也苟無利於己雖拔一毛而利天下有所不爲矣同乎自私自利之學楊氏正用之而其情近墨氏反用之而術愈巧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沈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氣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斬釘截鐵胸中先淬一利刃方有建豎可言

君子之好修也聞其企賢者而及之不聞其以流俗解也流俗自解則亦何所不至哉日攘也而月焉終見之臂也而徐徐焉或五十步也而笑百步焉以是詫於人曰我能去流俗不亦異乎亦終必亡而已矣

新木無

每遇拂意事卽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孟子蓋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取橫逆自取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慚愧慚愧孟子三自反全是借他人眼孔照自己肺肝故能毛髮皆豎毫無躲閃人不甘以禽獸自居則我之自責寧有窮時

新木無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皆輾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

終日皆輟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

何而不墮禽獸也

新本兩終日下
有言字行字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闔閭或應接賓客或散步庭

除或靜觀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已往未來或料理藥

餌或揀擇衣飲或詬童僕或量米鹽

新本作
措糞發

恁他捱排莫

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

改

新本少
五字

一朝患作追尋所自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

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

新冊

本作

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

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河流之大也而不含晝夜不赴壑不已水之性也淤之以

沙礫而橫潰決裂沈陸滔天何所不至此豈水之性也哉

壅淤之爲害而疏淪之功後也夫人亦有淤之者矣新本無

每念當世無忠告之友吾無從挾吾過焉幸而人言有及我者矣則遽抵之曰此嫉忌我者無顧也則亦弗思之甚矣試反而思之此嫉忌我者胡爲乎來說苟有以當我之過無往而非忠告也使吾於忌口之外求忠告幸而一當又安知非讒詔面諛之人乎

人言有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隱新本作引而不發讒

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新本少此四字吾自不

察耳甚者或示以意意不可匿而徵於色吾目擊焉而亦以意喻之意喻之而後新本作復意阻之使人抱意而來者轉

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忽有告我者曰或謗汝則將應之曰某未之聞也果有之

吾反吾罪焉又有告我者曰或欲聚衆而辱汝則將應之曰夫夫也亦何至於是果有之吾反吾罪焉忽遇謗且辱我者於前則何如曰敢請某之罪不得則迴車而避既解讎焉則如何曰擇其善者而與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然則唾而自乾者是乎劉子憮然曰非謂此也吾將礪人以進吾學也

世道昌明之日其君子必身任天下之勞而遺小人以逸世道艱危之日其君子必身犯天下之害而遺小人以利當君子小人相安之日則恬者必爲君子競者必爲小人當君子小人爭勝之日則勝者必爲小人負者必爲君子然則治亂之數又誰制之乎曰制於人以君子而與小人爭一有是亦小人而已矣斯亂之道也

新本兩當君子下少兩小人字以

上癸亥
夏日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

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

一作既有第宅之
豐又有田園之廣

又有內
外穡藏

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

一一蕩盡身受饑寒

一作至枵然
無一仰賴

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

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

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

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

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曲

啓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

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矣哀哉

舊鈔

不載此一此條後有立
志說摘出語今仍歸說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不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却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造却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

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祇有誠敬一門頗

無破縱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爲不誠不敬也亦已

多矣夫道卽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

新本無

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往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

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

新本作毫髮

處恰是此心

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

舊鈔無會字

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曰自求道者而言知行二也自得道

者而言知行一也

新本無

或問躬行之學曰靜時存養靜時行也動時克治動時行

也由是而父召無諾則行於家矣徐行後長則行於鄉矣

資於事父而事君則行於國與天下矣其有未能者如之

新本入會話改正

何亦曰學之不已而已矣
周寧宇先生來顧自言日用間心無一事而苦多思往往
墮理障中欲遣之不得何也曰天下何思何慮此驅遣心

卽理障也。寧字曰然。吾心本無思而思至焉。其天機之不容已乎。曰天維立維默耳。去其機而可矣。寧字欣然曰善。已復顧口言及此。頓令人躍然有舞蹈處。曰某亦無言因一笑而別。

新本無

學問之道只有緊關一下。難認得清楚。如所謂寸鐵殺人。者是聖賢之訓。多隨地指點。大約使人思而自得之。此項工夫。直須五更清夢時。血戰幾場也。

舊鈔不載

心無物累。便是道更。

新本作莫字

於新刻下有此外更求道

此外求道妄

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卽與消融去。卽此是善學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饑則食寒則衣。何嘗先求食未寒先著衣。使動靜語默莫不皆然。則道在是矣。

新本無

胷中逼窄不能容物只是名利心未除利心在則一切利害得以動我名心在則一切稱譏足以動我名心在二又何以觀天下之理而順萬物之應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

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

新本別一條云後儒若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

惑乎以重見註此

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

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日如溫公念箇中字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致中慎獨屬致和兩者分配動靜豈不賸不聞與獨有二體乎

感懼與愼獨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之功乎

問愼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功夫果全無用否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哀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

三條舊鈔不載

天地之大本吾一體盈天地間有一物失所卽我之失所非徒安全之而已又必與天下同歸於善然後有以盡其性蓋吾善善之量原如此而况處綱常倫理之近乎遇父有不慈而曰吾孝已至也得乎遇君有不仁而曰吾忠已至也得乎君子之言孝正以成父之慈也君子之言忠正

以成君之仁也拔一毛而引周身之痛一毛非外也新本
作外周身而護一毛又可得乎知血肉之痛而不知義理之
痛亦不仁之甚者矣以上兩

寅丁卯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
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
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
來橫決若於此處查攷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
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新本
入會語未有若落在想像一邊

便失古人本旨矣改從舊鈔

有心惡也無心過也有心無心之間恰好處如何用功此
非反求心體而從事於勿忘勿助之學者何足以語此新
無

多事不如省事有事不如無事以一事還一事則事省以

事順事則事無問何以能之曰無欲

新本註以上
乙丑丙寅

友人有源頭之說予謂此非可影響證悟必有從入之路如武陵人問津桃源方其舍舟登陸一點孤明洞口是從入路從此委身始可窮源一友以潛字當之一友謂要知乾元知元則知潛矣予謂此所謂源頭也學者不患不知元但患不知潛

一元生生之理亘萬古嘗存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渾沌者元之復開闢者元之通推之至於一榮一瘁一往一來一晝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天得之以爲命人得之以爲性性率而爲道道修而爲教一而已矣而實管攝於吾之一心此心在人亦與之無始無終不以生存不

以死亡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

元之復開闢者
六字新本漏

喜怒最易逞鮮有能中其節者人試於喜怒已發後返證未發之體方知實有不中節處若就事理衡量則毫釐千里矣

知道者之喜怒皆任天而動猶有過其則者非善養未發之中無以見天則焉若世人喜怒一切逐物如水漚隨浪起滅更何中節不中節可言乎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功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兼動靜否曰功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源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

後又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開此宋
儒見道之語後人往往信不過

曾子稱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則善問者莫如顏子其在聖門又終日言而不違如愚一似謾無事於問者何耶蓋顏子仰鑽瞻忽一生精神更無閒斷學與問必有百倍於人者其在聖門想與聖人終日言而回遇之不見所謂言回亦終日問而聖人遇之不見所謂問有相感於神而渾然如一體之喻者乎如愚不愚之際深乎深乎程子受學於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曰箪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此程子從尋樂後逗出消息如此或曰顏子所樂者道耳程子曰使顏子而樂道則亦不得爲顏子矣夫旣非樂貧又非樂道則其所謂樂自非言語形容可以相喻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生於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其近是乎然喫緊在根心處做工夫有此仁義禮智根於心自然有生色之妙所謂樂則生矣是也根心之功在孔子則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馴至從心不踰之地在顏子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馴至欲從末繇之地斯得之矣後儒王心齋著學樂歌頗足發其蘊予謂孔顏之樂易尋而吾心之樂難尋學者試反求自心樂在何處與孔顏有差別否從此劃然一下鳶飛魚躍盡在目前

五條新本無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小學之功非禮無以立而敬又禮之本也儼若思貌之敬安定辭言之敬非禮勿視聽言動如斯而已安民言其効也凡人自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感而逐於物則五官爲之隔矣一向放失在外一旦反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覓心惟有

一敬焉爲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細之岐是千聖相傳心法也在堯舜謂之兢兢在禹謂之祗台在湯謂之日躋在文武謂之敬止敬勝在孔門謂之敬修在孟子謂之勿忘勿助在程門謂之居敬窮理朱子得統於二程舊鈔漏得字惓惓以主敬授學者至明儒相傳往往多得之敬康齋傳之敬齋皆一以敬字做成其言敬最詳有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閒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又曰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肅敬也心地湛一亦敬也此正無不敬之義大抵聖學惟敬自小貫大更無破綻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無衆寡

無小大只是一箇工夫昔有打破之說鮮不流爲無忌憚

之小人戒之戒之一本云吾人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逐

且反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覓心惟有一敬爲

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細

之峻是干聖相傳心法也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無

衆寡無小大只是一箇工夫是將此條節畧而添入不知

主人翁在何處語與前求仁條有大家主人翁語首列

只此一心條語同出校讎標挈之意與劉子旨趣少別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以

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

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時動

而動卽靜卽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註一本

下甲只此動靜之理分言之是陰陽合言之是太極故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卽分卽合是太極非分非合是無極故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

學莫要於知性知性則能知此身之所以始與其所以終時時庶有立地知性則能知萬物之所自始與其所自終

處處總屬當身

二條新本無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閒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

心者身之長也然有主焉御主而行則心得其職而主勢常尊又有僕焉御僕而行則心失其職而主勢亦隣於賤故以心爲主猶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旣自諸侯出勢必至自大夫出自陪臣出今之言學者多春秋進齊桓之

意也

新本無

古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解一下卽吾人千修萬行亦只要
求解一下解得盡便是聖人不盡卽爲賢人解有分數是
學人全不解是凡夫自聖人以至凡夫必以是爲差然新本
自聖人下凡夫不解纔求解則立地便是聖解則只是解
至然字無此耳今日惟聖有解凡夫安得解此之謂不解又曰人皆
不解我獨解此之謂凡夫以上戊辰

天樞萬古不動而一氣運旋時通時復皆從此出主靜立
極之學本此

對誠通而言則誠復爲靜本一氣之所從出而言則通復
皆屬之動蓋生陽生陰生生不息處便是動然而孰主張
是孰綱維是

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爲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何以又下箇靜字曰只爲主宰處著不得註脚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

以上甲戌

只做向上人只問向上路只此一路更無旁蹊曲徑可托纔一跌足墮落千仞

一味退藏一味闔澹寡言以抱吾之愚省事以守吾之拙亦可以寡過矣乎

以上乙亥元巨壁帖

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

一本註以下丙子京邸錄

涵養與克治是人心雙輪入門之始克治力居多進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及至車輕路熟時不知是一是二

問涵養曰勿忘勿助學人大概是助病幾時得箇忘也

涵養全得一緩字

新本下有語言
動作皆是六字

知人之道莫先於知言書有之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君臣朋友皆然

論人之要心術爲本行誼次之官人之要職掌爲主流品
合之

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

有勝己者有憎己者有疑己者有異己者皆吾師也有勝
己者知我之不若有憎己者知我之不肖有疑己者知我
之未信於人有異己者知我之尚未同於人

新本作尚
同於人

格君心定國是

端本澄源在正心誠意提綱挈領在進賢退不肖本正則

未治綱舉則目張兵農錢穀各有司存

一月三檢點程子曰其餘時做甚句當蓋點鐵成金語也只爲和叔並未一檢點在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无妄亦無誠

許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慎刻似公巧似智此人臣之六賊也以察爲明以猛爲威以復爲斷以自用爲厲精以私智小術爲作用此人君之五窮也挾五窮之術而攻之以六賊必無幸矣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況大亂之後千里爲墟吏守

新本無民之地官出無田之賦人主亦何以立國爲今之

計宜散天下流移之衆以歸民聚天下流移之民以歸農

合天下之農以寓兵就天下之農以養兵

此句新本無

又鼓天

下之商以佐農教天下之農以爲士而又率天下之士以爲民事則天下事可幾而理也

王道本乎人情又曰人情卽天理今之所大患者在人臣有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正爲以私交廢公義也而今者絕人情以徇一己之情反謂之無情面乎上積疑其臣而畜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則君臣之情離矣此否之象也卿大夫不謀於士庶而獨斷獨行士庶不謀於卿大夫而人趨人諾則僚宋之情離矣此睽之象也如是則亦可謂絕情面矣而欲國無危亡得乎大抵情面與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有時拂天下之公以就一己而不爲私如周公孔子之過吾黨之直是也情面去其心而從面有時恐一己之私以就天下而不爲公如起殺

妻可食子之類是也

主術之病三一日自用一日自是一日自滿官邪之病三
主自用則規卸愈巧主自是則逢迎愈工主自滿則威福
愈借

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程子

一本作張子

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
在外乎曰惟心無外

日有食之陽見蝕於陰日之過也月有食之陽盛而凌陰
亦日之過也

喜怒哀樂性之發也因感而動天之爲也忿懣恐懼好樂
憂患心之發也逐物而遷人之爲也衆人以人而泊天聖
人盡人以達天

中庸之慎獨與大學之慎獨不同中庸從不睹不聞說來

大學從意根上說來新本無

獨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

莫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

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

心之官則思思曰容容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

而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事心之功經前輩許多方便法門苦難諦當借徑着話伎

倆愈下矣總不如孟子一句道破曰心之官則思如爲官

者問及職掌何在則有此官便有此職掌一事事不容躲

閃而其工夫亦自不難新本無

思之一字古人往往喫緊爲人說如爲小人說則曰弗思耳爲庸人說則曰思無邪爲衆人說則曰慎思曰近思爲賢人說則曰儼若思爲聖人說則曰無思而無乎不思亦曰何思

每拜疏君父多以周張履錯益得失太重故耳誰謂不蹈鄙夫行徑○且就得失心搜求去是今日喫緊工夫

朱子云隱微深錮之疾此卽爲一輩小人後天之司命卽尋常發心措事未嘗不勉於善而密制其命者既定卒亦歸於爲惡而已

每日間只是一團私意憧憧往來全不見有坦然釋然處此害道之甚者

君子以作事謀始慎初念也

新本無

問服官之要曰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有我之病惟發爲勝心勝氣最難持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箇天命之性識得天命

之性

一本無此句

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說工夫只說

箇慎獨獨卽中體識得慎獨

一本下有二字字

則發皆中節天地

萬物在其中矣

舊鈔不載

天命之謂性以其情狀而言則曰鬼神以其理而言則曰

太極以其恍兮惚兮而言則曰幾曰希以其位而言則曰

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卽在人心中心看出始見得心性

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起手是就至

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

一本註云擇善固執正是

虞廷說箇惟微是指道體至微至妙處說箇精一是指工夫至微至妙處又說箇執中是指本體工夫合著至微至妙處所以爲千萬世心學之祖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指獨體也天命之性也視之而弗見卽其所不眴也聽之而弗聞卽其所不聞也體物而不可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夫微之顯之往也指不可射思以後化幾流行處非謂微則必顯也誠之者誠此鬼神之理非謂鬼神卽誠也二條無
新本

亡友劉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

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乃今只是檢點當面人卻被當面人一檢點我也懿哉吾友爲之慨然

纔見聖人爲不可爲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爲必可爲仍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欺

師道立而善人多若取友則損益種種矣自世鮮師道故

擇友爲急

舊鈔不載

堯如天如神真是迥隻千古爲生知安行第一人舜學知之至者也禹困知之至者也大舜一生只認得自己是庸人故執中之傳開口說人心惟危舜真自道也故一生只是舍己從人好問好察聞見若決所以浸假登高造極自庸人做到聖人地位大禹只是克艱口口說苦說難其一

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勤將補拙儉以寡過云爾終被他做到聖人禹治水是極大事功只是行所無事而已乃知禹之聰明一毫無用處此是他大智處卽是舜之稱大智處後來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噫顏氏之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似曾子者斯可矣

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皆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者做舜極難不合有不是處號泣二語是實落話也予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錄於此推之可見當時兄弟依舊存卻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答是真此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與弟都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自己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自己如此我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

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腳處只是一些子也及瞽瞍允若之日是認得有不是處矣只與舜爭先後之間耳自來說父頑母嚚象傲舜大孝千古冤枉可痛

可思

自來下
新本無

舜就邈言處擇中用中擇之最精則守之至一不俟言矣顏子只說箇擇乎中庸卻是籠侗至曰得一善一善立在一何處是他最精之擇學舜處至子路問強夫子先開之以南北之強正是擇善下手第一義也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何等至精和而不流言不離南北而不流於南北也中立不倚言立於南北之中而亦不倚於中也如是則不問有道無道惟此塞之一字是安身立命處合之乃見所謂精一之學也列此三項人分明有生學困階級不必坐定

知仁勇也

舉舜之知而卽承之曰人皆曰予知可知天下極伶俐人皆極懵懂人舉回之爲人而卽承之曰惟中庸不可能可知天下極伎倆人皆極駑下人舉問強而總承之曰惟聖者能之可知天下最平常學問是最峻極學問

二條新本無

中庸有數喫緊語一曰知行合一之說言不明而曰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言不行而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也一曰誠明合一之說言誠則明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言明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是也有隱見合一之說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有顯微合一之說鬼神之爲德是也有天人合一之說闡然而曰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約之則曰慎獨而已矣

天命一日未絕則爲君臣一日既絕則爲獨夫故武王以甲子日興若先一日癸亥便是篡後一日乙丑便是坐失事機嚴哉學者於進退語默動靜之宜皆如此看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故卽欲可以還理爲善爲惡毫釐而千里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

夫子旣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蓋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嘗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

其如

初本
作始

可以自欺乎哉

哉字
恐誤

而終不可欺好惡故曰我

未見力不足又曰益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讀衣錦

新本無
二字

尚綱之詩而識獨體之蘊焉所謂闇然日

章是也天下文章莫著於是而卻藏於至闇之中不可得
而睹不可得而聞淡簡溫三句正見獨體之妙分明中庸
真面目知遠之近三句獨中自有之真知也善學者時時
提醒此便是聖路便是天衢故曰可與入德矣又讀潛伏
之詩而知君子慎獨之功焉首從人所不見處杜其疾病
之門而猶慮其孔昭也又讀屋漏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
焉同是爾室之中又向屋漏中討消息并已不可得而見
矣又讀靡爭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焉當奏格之時止有
一湛然純一氣象并喜怒且不可窺而民已化

賞謂心賞
之對下怒

字○新本心賞之
下有即喜也三字

又讀不顯之詩而愈知慎獨之功焉一

理渾然名言莫措并其德且歸之不顯而百辟已刑之當

此之時內外兩忘而化於道只是箇

新本無
箇字

篤恭而天下

平慎之至也又連咏明德之詩而知君子慎獨之功之至

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微之又微曰不大曰如

毛曰無聲且無臭嗚呼至矣無以復加矣可見獨體只是

箇微字慎獨之功亦只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微

新本下有
以此二字

問誠明曰誠中有明明亦性也明中有誠誠亦教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

誠失而後明善學者而已矣

三條舊
鈔不載

慈湖言無意陽明子謂不免著在無意上了可知纔言無意便是意也

肫肫淵淵浩浩說得至誠無盡藏如此只是夫焉有所倚中而已矣

新本無

多言浮也謔言淫也辨言悞也巧言佞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何以故真知故也何以真知故一真无妄故也故曰復則不妄

自來久少工課此心憧憧爲卻何事豈所謂月一至者邪或曰官家有公幹然未曾爲公幹廢卻三殮

悞之一字最難治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也須

從起處下手方得力若既流

新本作成

已無及矣

陽明子曰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卽動也并此二心

卷之三十一
即無動無靜卽是無極而太極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非爲山澤借光也珠玉之所以
發光於至靜者其神自不可掩也及夫剖珠斲璞而至寶
之性弗全矣故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

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卽仁之親

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合

性而言下至總新本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

此新本無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麤之合天下國家

與身而後成其爲覺爲覺其爲仁也新本無若單言心則

心亦一物而已凡聖賢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

合意知物言維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

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

身者天下國家之統體而心又其體也意則心之所以爲心也知則意之所以爲意也物則知之所以爲知也體而體者也物無體又卽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體是之謂體明一原顯微無閒又云大學八條目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

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卽四者之所自來所謂意也

一本無四字

故意蘊於心非心

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好知惡之知而已此卽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

一作故

物卽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

一層切一層真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爲主以致

良知爲用神者

二條新本無

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中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慎獨獨一也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心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於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夫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功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意誠則正心

以上一以貫之矣今必謂知止一節是一項工夫致知又
是一項工夫則聖學斷不如是之支離而古人之教亦何
至架屋疊牀如是乎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
惡惡矣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一於惡一
於善而不一於惡正見此心之存主有善而無惡也惡得
以所發言乎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
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

意爲心之所存則至靜者莫如意乃陽明子曰有善有惡
者意之動何也意無所爲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好惡者
此心最初之機惟微之體也吾請折以孔子之言易曰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謂動之微則動而無動可知謂

先見則不著於吉凶可知謂吉之先見則不淪於凶可知

曰意非幾也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五條舊鈔不載

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爲善去惡者是物則

心何以有善惡周子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正指心而言○或曰周子嘗曰幾善惡蓋言意也今日好善惡惡者意之靜則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日子以爲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問者默然乃曰然則周子非與曰吾請以孔子之言折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動之微則動而無動可知曰先見則不著於吉凶可知曰吉之先見則不淪於凶可知此誠意眞註疏也周子曰幾善惡正所謂指心而言

也

新本無

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
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

哀樂

程子曰天下之道愈應而已矣喜怒哀樂之謂也易曰咸
感也天下惟感應之道爲無心動以天也感之以喜而喜
焉感之以怒而怒焉絕非心所與謀也故喜怒哀樂卽天
命之性非未發以來別有天命之性也發對藏而言也

新本無

道不可離若止言道耳卽睹聞時用工夫已須與無間斷
矣正爲道本之天命之性故君子就所睹而戒慎乎其所
不睹就所聞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直是時時與天命對越

也

或曰君子既嘗戒慎所睹矣又必及其所不睹既嘗恐懼所聞矣又必及其所不聞一作戒懼於所聞矣又必及其所不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卽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

莫見乎隱亦莫隱乎見莫顯乎微亦莫微乎顯此之謂無隱見無顯微無隱見顯微之謂獨故君子慎之

不睹不聞天之命也亦睹亦聞性之率也卽睹卽不睹卽聞卽不聞一作卽不睹不聞獨之體也

獨者心極也心本無極而氣機之流行不能無屈伸往來消長之位是爲二儀而中和從此名焉中以言乎其陽之

動也和以言乎其陰之靜也然未發爲中而實以藏已發

之和已發爲和而卽以顯未發之中此陰陽所以互藏其

宅而相生不已也

新本別一條云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閒者獨之體也以重見註此又指

其中和所蘊之情不過喜怒哀樂四者依然四氣之流行

而五行各司其令也由是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以成乾男則天位乎上以成坤女則地位乎下以化生

萬物則萬物育於中此之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而苟非

君子實有是慎獨之功從主靜以立人極則亦何以使二

儀之不忒其位四氣之各序其功天地萬物之各得其所

此之謂修道之教大哉易乎斯其至矣

新本無

或問人心既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

新本自人心至此無

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然不動之時又有感而

遂通之時

一作畢竟有寂感之時

寂然之時此喜怒哀樂終當冥於

無端感而遂通之時此喜怒哀樂終當造於有象

新本無二此字

一本又

則又

新本無則又字

安得以未發爲動而已發反爲靜乎

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

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

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

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

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

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

舊鈔性之所以爲性也下作動

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九字物字復抹去新本上無神也二字性也下承云性之所以爲性即心之所以爲心也一本

今從周子語訂正

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

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包天地萬物之

外非一膜之能圍

通天地萬物爲一

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

本更無本之可覓

予嘗有詩贈參禪者曰只圖圓相形容似
纔點些兒面目肥更當參看彼家之失

高存之以不許顏子之厚葬及子路使門人爲臣爲窮理
盡性之至獨異於佛氏言性處予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

分明賣車買櫛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夫婦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反憤憤耳

辨心種者仁義而已矣心中這一點生意是仁這一點生意純二不雜處是義

天之命脈獨鍾於人飛潛動植人之餘氣也盡其人者並飛潛動植與之俱盡矣人之命脈獨鍾於仁義禮智信皆仁之餘氣也盡仁者并義禮智信與之俱盡矣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卽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卽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一本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一作戒懼於不睹聞何時位動靜之有

或問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或曰慎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慎獨如何識得天命之性以上丙子獨證編

天有常運人有常情至於當喜而忽感之以怒當怒而忽

感之以喜則情與之俱變矣如冬日愆陽夏日伏陰惟人事之感召使然而天卒不改其常運

天命之謂性此獨體也昊天曰惻及爾出王旻天曰旦及爾游衍故君子終日凜凜如對上帝

喜怒哀樂當其未發只是一箇中氣言不毗於陽不毗於陰也如天之四氣雖有寒燠溫涼之不齊而中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所以能變化無窮此中氣在五行卽謂之土

土方位居中是和卽中之別名

新本無

問中便是獨體否曰然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

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卽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卽萬物之疾痛疴癢

慎獨是學問第一義言慎獨而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爲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爲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夫

新本無此句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

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箇敬字也故主靜

立極之說最爲無弊

新本無末二句

戒有毅然止截意慎有恪然封守意恐有惕然阻喪意懼

有凜然崩隕意二義一步入一步四字一層進一層蓋戒

慎就莫見乎隱說工夫恐懼就莫顯乎微說工夫也

新本

處說工夫微處說工夫

人心惟耳根最微

新本下有故夫子六十而耳順句一本耳順下又有

誠難之也句

若於此不加謹凜仍

一本少不

不免一絲洩漏

新

本作時 并其所不睹處亦成洩漏矣末章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不復兼色言意蓋如此微字比隱字更微顯字比新

比視 見字更顯也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爲

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一作

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凡今一切閒言語間勾當閒意想閒是非總是閒居爲

不善情狀所謂小人新本有無忌憚者除卻此等有新本

有何事可爲新本便只新本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二句一作是爲新本君子而時中

宅中於庸闇之至也

陽明先生教人其初只是去人欲存天理或問何者爲天

理曰去得人欲便是天理大抵使人自悟而已他日則曰元來只有這些子連這些子亦形容不得輒健美不已者久之其後乃有良知只是獨知之說既不費形容亦不須

健美

新本無

道體本是一中賢智者從而過之有意過之耳此意湊泊處只是毫末而其究成千里之謬

世無所謂賢智者直是人皆曰予賢人皆曰予智耳然總謂之不智一是不能擇如驅畧獲陷阱而莫知辟一是能擇而不能守仍驅畧獲陷阱而已

新本無

陽明先生言良知卽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卽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卽止言慎獨亦得

以知還獨是明中之誠以獨起知是誠中之明起新本作藏

離獨一步便是人偽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如

黃葉止兒啼是方便法也二條新本無

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殺為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誤認是七情故經旨晦至今
喜屬木少陽樂屬火太陽怒屬金少陰哀屬木太陰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

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氣之中又莫不各有陰陽也

伯淳少喜獵既見周茂叔後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未

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

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其果未也但不知此後更當如

何新本作予嘗字謂伯淳十二年後之喜心定與十二

年前不同既嘗學問之人其於習氣自覺輕淺卽再過十

二年見獵仍復有喜心亦不害其爲程伯子學者於此宜

仔細理會始得

顏子不遷怒不是只就怒上做工夫蓋平日從事於慎獨

之學得力既久卽易發難制莫如怒已得箇不遷地位其

他可知矣新本作可知他獨聽常止在其於七情一一如是

或問顏子果能不遷怒終身打成一片否新本上無果能字下作能終身

曰未也顏子但不貳過耳

言怒纔遷時便是過也

人情樂極生哀亦爲不可繼耳多是一種患失之心

新本無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常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程子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然人情亦有生而多懼者膽力不足易爲一切利害所勝學者須是持其志占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

一作安居候

無事時及至利害當

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小人行險僥倖無所不至曾不知懼亦有至死不悔者彼蓋心有所爲故也

人情有繫戀處便有憎慢處只爲一種恩讎見太明所以如此真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惡與怒不同怒一發卽止惡則留滯胸中嘗覺如此三條新本

喜怒哀情而愛惡有意好惡有理而愛惡有欲

欲凡

新本作凡欲

重之爲貨利輕之爲衣食濃之爲聲色澹之

爲花草俗之爲田宅與馬雅之爲詩琴書畫大之爲功名

小之爲技藝須一一對壘過而朱子獨約以財色兩關

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前乎濂溪

一作濂溪是已

後乎白沙

亦於此有得白沙詩曰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

新

或曰周子旣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於聖人立極處

偏著一靜字何也

一本下云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下

又一故字新本無

不待言矣故五字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友人病予躁深爲切中因知多欲在新本予下有日字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何嘗有七情之累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矣更不須說第二義纔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又說箇幾字

溫公告劉元城以立誠之學曰自不妄語始元城終身誦之○除卻新本作去此矜已之言與短人之言淺淺之陳言悠

悠之設言謔言綺言游言終日無可啟口者此卽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口容止聲容靜靜亦靜動亦靜也

九容九思一主靜二字足以概之如手容恭足容重如何做恭重樣子只不亂動便是其餘做此新本無四字

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放者戲動出於爲也

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

新本無形容字

然學者一味學不

得吾病其徇外而爲人也

橫渠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成有多
少病痛在予謂學者亦只有一病一病除百病除或問如
何是一病曰心病

隱惡而揚善邇言入於聖人之耳無往不顯出至理卽有
介於不善者亦并作善會不見其惡故曰隱

新本無

容貌辭氣之間

新本無之間字

皆一心之妙用非但德符而已一

絲一竇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於此
更加裝點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厥害匪輕

誠則必形有誠者天道之形有誠之者人道之形天道之
形見乎著龜動乎四體是也人道之形睟面盎背施於四

體是也語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故君子不問其形之者而惟問其誠之者

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卽鬼神之別名精藏於陰神著於陽也其妙合乎陰陽之際者卽鬼神之德而聖之所以爲聖也

如云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皆不是無本領學問只令獨知一轉種種瑕類

如入紅鑪無所不化

後又舉輕當矯之以重四語云四者爲變化氣質之要以重見註此

人身游氣耳而心爲效靈之官以其靜而能治也令夷天君於百體而同其擾擾則衆侮交起將何恃而不亂乎易曰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處嚴憚之友最有益使人檢身之功惟恐不及過異己者

亦然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卽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卽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象山先生嘗自言所學只是切己反觀遷善改過直如此端的

朱子云畧綽提撕言用力之不多也良知一點炯炯不昧本自提撕何用著力纔著力時便有眼中金玉屑之病在孟子謂之助長然不著力時又一味放倒恁地昏昏不得不自提自醒耳此之謂勿忘勿助之間

良知一點本自炯炯而乘於物感不能不恣爲情識合於

義理不得不膠爲意見情識意見紛紛用事而良知隱覆於其中如皎日之下有重雲然其爲良知自若也覆以情識卽就情識處一提便醒覆以意見卽就意見處一提便醒便醒處仍是良知之能事更無提醒此良知者此條新本於良知一點作人心虛明之體次良知作虛明之體後良知俱作虛明避良知也思則得之又曰無思何謂也曰思其所無思則無思矣得其所無得則有得矣

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以上兩子京邸書名獨證編

劉子全書卷之十

會稽後學吳傑校刊